

英过純譜的光鐳

——“生活的凱歌”拍攝片断——

午夜，灯火輝煌，燒杯、試管、玻璃瓶擺滿在桌子上，人們肅靜又緊張的忙碌着。這是在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分析組的試驗室里，一群青年研究人員要過三晝夜，把十五種希土原素分析出來。

希土原素在近代科學日益發展中用途益廣，氫是和利用原子能的材料，鉍可以製噴氣式飛機的耐高溫合金。希土在中國的蘊藏量比錫還要多，但我國不能分析提取，却要化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一克向外購買。

科學院化學研究所青年原素萬子分離試驗。



已經苦戰了七八晝夜了。一次，又一次，上萬次的制成了光譜，但拿到檢驗光譜的同志的手里總是搖頭，失敗了，又一次失敗了。

觀潮低已一再發出懷疑的歎息了，這

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要把看報紙和看紀錄片結合起來，所以，我們規定，以後每月至少要看三次新聞電影。

長春 邵靜濤

紀錄片，能迅速把沸騰生活中的真實的富有特征性的場面搬到銀幕之上，這無疑能充分發揮它的戰鬥作用，尤其是在今天這汹涌澎湃的躍進年代里，應該大加發展。

前幾天，我們看了“雜志片”世界見聞”，就其中的“人和牛”來說說我的感想：“人和牛”紀錄的是美國生活中的一個片断。一些“下等人”騎在牛背上，讓牛“奔馳”，几下子把人摔在地下，不能起來，這時“觀眾台”上卷着掌聲和泛濫着“開心”的“笑聲”。有個大人還指着不能站起來的“被戲者”給他的孩子看，孩子能不中毒嗎！這種級端不平等、沒



錄電影，因為它能的情況，讓我們看果還深刻、生動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光輝照耀下”給向老工人潘阿躍學習，學習他們完成生產任務。

田增



資料

淨 沉

王 余 杞 著

陈金田

北平星雲堂書店出版

和平門外南新華街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初版

1—1000

版權所有

實價八角

在寒冬深夜裏，人們都沉入了昏昏的鼾睡，有時偶然驚覺，轉一下身，便又睡着。空氣始終是寒凍而嚴肅的，日常喧嚷的人間，全埋葬在這寂靜的境界裏。寂靜經過漫漫的長夜，才暫維持了宇宙間真正的和平。及到天空昏黯的夜色，漸漸淡了開去，黑暗，深灰，淺灰，然後從天邊閃出一縷白光，向上展射，跟着一陣冷風表示出這是天明時候。

曉風習習吹來，帶着一聲聲淒涼的軍號聲，直穿進熟睡人們的耳膜，喚醒了他們的好夢。也許夢中的滋味是甜蜜的，然而這種淒涼的號聲會冰冷他們心裏瀰漫着的熱情，化成空虛，莫名其妙地就有一絲哀感從他們心裏發出來了：像是抑

鬱，像是感傷，又像是抑鬱與感傷的交和。在溫暖舒適的被褥中蜷屈着的身子，無端會憬悟這人間也和空氣一樣的冷酷。

「嗒—噠—咝—嗒—嗒—咝—噠—嗒—」

號聲由低而高，由粗而細，是那麼低沈，是那麼悠永，是那麼悲涼，在寒凍的空氣中溶成一片，散佈開來，紛紛投射在許多許多青年男女和久別的戀人心裏。心，快破碎了，這剎那間，所謂王城人海的北平，也淡淡地籠罩上，一層灰黯色。

「嗒—噠—咝—嗒—嗒—咝—噠—嗒—」

這號聲發出來的地方是在北海附近。北海西面是講武堂，講武堂前面有個土堆，每天侵早悲涼的號聲，便從那里發出來。

在晚上九點鐘，『就寢號』吹了以後，他便一聲不響地鑽進了自己冷凍的被窩，終朝的疲勞不容自己有思慮的時候，早就昏昏入睡。有時，或者天氣太冷，睡在地舖上的身子，好像躺在冰窖裏一樣，久久不能成寐，又恐怕明天醒覺不來

，甚至於一夜不敢合眼的事，也是有的。在這些時間，常常獨自感到自己的身世，自己的精神是『幹，幹，幹』；自己的知識也只有『幹，幹，幹』；打仗作衝鋒，『幹，幹，幹』；殺了人再逃跑，『幹，幹，幹』；就是每月八塊錢的薪水還要拖欠，也只得『幹，幹，幹』；總之，自己的人生觀，就僅僅有這『幹，幹，幹，』三字而已。可是，半生的生涯，完全埋沒在地獄似的，家庭裏，因為逼到無路可走，才自己野獸一般的性情激憤了起來；雪亮的刀，鮮紅的血，這便是自己前半生的收束，而作成了現在的生活。在冷硬的地舖上，記起這樣的往事時，精神便又興奮了，心裏不住去追溯那事實的結果和原因，直到一幕一幕地在心間印過時，腦筋裏已經紊亂得不堪，隱着眼直到四點鐘。按照軍營的規律，他在四點鐘就該起來了。一翻身把冷冰冰的軍服穿在身上，戴着滿佈黃油汗的臉，肘上掛着軍號，跑到外面的土堆上去。

「嗒—噠—嘖—嘖—嘖—嘖—嘖—」

這樣的號聲便散佈到全城。

北海的高塔，漸漸露出了那圓圓的尖頂；西面法國的教堂，也漸漸露出了巍然的十字架。白光從天邊放射上來，在朦朧中隱隱約約地可以分辨出大地的景色：平定的冰塊，點點斑斑的積雪，枯樹的樹枝顫動在曉風裏。曉風吹在身上，身上感到劇烈的寒冷，握着軍號的手指，彷彿一刀一刀地刮着；臉上的黃油汗已經吹乾，鼓着兩頰，滿臉通紅。心裏非常勞累，頭腦也覺昏重，淒涼的號音轉而枯澀起來了。

大張着嘴，長長地喝了幾口冷氣，才換過氣來。跟着又吹出『起床號』。

像蜂子朝王似的，滿操場的灰色人影，便在這破曉溟濛的空氣中蠕動着。他自己的工作彷彿告了一段落了，很幽閒地走下土堆，進了大門，經過廣闊的操場上。那時，操場上正橫站着兩排人。在意識裏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也懶得抬眼去望一望。

「報——數！」這是營長叫出的口號。

「一，二，三，四，五，六……。」前面一排一個個偏一吓顫子爆竹似地報了出來。

「解——散！」

整齊的兩排人又散開了，跑進去，跑出來，滿操場裏立時十分熱鬧。「它媽的」，「啊嗚嗚」，「混蛋」，……的叫罵聲也隨處可以聽到。

「我說，它媽的，黃金鏢，你今兒個見了鬼吧，這麼早就吹『起床號』，剛才點名我差點沒趕上哩！」

黃金鏢肘上正掛着軍號走過操場，聽着有人在大聲和他嚷叫，雖然還沒抬起頭來，從那語音中，便聽出這是一種善意的玩笑，同時，還認出了說話的人就是他的好朋友張貴，這也是從那語音裏聽出來的。

便站着了，等着張貴走進身來，冷不防在他背打了一下：

「打死你這個小孫子，你瞧瞧司務長屋裏的鐘去，瞧瞧比往天裏是不是要晚些。」

「別玩笑哪，趕快去弄點吃的吧！回頭就得下操了。」兩夥伴互相拉着手，又轉身走出了大門。許多買燒餅油條的小孩子都在那里按時等着。每個小孩的四週擠滿了他們的同伴，吱吱的咀嚼聲在嘴裏響着。

他們走到一個穿着又髒又破的棉襖名叫拴子的小孩前面，黃金鏢便先吩咐他來幾個燒餅夾油條，回頭向張貴：「今兒該我請你」。

「老總，錢呢？」小孩苦着臉。

「它媽的，欠了你多少！反正明兒，總給」！

「不，不，您冤我的！」

「你它媽的真混蛋！多會欠了你的錢沒給過」！這是張貴替黃金鏢打抱不平，伸手就向小孩的筐子裏抓。

「老總，您可憐我吧，爸爸要打呢，」小孩不住向後退讓，哀求。

「不成！」

「您可憐我吧！」

黃金鏢的人生觀本來是「幹，幹，幹」，但在

這一些小事上，却并不如此；不願欺騙比他更不如的人。——替他縫補衣服的王奶奶，他沒欠過她的錢；賣燒餅的小孩子的欠賬，一關餉也就還清了；不用說，坐洋車也沒討過便宜；雖然比着他更強的人，可以毫不客氣地拚個你死我活。

因為有了這樣的性情，對於眼前的小孩，黃金鏢倒覺得爲難起來了。

「黃大哥，營長在叫你呢，今兒個放假，叫你吹號集合。」門裏忽然這樣高叫了一聲。

這一聲立刻引起了門外人的注意，在神氣上，大家都高興起來，有的還似乎不大相信，便跟着問——

「放什麼假？」

「雲南起義。」

這時，黃金鏢已經舉起了他手邊，的軍號，吹着『集合』的號音。

胖得像豬一樣的營長很有禮貌地來訓了半點鐘的話，這樣的訓話，在張貴和黃金鏢和滿營的夥伴都聽得慣厭了。先和講笑話一樣編派了許多

關於蔡松坡的故事，然後歸結於自己的意見！

「軍人應該以愛國爲『前題』，好像馬沒有「前蹄」，也就不能走道了。——兄弟們，今兒放一天假大家玩玩吧，我已經叫他們給兄弟們關一月的餉。」

尤其是結尾一句話最有力量，大家幾乎高興到忍不住叫了出來。這半年，關整月餉的事，這還是第一次呢。剛一散隊，都一起擠到軍需處去了。

「上那兒去玩呢？」張貴衣袋裏叮叮地響着，笑着問他的夥伴。

「你說吧」，那夥伴也樂得說不出話來。

「上市場好不好，那兒有的是暗門子！」

「好」，兩人就一同往外跑。

沿着金鰲玉蝮橋的石欄上，望過了北海和南海，一切景物依然是那里莊嚴地峙立着。遠處五龍亭一帶，正像瓊樓玉宇一般地蒙着一層寒霧。淡黃的陽光從白塔尖上射下來，在橋上，映出各人的影子。似乎大家都在賞鑑自然，又似乎被冷

風吹閉了兩片嘴唇，黃金鏢和張貴之間，一直地誰也不會說過一句話。

張貴生來第一愛女人，除了愛女人之外都是愛女人，在他目光所能達到的地方，如果發現了一個女性，則張貴比在受營長的訓話時還注意，釘着兩眼，把眼前的對象看了又看，自頭至足，一點也不放過，心裏似乎有點難受，總想張開兩手，撲將過去，等到意識告訴他那是不可能的事時，又才使動把嘴裏的涎沫吞回肚裏。除此而外，和其他的人一樣，矮小的張貴並沒有什麼特點。

在黃金鏢，則似乎有着遠大的懷抱；他常常鄙視一般偉人——尤其是一般軍人。他不相信他們有多大的本事，他覺得假如他自己做了長官，不會沒有那樣威嚴的神氣。真的，在他和他的長官同站在一起時，他常這樣地比較着：幻想脫下自己破軍服，穿上長官的服裝，雄糾糾地走來走去時，也並不是什麼難看的事。於是漸漸對於自己的地位不滿起來？自己不知道怎麼會變成一個號兵，自己的希望不知道能不能夠實現，雖然自

己依然有着『幹，幹幹，』的決心的！

在靜默中，他又觸起了他的不平，對着這樣嚴肅的冬景，不覺長長地嘆出了一口氣。

「我說，您又怎麼哪！」他的夥伴很詫異地問。

黃金鏢答覆他的依然是沈默。一輛車子忽然飛過他們的身旁，張貴的眼光早又追隨上去了，車子去遠，只望見了腦後的一頭蓬鬆的燙髮。

「它媽的」張貴也嘆氣，轉向黃金鏢耳邊，「好傢伙，真漂亮！」

「你這小子真不長進，瞧你那副饑相兒」，黃金鏢不覺笑了起來。

「您不用說我吧，咱們今天白玩一天，還關了餉」。他不覺又把衣袋裏的洋錢弄得叮叮的響着，「——老實說，咱們還是沾蔡將軍的光呢。沒有他起義，咱們那里玩得成！」

「別說他吧，等我起了義再讓你多玩幾天，好兄弟！」這是黃金鏢的玩笑。

「那我可管不着——蔡將軍倒真它媽的有福

氣，作了大官，又討了美人，小鳳仙，你沒瞧過她的照片？青雲閣勸業場都有，那對圓溜溜的小眼，真迷得死人，短了命也值得。」

「你的嘴總是這樣貧，大丈夫只愁功名不就，何愁屋裏沒美人！」

不等他說完，張貴趕忙就搶着說：「美人不打緊，還很有義氣哪！營長剛才不說嗎，皇上要辦他，她竟敢把他放跑了，這不是跟梁紅玉，唔，不對，紅梁玉一樣麼？」忽然引出一輩古人，然而究竟是『梁紅玉』呢，或者還是『紅梁玉』呢，張貴至今還模糊得很。

「你別聽營長的瞎扯淡了」，黃金鏢又笑了起來。「他知道個屁事，那些話都是他編派出來的。我從先也聽人說過，說是老蔡怕袁大帥害他，裝做逛窯子，偷偷地跑了。這倒還有點像，像營長的話，簡直是狗屁。可是，老兄弟，老蔡也真有根，他有幹勁，有幹勁才可以幹大事。老兄弟，咱們都該學他。」

「我倒該學他逛女人！」

「你知道的就只這件事嗎？」

「不用說您也和我一樣，只您不像我，自家不肯說吧了。我說：女人該多可愛呢？我的老大哥。啊。肥肥的奶子，肥肥的屁股，還有……還有……不開玩笑，說真的，你真愛不愛女人？」

「誰像你那樣起勁呢？」

「這不結了，要愛女人，幹嗎不起勁？這樣辦，咱們到市場去找個小姑娘來玩，樂一半天，給它媽幾塊大洋，把錢花完了再說，您說好不好？」

花錢倒不吃緊，總得花得正當，回頭瞧着辦吧！」

兩夥伴的意見雖不很一致，然而感情倒是很好的。自從社會上証實了「越窮的人用錢越慷慨」的定律之後，黃張兩位自然沒有衝突的可能。大家都是窮人，大家都不願討別人的便宜，古代揖讓之風，似乎只有在這種人之間才可以見到了。

穿過東華門，便遠遠望見市場外面一字排列着的車子和街邊往來的行人。張貴的心尖早就跳

動起來了，彷彿市場裏所有的女人，不等他來，就會全被人抓去了似的，加快了脚步，只往前撞。黃金鏢也因為成天的勞碌，許久沒得着出來痛快地玩一回，今天興興頭頭地走來，好像映進自己眼裏的景物，都蒙上了一層新鮮的氣象，雖然不像張貴那麼着急，自己可也沒有什麼反對他的理由。

這樣，在氣喘吁吁中，兩個同時跨進了市場的西大門。

二

進了市場，倒反覺得冷靜了。原來這時還只不過十點來鐘呢。

全市場都陰森森地，籠罩着一片冷氣。兩旁的舖戶，窗上的木板，大概都還沒取下來；即或有的取下來了，一個凍得縮手縮腳的小夥計，才開始在擦那玻璃上的冰花呢。中間的小攤子，一家也沒有擺上，只有着一些橫斜的木架互相地倚靠着。

「真糟心」，兩個人在裏面走了一圈，張貴忍不住這樣叫了出來。其實，在他們的經驗上，未必不知道這時的市場還沒有到熱鬧的時候。也許是太高興了，一直到走進了裏面才明白。

「怎麼辦呢」？黃金鏢呆呆地望了望廣漠的空間，把剛才的一肚子豪興也消散盡了。

「怎麼辦？管它媽的，弄點吃的再說，」這樣說着，他們便走向東邊的露天賣藝的場所，那里，此刻還空擺着一圈一圈的長板橙呢。在這場所的南面，就有許多賣小吃的館子。

而今天使得張貴特別留意的，却是在那一家館子的前面站着一個人：一個女人。

從張貴的眼睛裏看，那女人的確是個美人，雖然只看見她的背部。身上的旗袍是舊了，破了，不時髦了，可是憑她本來的長像，可真够得上不高，不低，不肥，不瘦幾個字兒。頭髮是蓬鬆着，鞋襪是破爛着，顯然是個貧家的女兒，但決不是他們所要找的「暗門子」。

張貴的一雙眼睛落在她身上。從她身邊擦過

，還不住回了頭來。在她發覺有人走過而微微抬起頭時，他們的眼光便接觸了一下。又低了頭，她慢慢地走開了。

他向他的夥伴做了個鬼臉，想跟上去，黃金鏢就一手拉住了他，低聲地——

「不是那一類人！」

「管它媽的！」

那女人，這時又微微地回轉了身，抬眼看了看他們，又依然慢慢地走着。

「多有意思呢」，張貴咧着嘴，露出了嘴裏的兩排黃牙，同時，心裏似乎更有着說不出來的滋味。

在這寂靜而空虛的市場裏，任他們自由地走着。張貴儘他的聰明隨時說出些鬥引她的話，想探試她的心。但是那女人始終是在慢慢地走着，并不停止，并不加快；對於別人試探的言語，也不曾表示拒絕或歡迎。這樣的態度，在張貴是知道事情沒有多大的麻煩的，雖然這在他的夥伴方面是頗有些莫名其妙的心情。

於是張貴便走上一步，裝着笑臉問她，

「您上那兒去呢？」

「……………」，那女人驀然吃了一驚，瞪着兩眼，向後退了一步。

「沒有旁的人，這位是我的黃大哥，咱們一塊玩玩好不好？」他很有禮貌地在替他們介紹。

那神氣好像和平了一點，但忽然又嚴肅了起來，忽地報出兩個字——

「我不！」說時眼光還是釘在他穿着的軍服上。

憑張貴的聰明，憑張貴的經驗，對於這樣的話，當然是十分了解的，便先笑了笑來替自己解釋——

「您別看咱們這身衣服，咱們的心眼可是好的，不像別的老總們，您放心吧？——咱們一塊兒去吃飯好嗎？」不等對方的回答，他似乎就要強迫着她走。

想着自己在飯館外面逗留了半天：終於不敢進去，現在不勞而獲地却有一頓現成飯可吃，明

知這頓飯的那方面會給自己的生命上留下一點絕大的污點，但爲了暫時安慰腸胃的逼迫，那女人也只好更低下了頭，心不由主地跟着他們。

黃金鏢這才像解決了一件疑難的問題似地，心理不覺感嘆着：原來是這麼容易！

一面感歎着，一面仔細看清楚了那女人的臉。臉的輪廓是很清秀的：薄薄的嘴唇，稍稍向上掀起，做成嘴角兩條媚人的弧線。兩頰瘦削，瘦削到露出了高高的顴骨。尤其是一對眼光，炯炯得怕人，配着那滿臉慘白的晦暗的氣色，使對着她的人，心版上感覺到一條深刻的印痕。

僅僅吃了一碗炸醬麪，女子便把筷子放下了；兩位夥伴，爲了自己，還沒工夫顧到別人，直到大家走出了小館，張貴可才很親暱地向她談話，這時，在他心裏頗有點這女人是屬於他的神氣。

「我說，您貴姓？」他便這樣問她。

「這——你不用問好了！我爲的是要錢，你爲的是找樂，你用不着問這些。」談話裏彷彿有

股冷氣。

「那您住在什麼地方呢？」張貴還能夠忍耐着。

「我也沒有住的地方！」

「這不是開玩笑麼？」他忽然站住了，「那咱們上什麼地方去？」他瞪着眼看了看那女人，又看了看他的夥伴，都沒有答覆，才又自言自語地計算着：「不成，不成！這不是冤人麼！」

「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呀！」

「它媽的你不跟我去嗎？」張貴不覺生起氣來。

「我跟你到什麼地方去呢？」女子也並不相讓。

一句話把他問住了，一時答不上來，張着嘴半天說不出話。黃金鏢看他有點可憐，也忍不住向那女人發話。一

「我說您真沒有住的地方嗎？」

「要是有地方住，我倒不來幹這個了。」

黃金鏢似乎也打不出主意來。其實呢，是他

們一時忘記了他們的地位，忘記了他們是大兵；按普通社會上的『不成文法』來說，大兵彷彿是有特權的。自己的慾望而達不到，那才是不很光采的事呢。但是這兩個人，張貴和黃金鏢，這一天的確悲觀得很，真怕這慾望不能達到了。雖然他們也知道他們有特權，但對於女人，可從不敢來試用過！自然，女權應該尊重，尤其是張貴最相信這句話，而且常常向夥伴們說出來誇耀的。遲疑的結果鬧了半天終歸是張貴忍不住，悄悄向黃金鏢耳邊說：

「咱們開旅館去吧。」

「錢呢？」

「管它媽的，回頭再說。」

「唔——」

「就這樣辦，一人一半。」又轉向那女人，
「走吧！」

「有了地方了嗎？」

「有了，您跟我來吧！」

她好像又遲疑起來，問：

「你給我多少錢呢？」

「對得住您，不會少的。」

「先說好了，省得回頭麻煩。——你們那個去呢？」她望着他們兩人。

「都去不好麼？」黃金鏢說着這樣的話時似乎還有點害羞。

「——可是，只能一個人去。」

「那老兄弟，您去吧！」他很客氣地向着張貴。

張貴沒有言語，那女人於是向他說：

「四塊錢，一毛也不能少，去不去？」

張貴還是沒言語，拉着他的夥伴走向一旁，向他商量：

「黃大哥，您幫兄弟一點忙。那傢伙真有勁，可又真乖，您幫我一點忙吧，要上旅館，又要給她四塊大洋，您回頭借兩塊給我好不好？它媽的，真急人！老大哥，您幫我一點忙吧！」

「好，你回營來我就給你。」

這樣說了，黃金鏢便轉身分別了他們，一個

人在市場裏徘徊着。那時，雖然不是出於自己的本心，的確有着一部份不滿意他夥伴的意思：又沒有錢，又好色，像自己這樣要好的朋友，也可以因為一個女人便大家分手。沒志氣的東西！「像我這樣的才是英雄，交朋友，女人也看得淡。」這麼想着，黃金鏢又高興起來，相信自己有『幹，幹，幹』的精神，相信自己有英雄的氣概。

鼓着英雄的氣概，他便挺着胸口走出市場，很驕傲地，腳下還生出科科的響聲，越走越快，興致勃勃，走過東華門，不覺大聲唱起軍歌來！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

唱歌唱到了自己的軍營，倒在鋪上便睡，在夢中，沒有一點驚擾，直到天黑，才起來，那時張貴已經笑着臉站在他的鋪位面前。一點不遲疑，他伸手便往口袋裏掏出了兩塊錢給他，還問：

「好玩麼？」

「它媽的真嫩！」

「她告訴了你她叫什麼嗎？」

「沒有，她死也不說，我真急了。她的脾氣可也真怪，倒像它媽的一位什麼大家的姑娘，鬧了半天，她只說要是我還找她，在西單牌樓和東安市場兩個地方就可以找到。」

「這是怎麼來着？」黃金鏢忽然奇怪起來。

「誰知道呢？我問她，她也不說！真是一個怪人！」說這話時張貴又皺起了眉頭。

「唔，沒有錯，她是英雄！」黃金鏢想着自己是英雄，便也推及於人。「其中定有原故」擺動着頭又加上這麼一句；凝着眼向上看了一會，忽地跳起來，拉着他的夥伴的手，高聲嚷出——

「咱們找她去！」

「可是黃大哥，別開玩笑，我可沒有錢了」張貴之所以不同意，也不過就爲了這一點。

「那不吃緊，都有我的？」黃金鏢立刻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經過了一度的商議，他先拿出了還債以外剩下的兩塊錢，又在別處借來了兩塊，以後便再也找不着了。

「好兄弟」，他向他的夥伴嘆了一口氣，「這回我勸你忍一點吧，再也找不出錢來了。咱們見着她，只問她的來歷，別想和她開旅館了。」

其實，在張貴心裏，還沒想到她的話可靠不可靠呢，應得做人情，他就很慷慨地答應了他。

兩夥伴在第二天下過操之後，一同請了假，走到西單牌樓去。

『東四，西單，鼓樓前，』都是北平向來熱鬧的地方，往來的車馬塞滿了廣闊的馬路。嗚嗚的汽車，吱吱的洋車，噹噹噹的電車更是鬧得不堪。有時，車馬稀少，鬧聲漸息，而一陣陣從噴着熱汽的小飯館內傳出來的打着鍋底的乾澀的響聲，便也充塞了兩耳。街邊紮着些新張的彩牌，街中橫飄着些五色的帳幔，街下瀰漫着些灰黃的塵土；人們都在塵土中來往着。

在這兒，兩人徘徊了半天，看了看每個來往的人們的臉，終於沒找到他們所要追尋的對象。這時張貴，倒還沒有什麼，而在黃金鏢，則的確是一件丟不開的心事。他也曾想到也許她的話會

冤人，但他推定她是英雄，他始終還是相信她。現在沒法再找了，還不灰心，還要到東安市場，因為她說的地方是這兩處。——她一定是在市場的，這樣想着，彷彿已經在市場裏等候他們，便拉着他的夥伴，跳上了第五路電車。

東安市場和西單牌樓是一樣的：一樣的人多，一樣的嘈雜，而且，一樣的沒有那位女人！

雖然是在冬天，黃金鏢可也急出了滿頭的熱汗，提着腳直往人堆裏鑽，不覺又繞到他們第一次和那女人談話的地方，果然前面慢慢地走着一位女人。對於上次的印象本不十分深刻，但他覺得前面的女人就是她，越看越像，心裏簡直決對地相信是她了。回頭拉了拉他夥伴，蹣腳蹣手地彷彿就要搶上前去和她攀談。

「你認錯人了」，張貴在後面叫了出來。

「誰說來着」？雖然嘴裏說着，却也呆住了。

「她沒有這樣高，我是知道的哪！」

黃金鏢臉上立時熱了起來，怪難為情的，轉身便走，低着頭說：

「咱們回去吧，她今天許是有事去了。」

雖是如此，黃金鏢還是不會失望？在歸途中，又很詳細地問了張貴關於那女人的舉動和態度，像偵探似的，他墜入了沉思的幻境，結果，他相信她的確是一個他所想像的英雄，她更要追尋得她。於是計算着，再有五天就放年假了，放了年假，就是他去找尋的機會。「幹，幹，幹，」他便下了決心。

「我說，你這是爲了什麼來？」他的夥伴對於他的妄想可并不同意，「而且，也不就會是什麼英雄的哪！」

「你知道什麼，等着瞧吧！」

「老實說，我總比您瞧得清楚！」

「真的，你到是把你和她那回事再說說吧，我真還想聽一遍呢。」

「我自己也說得厭哪！」

三

於是張貴不能不把他已經說過幾遍的故事再

向他的夥伴述說一遍——

「那天打您走了之後，我就領帶她走出市場。誰也沒說過一句話。在她，臉上冷冷地，不高興開口；在我是有許多話可又說不出來。腰裏只有這幾塊錢，找什麼地方，可也不敢一定。往回裏幹些玩藝兒，都是到她們的家裏——窩子自然不用說，暗門子也有她們的家。今兒可特別，它媽的開房間，我壓根兒就沒幹過。這可怎麼辦？我心裏真不痛快。不知道去什麼地方，只好帶着她走。出了市場南門，走向南邊。有幾回我都放輕了腳，等她走上來，和她說幾句話，可是，那時她也走慢了，總不和我挨在一塊兒。我生了氣，真的，不是她長的漂亮，我早就給了她一脚。看看走到了大街的南口，我心裏就不自在起來：往東呢？還是往西呢？……………我便在那裏呆住了。

『你打算到那裏去呢？』後面忽然問我。

我說，『我也不知道，』說這話時，我又回頭看看她，她真像一塊石頭，不知怎地，我的頭就

再也抬不起來。

『我告訴你吧，歡迎飯店還不壞。』

『您會出主意，您的經驗倒不少呢，』我的意思是想跟着和她談話，您知道，老閉着嘴該多悶。

『少廢話！許你們男子逛胡同，弔膀子，討姨太太，就不要女人和人睡覺嗎？』她倒生起氣來，白白的臉上急了個鮮紅，說完話嘴裏不住地哼出幾聲。

『真利害，老大哥，我真不相信我自己。我不生氣，我總不生氣，好像是一見着她我的氣都洩了似的。只好又低聲下氣地問她：

『那歡迎飯店在什麼地方呢？還有，可是……可是……』我想告訴她我腰裏沒有多少錢，但又怪難爲情的，向女人面前說自己沒有錢，這是多麼丟人呢。

『在西單牌樓，價錢也便易，你願意去嗎？』

『願意，願意！』這樣一說我們就跳上了電車。我在前，她在後，我想先去搶個座位讓給她坐。可是，打上了電車她就站在車門邊，總不進來

；招呼她，也不理，我又怕自個站起來這座位會讓別人搶去了。她的臉老向着車外，并不轉來看我一下，，只有在電車上的賣票人來買票的時候，她才向我看了一眼，好像是說她的票該我買似的。我可真不放心，老實說，我還怕她半道上溜了呢。幸而又還沒有。

下了電車，我就只好跟着她走了，她走得真快，就像有人在趕着她。向北去不遠，穿進一條胡同。對，有一個大門，上面的招牌就和咱們唱的歡迎歌的那兩字一樣，我就知道是這個地方了。

掌櫃的吆喝一聲倒吓了我一跳，便有人引我們走進一間小屋子，我不知道怎麼才好，滿屋裏亂轉，忽然在牆上瞧見一塊玻璃框子，裏面有一行寫着是『每日大洋壹圓貳角』，才放了心。

看着開消的錢已經很够，心裏一樂，我就想法和她兜搭：

『我說，我的乖！』

她瞪了我一眼。

『你真地姓什麼？怕告訴我嗎？』我也不管，

伸手就把她抱着。

『別胡來！你這是幹什麼！』她說着還儘掙扎呢。

我心裏急了，緊抱着她，使勁把嘴湊到她臉上，向她說：

『這是幹什麼？它媽的，這是找樂！』

『找樂能胡來嗎！』她這樣說着身子就不敢動了。

『哼哼，找樂不胡來怎麼着？乾脆點，把衣服剝了，省得我動手！』一面我又掏出四塊錢，『幹不幹？錢在這裏！』

「她臉上紅起來了，紅得出水，眼睛裏好像馬上就有眼淚流出來。身子縮做一團，躺在我懷。我抱住她，知道她橫身在抖擻，我像是抓住了一隻老鼠似的。呆着，呆着，呆了好一會，才從我身上站起來，低着頭，大概是在擦眼淚。挨到床邊，一轉身就躺下去了。咳，老大哥，我真急心呢，她像一朵花，一朵美鮮花，一朵……」

張貴的敘述，和他平常的言語完全不同，簡

直是十分的文雅：如在寫文章，每一句每一字都很費斟酌。雖然聲調不一定，就像好聽的音樂，然而，也不像黃牛叫。

黃金鏢也聽得出神了，一句話也不敢插進去，這時，看見他凝着兩眼出神，想了一想又才問他：

「還有呢？」

「還有的就不用說了，總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吧了。」

「那你怎麼知道她就只在東安市場和西單牌樓兩個地方呢？」

「這是我後來問她的。那傢伙，一大半天就只和我說了這句知心話。我也只有這點忘不了她；可是，又想着，怕他是冤我的。」

「孩子，別着急，是咱們的運氣不好，她不是冤人的。放了假咱們再去找她吧。黃金鏢安慰着他的夥伴，一面，他又解釋給他聽，那女人始終沒說句好聽的話，不是她的心眼壞，大概是受過什麼苦，沒法子才來做這種生意，看她後來偷偷哭泣的事就可以知道了。」

好容易放了年假，兩夥伴又興興頭頭地走到市場，一圈，兩圈，三圈地走；再到西單牌樓，一趟，兩趟，三趟的逛。市場裏沒有人，單牌樓也沒有人，即是走到歡迎飯店的大門外，伸着頭張望，一點影兒也沒見着的事也有過兩三次。

兩夥伴同時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慢慢地踱了回來。

第二天大家便沒出街。

第三天，黃金鏢又打起精神去約張貴，張貴早就灰心，不出去了，最後，黃金鏢只好一人單獨行動。兩次的失望使得他自己也不敢相信這事實的結果會十分的圓滿，雖然他並不放棄眼前的機會。他心裏驀然引出一絲冤屈：他以爲自己還不算是個壞人，幹的事也沒有什麼壞事，只想知道一個人的身世，可憐的身世，在可能的時候，他還願意盡力地幫助她。可是，兩次的尋找，終沒見着，這還是老天不讓自己作一個好人，作一點好事嗎，還是不讓那可憐的女人，一世遇不着一個好人而得到一點幫助呢？……………黃

金鏢心裏長是不平得很，便不覺得暗暗生起氣來；他決心，這一次再找不到時，也就不願再提起這件事了。

老天真像在和他撒扭，在歸途中，依然只拖着自己映在慘白的冬陽中的影子。

懶懶地走回營來，找找張貴，又沒見着。只好躺在自己床上，想睡一覺。但是，心裏煩亂得不堪，一點不能安靜下去。在幻想中，他看見了那女人冷冷的臉色，他聽到了那女人哀哀的哭聲，他追求着那女人過去的傷心的歷史。他的心，自以為英雄的心，全放在那女人身上，使得他在地舖上輾轉了半天。

張貴回來，他仍然瞪着眼躺在舖位上。

「它媽的真冷！」張貴一面搓着兩手，一面嚷着，「外邊的風真利害哪！——可是，老大哥，給您道喜，我找着那傢伙了！」

「真的嗎，在那兒？」意外的消息，黃金鏢還不敢十分相信呢。

「誰冤您，在單牌樓。」

「那我怎麼沒瞧見？」

「誰知道？我也沒想到會見她。那傢伙，見了我就躲，差一點還沒趕上呢。後來，我告訴她，您老大哥要找她，說她是個英雄好漢。又說了咱們連找幾次都沒找着的話。您猜她怎麼着？她只笑，笑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只得問她什麼時候來這兒——單牌樓。它媽的，她說有錢就成，明兒也可以。我說，老大哥，她的心眼只迷糊在錢上面，是它媽的個什麼英雄！」

黃金鏢含着笑臉聽着他夥伴的敘述，沉凝了一會，才幽幽地，快意地嘆息着——

「這才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哩！」

第二天黃金鏢比往常還起來得早，慷慨激昂地吹完了清晨的號聲，一抹金黃的朝陽已經映到他的臉上。大地是靜穆的，景色是莊嚴的，自己包圍在這樣靜穆與莊嚴的空氣中，站在高處，感到了宇宙的廣漠和悠久，自身的渺小和短促。傷心的人，常常遇見許多更傷心的事：自己已經是

不幸的人了，而比自己更不幸的人還在自己眼前浮動着。這樣的世界那時才得安寧？……………

黃金鏢不是一個多感的詩人，也不是一個悲觀的哲學家；但在他三十多年的生命中，的確見過許多不平的事。爲了那些不平的事，他也曾手染過鮮血，腳踏過死屍，而至今還不得不穿一身軍服，當一世號兵，也正爲此。所以，在他簡單的心靈上，留着好些深刻的舊痕，遇着孤孤單單地在曉風殘月時，那些舊痕便又在他心上閃動，使他對世界更加激憤和悲觀。何況今天更遇着那奇特的女人的事呢！

依着張貴所約定的時間和地點，兩人又一同請了假走去。在路上，黃金鏢想到了許多許多的話要問她，暗暗地編排好次序，彷彿是計畫一部有系統的著作，盡他所能，他處處都想到了。張貴呢，完全是出於被動的，很坦然地毫無意思，在大街上只不住東張西望，有時，尖着嘴還吹出幾支小曲來。

聽到張貴在打招呼，黃金鏢才抬起頭來。那

女人已經站在他們的面前了。幾次的景慕，在黃金鏢的心裏造成了一個偉大的偶像，在她的全身，他只感到籠着莊嚴的氣色，屏息着自己的呼吸，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聽說你找我兩次了呢」，那女人笑着。

「嗒，嗒，我差一點急出病來了，」黃金鏢很關心地答。

「他說您是個英雄，他特別專心來找您的」，張貴含着諷刺地接着說。

那女人的臉色初時還是冷冷地，但此刻變成鬆懈了，嘴裏哈哈地笑出聲來，引得從旁走過的人都不自然地向他們注視幾眼。

「——真的，他差點急出病來了！」她笑得張貴不好意思，才趕忙替他夥伴解釋。

「我爲的是錢，你們爲的是找樂——犯得上急嗎？」那女人立刻又收起了笑靨，冷冷地說。

黃金鏢覺得這樣談話很不好看，便約大家一起上公園。

「也一樣地給錢嗎？」那女人問。

張貴看了他的夥伴一眼，黃金鏢却很慷慨地答了一聲——「當然哪！」

冬天的公園，第一給我們的印象便是寂靜，除了寂靜而外什麼也沒有。那天天空雖沒颳風，太陽的光終像是垂死的病人，慘白到不能描畫出來。後河沿一帶，古柏也顯出龍鐘的老態，微弱的陽光，穿過枯敗的樹枝，點點斑斑地映在地上，作成了一幅陰森的圖畫。如果在那里逗遛稍久一點，真容易感到一種死的恐懼呢。

而且，他們走進公園的時候，已經快到五點鐘了；但他們之間，誰也沒感到眼前的景況，只有張貴縮了一下頸子，噤咕一聲——「好冷！」

「怕冷還算是英雄嗎？」。黃金鏢瞪了他一眼。

「真的，你幹嗎說我是什麼英雄來着？」似乎因為黃金鏢的話喚起了她的記憶，那女人這時又哈哈地笑了起來，身子也不住前仰後合地動搖着。

「英雄！我倒是一個要錢的英雄哩！」她又接

着說，剛一說完，又笑了：似乎笑得太過分，滿臉紅漲，氣也換不過來了，不住把手揉着胸口。

張貴裝不知道，臉向着北面城樓，彷彿在那裏暗暗地數着那城垛的數目。

黃金鏢則一言不發地凝視着她，含着同情的眼光；從她不斷地枯澀的笑聲中，他聽出了一種悽涼的哀韻。停了好久好久，他才和平而莊重地向她訴說：

「我說，大姑娘，我是個大兵，我是個萬人咒罵的大兵！在大家看來，大兵都是該捱槍斃的東西！可是，我敢說，我不是那樣的人，要是您相信我這一句話，我才敢向您開口！……」

他說着，等得那女人的回答，但她只抬頭看了他一眼，笑容慢慢地收斂，而平時一種冷氣呢，似乎也漸漸地消失了。「我不知道姑娘您姓什麼，我可也不一定要打聽姑娘您姓什麼；只是在我的兄弟（他指着那背向他們站着的張貴）口裏，我猜姑娘是位英雄。——英雄，這兩個字我不輕易送人，只有姑娘，我覺得是確切的。……」

女人的頭更深深低下了，對面看去，只看見她一頭蓬鬆的短髮。「姑娘，您受過什麼委屈麼！在這年頭兒，欺負人的事太多了。姑娘，我瞧您，您像是心裏藏着有什麼很傷心的事呢。……我是個老粗，我可看不慣不平的事，姑娘有什麼委屈，我願姑娘向我說明，我願幫姑娘的忙！……」

那女人，彷彿站立不穩，靠着柏樹坐下去。不覺嗚嗚地哭出聲來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張貴立刻回轉身來，張皇失措地問。

四

那女人的名字叫做張芝英。

她是一個孤獨的女兒。沒有弟兄，沒有姊妹，而她的父母也在好幾年前便死去了。她的父親本是一個國會議員，在當時，國會議員是處着一種很出風頭的地位，她的父親得到這樣的職務，似乎也不算是不幸的事。可是，在同一樣的出

風頭的地位當中，我們却依然看出其中有着很顯然的階級在。這從他們代步的工具來說就很明白了：同是議員，有坐汽車的，有坐馬車的，至於坐洋車的差不多還佔大多數，其原因，大概依個人的才幹和活動能力等而分化。在這樣一個幾百人的會場，更証明了天演的公例。而其間不幸的是張芝英的父親，竟不是一個很露頭角的人。他自己以為是誠實，而旁人則批評是他愚蠢的表現；他自以為安分，又暴露了他的懦弱與無能；隨着政潮的流動而浮沉了許多年，所得到的結果，除了眼前有個可愛的女兒之外，也不過就是吃飯，穿衣，畫到，領薪而已。至於能够引為安慰自己的，則只是自己一片安分守己的誠實心。

雖不寬裕，却也安安穩穩地過了幾年，然而不幸的變化終於影響到這平靜的家庭。政局變了，來了一個革命政府，國會便被無形解散。這於別人還沒多大關係，但在素以安分守己為宗旨的張芝英的父親，却發生極大的恐慌：沒有積蓄，沒有別的希望，自己的誠實，不足以維持自己的

生活一女兒的學費，家內的一切開支……。他爲此躊躇了許多時，而結果却使得他自己的內心更加抑鬱。芝英成天看到那張抑鬱的臉，自己的心裏也暗暗地罩上了一層愁雲。常常在瀟疏的細雨的晚間，背着燈光，父親摸着自己的柔髮，說：「英，我希望能夠過着些好日子。」聽到這樣慈祥而悽愴的言語，心上像受着萬般的委屈，熱淚便要流出來。

父親奔走了半年依然無事可做，眼看着家裏的東西一天一天地減少，而換來了極少的食物的時候，芝英知道她的父親便像負着重罪一般，搖搖頭，長聲地嘆着氣。不幸，真是不幸呢，在這樣深深的抑鬱中，他便突然和這世界告別了。

母親呢，是一個女人，和其他的女人一樣，失掉憑依便減少了生趣；又不幸張芝英是個女兒，中學快畢業了，又有什麼用處？「嫁出門的女人，潑下地的水，」這句格言，她是在深深地默念着。勉強支持着衰弱的肢體，偷偷度着這艱苦的年華，但前途的絕望，又怎能消失她心情上的憂愁

？憂愁枯死了她的內心，憂愁洗白了她的頭髮，憂愁變淡了她的容顏；在這樣幾年之後，在芝英中學剛剛畢業之後，一樣的青草，長滿了她父親的舊塚，也長滿了她母親的新墳！

現在，一切都完結了，張芝英只剩了自己孤單的身子；生命的火燄，漸漸消滅，前途的光明，又從何處可以捉摸呢。在這樣孑然無偶中，便只依靠幾個在中學同學而今已紛紛投考大學的朋友處咬着牙度那悽苦的生活。

也許是因為國都遷走，多數人的家庭都受了絕大的影響的原故；或者是因為依人太久，不知不覺的生出種淡漠的心情；她在她的朋友中間勢不能停留下去。大家都在朝不保夕恐慌境況中，誰還能顧及這可憐的女兒！而且，久則生厭；幾乎是不可移易的定理；可憐的芝英，在那一羣人中，竟成了一個發洩忿怒的標的。一天復一天，初時是冷語的諷刺，跟着便是明白的拒絕了。她知道自己前途的絕望，只有低心下氣來逢迎她們，希求她們能不絕斷她的生路。

她是一個聰明的女兒。她很明瞭於自己的處境，她便拘束了自己的言語和行動：她的言語行動都得不到一點自由，處處要以別人的喜怒為標準。閃着兩隻畏縮的眼光，裝出滿臉勉強的微笑，完全屈服於她所倚賴的人——尤其是聶君媛之下。

「錢早就用完了，家裏可還沒有兌來！」君媛一開門進來，便不住這樣自言自語地嘆息，眼却釘住她那久住的客人。

於是她就不得不表示歉意：「都怨我自己，讓你也受窮。我想——」

「沒有關係，」這語聲依然是冷冷然。

「有這麼一天，我想——」她想到一種希望，那希望得一個吃飯的地方。但是，我們知道，希望多半是飄渺無憑的。

「真的，你倒是找點事做好了，閒着也是怪悶的」，她一面僕婦似地替君媛摺好衣服，又聽到君媛這樣和她建議。

「我也是這樣想呢，」她把疊好的衣服放進箱

裏，取出一件家常穿的，站在君媛背後給她穿上，低低地說：『你能替我介紹嗎？我是一個親人也沒有，就有，他們早就不認我了。我求過他們多少次，他們都不理會我，叫我怎麼辦？』她不自覺咽哽起來。『好姊姊，你才是我的恩人，我只有希望你，希望你替我介紹，只要有飯吃，無論什麼事我却願意幹。』

君媛穿好了衣服，斜靠在床上，聽着她傷心的懇求，也不好再說什麼，只說出一句——『我們大家想法吧。』

一個中學畢業生，要想在北平這樣地方謀事；一個舉目無親的女子，要想在北平這樣地方謀事；替她想想，會有什麼希望呢？北平也很有許多機會，這些機會可也要有人事才辦得到，然而她的人事在那裏？

聶君媛和她差不多，結果也是一樣。

爲了找事，張女士便什麼地方都走到了，終是帶着滿腔失望回來。她也登載過『待聘』的廣告，她也經歷過『招聘』的考試；但是，還在她提心

弔胆地夢想着萬一的希望時，那希望，已經落到了別一個幸運者的手裏。那還有什麼辦法？再等下一次吧！下一次過去了，仍然是下一次吧！於是她仍然是天天留心報上的各種小廣告。一天，在無意間，她在一個小報的副張上發現一條徵文的啓事。這啓事吸住了她的目光，引起腦筋裏的幻想，她想自己應該試試，也許合格呢。真的合格，以後豈不可以多作？天天寫作，生活不也就可以維持？……但再一追想到自己只是一個中學畢業生時，臉上又不覺紅了起來。幾次遲疑：終於鼓起她的勇氣，立起了身，走到書棹旁邊。

許多雜亂的文思在腦筋裏汹涌，似乎幾千字還寫不完，但真到提起筆時，却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地一個字寫不出了。站起又坐下，一會把雙手伸向腦後，枕着頭在床上綳綳，一會又猛然爬起來亂翻一陣書，等再坐到座位上來，棹上依然只有一張白紙。

經過好半天，才一句一句地勉強寫了下去，

雖然有的句子，自己也覺得滿意，然而連接着看來真覺到生澀極了，比了平常讀到別人的文章的流利，自己真沒有寄出的勇氣。只是已經寫好，也就鼓着勇氣署了個假名把牠寄出。

寄出以後，心裏於是多了一番心事，看到副張，心頭便先跳動起來，怕登不出來自己失望，又怕登出來使自己羞慚；便在夢中，也常常是苦於這件事情的紛擾。不料徵文揭曉，她那篇倒也取錄了，而且還附有這樣一條啓事——「大作甚佳，望源源賜稿。」

張女士初時還不敢相信，後來才忽然高興了起來，不因為自己的文章取上，却是因為以後有得稿費的希望了，這樣的消息，她認為會使得她發生常常提筆的興趣。

一月的結果，差不多得到十來塊錢的稿費。她便計算着以後更要多寫，多寫可以多得稿費，生活問題也就解決了。

「唉，君媛姊，這下可好了，也有吃飯的地方了，」她在殷憂的臉上掛出希望的笑容，對於

她所遇見的朋友，她不憚煩一一地向她們報告，在她自己，意思是此後不再擾人，她的朋友，也會替她高興的。

然而君媛之類的女士們，和其它的女士們一樣，心地常常的是那麼的狹小呢。聽了她的述說，誤會是她自己的矜驕，口裏雖然不說什麼，心裏却會湧出這樣的情意：——那又算得什麼，報上登了一篇文章，便值得這樣大驚小怪的，誰又希罕了你！

「給你道喜，那你不是要自立門戶了嗎？」所以君媛便這樣問她。「這——」張芝英知道，知道這話裏有尖銳的刀鋒呢。兀自看着她朋友的臉。

四週的空氣漸漸包圍上來，在週遭，飄浮着人們的淺笑。——笑本來是善意的，然而在某種人看來，却是一種無形的辱罵，善意的嘲笑，是使人說不出的痛苦。芝英的心冷了，她不敢抬頭看人們的臉，人們的臉都像萬惡的妖魔，在那平滑而潔白的肌膚之上，往往藏伏着數不清的卑污

的紋縷。她傷心極了，只有把頭埋在被裏哭泣，撫摸着心上的痛創，她願意，她深深願意隔絕一切的人類宇宙是這麼廣闊，只要自己奮鬪，何處不可以容許自己生存？走吧走吧，好得現在自己可以得着一點點收入了。她想着；於是忽地翻身起來，看看窗外，靜悄悄地一個人影都沒有；季候似乎是已到初夏時候，密茂的樹葉遮了窗前，陽光從樹梢射來，圓蛋形的白影映在窗櫺上，不住翻滾。幾隻啁啾的小鳥在枝頭叫鬧着，這在芝英聽來，也像是種冷語的譏嘲。呆呆望了一會，走到棹旁，抽出一張白紙，用鉛筆歪歪斜斜地寫了下去——

「君媛姊：

多承關照，感激無盡。刻即遷走，未得面辭，悵悵！……覺得也無話可說，便匆匆在紙的下方署了「芝英留上，星期一」幾個字就放下筆。回頭找出自己穿換的幾件舊衣，幾本破書和一床薄被，用張白布包在一塊兒。

走到門邊，又回頭望望多時住慣了的屋子，

看見君媛睡的床上滿堆着華麗的被褥和自己的床只空空剩下一床墊絮時，又不覺兩眼酸澀起來，低下頭，幽幽嘆出一口氣。

在附近一家小公寓裏選好一間小小的房間，芝英便決定來作棲留的寓所。忙了一陣，把東西佈置整理——其實也就無佈置整理之可言——便又仰着臉倒在床上。兩眼望屋頂，屋頂本來是用白紙裱糊的，可是因為時間太久，在這方的一角已擠裂開了一條大口。芝英雖然是個窮苦的人，跟着朋友一塊兒，平時大家有說有笑，還不寂寞。如今一個人獨處在這公寓裏，小屋之外，便是另一世界，社會是那樣的醜惡，知道另一世界是怎樣的情景呢。她不覺悵惘起來，幾乎不敢開門看看，屋頂上的裂口，就像張着嘴要把她吞併了的社會上的魔鬼。她失悔了，失悔不該負氣跑了出來，其實君媛她們也并不薄待她，總因為世局如此，大家的狀況都不很好，才似乎稍稍冷淡，而自己又總疑心因為自己依賴人，別人便會瞧不起自己，——這都只怪自己的心灰，敵不住未來

的恐怖的侵襲，芝英便把她的朋友都饒恕了，真的，在這樣情形之下，她有比君媛等人更相熟的人麼？她真失悔自己冒昧地搬出來。

但是能够搬回去嗎？

不，不能，不能，她知道已經搬出來了，就不能再搬回去，再搬回去，即使別人不說什麼，自己心裏也就難過。她願意奮鬥，和社會上的一切奮鬥，達到她的光明。

這樣想着，心裏才漸漸安靜了一些，便轉向她以後工作的計劃。

第二天就開始寫稿子，精神很好，文思也不覺源源而來。十二點鐘在公寓開了飯，把稿子封好，貼上郵票，鎖了房門親自出去交郵，順便又走到君媛的學校的圖書館裏翻閱雜誌。

在讀別人的文章的時候，文思又在芝英腦筋裏衝動起來，似乎一篇稿子的結構，已是很有層次地佈置好了。匆匆地往外便走，巴不得馬上就找張紙寫出來。

在外院的轉角，對面走來了幾個人，剛剛芝

英認出其中有幾個是誰時，那些人，都又轉過身去，走向別一條道了。事實上，無疑的是她們在躲避她。

「君媛」，她並沒覺到，還不住遠遠地笑着招呼。

被叫的人並沒轉身，而且步度還加快了。

芝英心裏驀然難受起來：不是生氣，也不是怕人生氣；不知道要做什麼，也不知道該做什麼；只像是小兒女哭泣的原因，總是爲了『不滿足』，然而爲什麼『不滿足』，則無論任何小孩都說不出他們自己的理由。這樣的比喻，恰如芝英此時的心境，然而芝英却並沒有哭了出來。

勉強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走向公寓，想把自己剛才所想好了的結構寫出來，但等到墨盒打開，筆也調好了，她望着原稿紙上，一個字也寫不下去。閉着眼再想想，總找不出適當的一個字。有時，起來走走，猛然想出一句，正好作那文章的開始，可是，再提起筆時，又覺得不很妥當了。她只好放下了筆。

這半天，自然聶君媛的影子倒深印在她心裏，吃了晚飯，便早早地睡了。

似乎快到望日，皎潔的月光穿過了窗櫺，把埋沒在黑暗中的屋內陳設又若隱若現地顯出了一點輪廓；夜來多風，樹枝一陣陣地沙沙作響。

芝英睜着兩眼，徹夜不能入夢，當天的情景，刺傷了她的心靈：想到從前從大家姊妹般地要好，手足般地不忍分離，夜來還相擁抱着睡覺，說，「姊姊，我不離開你」的人，便也是今天見着自己就先躲開了的人，同樣的人。——同樣的人，忽然變了，似乎不曾認識似的，不僅不認識，幾乎變作了仇人。然而，在從先，的確大家當着人互相稱說過是好朋友呢。她記得，在月下，在花前，攜手唱歌；她記得，在教室裏，在自修室裏，緊靠着溫課；她也記得，在冷天互相偎倚，她更記得，於今於今，見了面不說話了！事實是這樣的離奇，這樣的矛盾！失了主意，不住幽幽的哭泣。世界上只有自己才是親人，孤獨極了，她忽然恐怖起來，全身像是浸在冰水裏。夜色

深深，窗外月光如水，但遠處也覺得昏暗，她真怕昏暗裏會跳出一個魔鬼來。趕緊把被條拉起來蒙着自己的臉，可是，恐怖的情緒依然不能消退，并且更加利害，週身燒熱，又不住發抖。咬緊牙，努力讓腦裏安靜下去。直到天明，依然保持着這種狀況。

第二天，頭痛，發燒，芝英女士覺得自己是病了。

五

「收到報館稿費洋 拾貳元

支出.....

支出.....

支出.....」

芝英寫到此地竟呆呆地放下了筆，三月以來，每月的收入頂多只有十二塊錢。無論如何省節，房錢三元，伙食八元，總是不可少的。而自己又自來是依靠別人，一切用物都把別人的來使用，現在自己却不能不置備，則這僅餘的一元，怎

樣能够支付過來？而且，有的時候，報館的稿子擁擠，自己的稿子被壓了，那月的稿費就還不足此數呢。好在自己極力的擲節，才支持了這不容易支持的三個月，必用的東西到現在還不敢去買，至於伙食則上月已經一文未付，這月裏的也籌不出。這怎麼辦？無怪她自己也要發呆了。

在她發呆的時候，她腦筋裏的思路便轉回到了一月以前。那一天，她正在寫稿子，一個很容易的字忽然寫不起來了，偏轉頭轉着窗外凝想。無意間從窗簾裏發現了外面一個人影，跟着便聽到一種打聽的聲音：

「張先生在屋嗎？」還沒有回答，門開了，伸進來一張圓圓的臉，芝英認得他是這公廨的掌櫃，便站了起來。

「張先生，您請坐」，一面招呼，掌櫃自己也找個地方坐下。

「您真用功」，掌櫃開始笑，「成天在家不出門，作文章，真是難得的人。」

芝英很奇怪的向着他。

「也不歇一會——」

「你倒是爲了什麼來？」她忍不住截着他問了。

「沒有什麼，倒是您手裏方便，就先借給我幾個錢吧。您不知道，這些日子真難，米也貴，菜也貴，……………」掌櫃說話總是這樣沒有完。

「好你不用說了，我此刻沒有錢，不是早就告訴了你？有了錢，一準給！」

「話不是這樣地說，打上月您來這兒，錢就沒給足，這月裏，十八，十九，算起來又快一月了，」翻滾着眼珠，掌櫃不住輪着指頭在計算，「整整一月了，您又一錢沒給過，我真難辦呢！」

「我說了，我弄着了錢就給你，你逼我，我沒錢也沒法辦不是。芝英對於掌櫃那樣的態度，不覺生起氣來。

掌櫃討了個沒趣，只得說了聲「好吧」便趑趄的走了。

回憶還不容她繼續的時候，同樣的，門外又有人招呼了，進來的依然是掌櫃。芝英臉便不自然的地紅了起來，低下頭一聲不響。

還是掌櫃先開口，

「張先生，我說，您這會有錢了吧，」說着手裏翻開一本賬簿，「三個月，一月十一元，合着該三十三塊錢，這兒該着一月的房錢，兩月的飯錢了」。雖然語音硬強硬，而說的話依然這麼多。

「對不住，我此刻只有三塊錢，我先給你吧」。從衣袋裏掏出三塊錢，頭依然低着。

「我說張先生，您真會說笑話，上月您說一準給，今兒您這麼着，我受得了嗎？」

「少瞎說，什麼受得了受不了，我有錢就給你！」她猛然抬起頭來，漲紅了臉，氣得眼淚也快掉下來了。

「您這樣的話我聽得多了，不成，今天您得給錢！」掌櫃的大張着嘴，像是誰在柚子皮上打了個洞。

「沒有錢怎麼樣？」

「沒有錢聽停伙食！」

芝英漸漸地軟了下來。停伙食，這是掌櫃的主權。向他哀求吧，她也曾這樣地想，但自己又做不出來；要和他作對又知道是於自己又沒有好處的；想着傷心，一時便說不出話來。窗外人影憧憧，竊竊私議，自然是同住的公寓的人來聽新聞了，他們傳出去，不一定又要編派些什麼話呢？……………芝英急切間想打個主意，可是，心裏越來越亂，反而一點主見也沒有了。

「這樣辦吧，張先生，」終於還是掌櫃嘆了口氣，「請您今天先給我一月的錢，房錢先收，還有伙食八塊。今天不給，明天就別怨我不客氣了呢。」

把頭埋在書棹上，不知什麼時候，掌櫃已經出去了。關好房門，倒在床上哭了起來。想着自己這樣一個軟弱的人，偏偏遭逢這樣的命運，要說自己的性情品格呢，自信決沒有什麼得罪人的地方，然而，二十年來，不幸，真是不幸呵，無

處不遭別人的白眼！

腦筋裏盤算得發疼了，能够設法的地方，在芝英想來，依然只有聶君媛那里。君媛總算是好朋友，上次見面沒招呼，也許是沒看見，也許真個有事，忙着去了，好朋友又何在乎這些？就是有誤會，一經解釋也就完事，誰說一世也不相見了呢？……………越想越切，芝英便又埋怨起自己來了。知道君媛一定會可憐她的，只要她去和她見一次面，而現在，似乎又非找她不可，這其間，更堅決了去找她的從前的好朋友——聶君媛的意思。

走出公寓，街邊的燈火已經照着，斜陽一抹，淡淡從天外射來，初暑的暖氣，依然在空間蒸騰着。經過幾次波折的張芝英的心境，也正如這時的光景一樣暗淡，僅留下一點最後的希望了，她這正向她不可憑依的希望道上追求呢。

一樣的黃昏，一樣的街市，一樣的行人，而在芝英回來時心裏却滿浮了絕望，絕望，絕望，絕望的恐懼把她包圍起來。聶君媛等人都不理她

了，自己真真是世界上一個孤人了；她心裏昏沉沉地，只低着頭向前走，從大街穿進胡同，莫名其妙地，從胡同裏又穿出了大街，茫茫地，無目的地只向前走。按地方說，似乎已經快到西單牌樓。

西單牌樓今晚上有夜市。兩旁街邊陳列着各種雜貨攤子，襪子，肥皂，瓷器，古玩，擺了滿地，每個攤子上都點着小燈。小燈的光綫所放射到的地方，便是一些被它的主人陳列着而待人購買的雜貨：玻璃瓶的地位最優，伸長了頸子在當中站着；手巾洋襪則蜷屈着身子被擠在角落裏；肥兒雪花膏之類像是一排兵士，很整齊地站在兩旁，中間，才是被主人認為無價的寶貝：假造的乾隆時的古瓶，鑲着度金的大煙斗，缺了頭的自來水筆，望遠鏡，手電燈，甚至於還有照相機。有的，點綴風光，凌亂地擺了幾張紙煙畫片。牠們的主人則抄着手站在旁邊瞪着兩眼追尋他們的僱主。賣舊衣服的則從一堆疊好的衣服裏一件一件地打開來，在觀眾眼前炫耀，嘴裏哼着「一件大掛

八毛錢，再少一毛也不賣」的怪調，是那麼起勁。力竭聲嘶，滿頭大汗，身子一俯一仰地似乎再不能支持了。可是，一部分的遊人被這種聲調所吸引的也有那麼一大圈。

其餘的一部分遊人呢，大概都在別的小攤上徘徊，有時也望望陳列着的物品，而如果發現了旁邊有一個女人的時候，便會把眼光轉了過來，甚至於會追了上去。所以在這樣小小的夜市場中，簡直給了一些男女們接近的機會。唔，這的確是北平的一種特色呢。

芝英想不到這裏，也不知這許多的情形；心中深刻着公寓掌櫃的威嚇，朋友們的白眼，茫茫地無所適從，走來走去，不幸走到這地方來了。經過各種小攤，也沒有略一審視的興會，至於有沒有人後面跟隨她，她更從何處注意到呢？

生命之途是這麼艱險，想想她的過去，想想她的未來，她能不能悽然起來？街上來往的行人，似乎那比自己幸福，買了許多心愛的東西，帶回家去，家裏的人不知要怎樣歡喜？……望望從

她身邊走過的行人，手裏提着的包裹，她心裏浮漲着無名的欣羨。好像目前的恐懼已過遺忘，在她心裏反而想念到家庭方面去了。想到父親，想到母親，想到當年家庭和樂的情景；而今一切都完了，只留得自己一身，而自身的歸宿，呵！——她臉上驀然罩上處女的嬌羞，心裏非常空虛，似乎希望得着一種無名的滿足，而飄浮的身子也急切地需要人來擁抱似的。這樣強制着的久蘊在心裏的心情，不知怎麼今天完全洩露出來了。彷彿又怕人發覺，不自然的回頭望望，恰巧，一條黑影便閃進了她的眼簾。心裏着慌，忙忙地走進一條胡同去了。

黑影依然跟了上來，而且，拍着她的肩，低聲在向他說。

「逛夜市嗎」？

她想叫喊，結着舌張不開嘴來；她想掙扎，沒有力氣抬不起手來，她想逃跑，兩腿發軟一步也不能走動；各樣的計劃在她心裏湧現，一時都沒有勇氣實行，反驚得呆住了。莫非他就要伸

手來抱着自己？——她這樣設想——擁抱，似乎正是自己所需要的！他這人，（她偷偷地回頭望了一眼）自然可以……她自己直聽到心尖的跳動。

「能够一塊兒走走，談談嗎？」黑影又發出了第二聲，同時自己的手上就被人加上了一隻來。

因爲這方面始終是這麼沉默，在對方，便猜出她是怎樣一個人，立刻改了口問：

「密斯貴姓？」從這樣的問話，張芝英知道這人也是學生。真是有緣，她彷彿有着這種奇想；自然，心也放下了。

熱力自手被人握着之後便傳遍了全身，呼吸被壓迫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其實呢，似乎也無話可說，

於是那人又說了：

「我就住在北邊胡同的公廩裏，密斯到我那裏去坐坐嗎？」

茫茫然芝英低頭隨着那人走進了公廩，在一

間牆上滿貼着畫片的屋子裏發現了自己的身子。屋子很大，陳設也整齊：臨窗擺着一個書棹，上面有些紙筆文具的東西。對面是床，床那一方的牆上掛着幾套單夾的西服。床頭的隙地恰恰安上一個書架，架上一排一排列着黑皮金字的洋裝書。總而言之，一切一切，芝英把來比被自己的屋子，這間屋子不僅每樣都比自己的強，而且表示在這屋子的主人是個勤學而活潑的青年。

不只屋子如此，從本人說也是一樣，臉色不很白淨，但面目却很整齊，頭上一頭黑漆的頭髮，映着電燈，閃動着一條條的光采！鼻子高高地，正據在那嘴角上的兩條弧線的中央；兩道粗眉之下，配上一副黑框的眼鏡，又覺加了幾分風采，說出話來，自然是很能動聽的，

「真高興，認識你這樣一個朋友，」那人先招呼她在書桌前的一張籐椅上坐，搓着手，滿臉笑含地在屋裏來回走着。猛然間又開了門，大聲嚷，「夥計，開壺！」

芝英忽然覺得不好意思，想阻止他，但又說

不出口，只好依舊低了頭，所以夥計進來，只見她的背部。

而少年以爲她這舉動是對於自己的誘惑，於是等夥計出去之後，便斟了一杯茶，送給她，挨在她的耳旁問：

「你貴姓？告訴我吧！」

一股熱氣在她耳旁流動，心似乎有點陶醉了，脫口說出個「張」字，忽然又失悔起來，惘惘地，張着嘴合不上去。

「呵，呵，蜜斯張，蜜斯張！」對方幾乎高興得跳起來。

桌上的小囑鐘打了十下，芝英驀然驚覺了，站起來，想走。那人臉上也變了色，一手攔住她：

「你要走麼，你要走麼？你來了還走麼？」順手便把她抱住了。這樣的舉動，在表面上她也在掙扎着，而心裏却反而感到種無名的安慰。真的，在她心裏，正迫切地需要擁抱呢。

「你要作什麼？」她不得不這樣問一句。

「我愛你！」便親了一個嘴。

「這樣就成嗎？」語音依然是柔和的。

「蜜斯張，我真愛你，只要你答應，叫我去死我也願意。」

「可是，我是個好人家的女兒呢。」一種哀思，穿進心裏，說這話時，芝英幾乎要哭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還沒訂過婚哩！」

「那你把我怎麼樣呢？」聽了他的話，她又放心了，其實，她心裏什麼都願接受了。

「我們就結婚。」那人又和她親了個嘴。

「放手，好好地說吧！」放了手，身子又像失掉憑依，頹然倒在椅上了。一切的過去，猛向她心頭狂奔，在說不清的，紛亂的，曲折的，辛酸的過去中，她抓着了一點，係一條血痕似地深刻在她無瑕的心版，那就是，就是受盡了金錢的折磨。心裏一酸，眼淚又彷彿要掉下來了。剛抬起頭，又低下去。

聰明的少年很能體會她的心意，便和聲地問她：

「你要說什麼呢？」

芝英才紅了臉問他的姓名。

「吳杰。你呢？」他又友問。

芝英告訴了他，並且說出她過去的一切情形，歸結於朋友的白眼和公寓掌櫃的威嚇。如見了親人一般，她竟自幽幽地哭了起來。

「我現在是一個錢也沒有，」她望着他述說，「你真能愛我，我們就結婚，你可要供給我的生活，我才答應你。」

「那當然，像你那些朋友都不是人，公寓掌櫃更不用說，你也不必再擱在心裏了，我愛你，我真愛你，我要供給給你的一切，自然，生活是不成問題的，你放心吧！」他站了起來，挽着她過來坐在自己懷裏。

初次被人擁抱的芝英，心裏感受到異樣的情景，不是安慰，不是滿足，同時，可也不是恐怖，只像飄浮在一種迷茫的境界中，全身被熱力包圍着。

他輕輕把她來放在床上，扣好了房門，拍地

一下便把電燈關了。

.....

六

芝英和吳杰同居了三個月之後，使她懷疑的則是吳杰並沒有很多朋友，平日間很少信函或電話的來往，即是會到過這公寓來訪他過三四次而他們也曾去過一兩次的：也只有個同學王孝明君。大概王孝明君就是他僅有的朋友了。

便是王孝明君，也不過就是一個較大的小孩子：笑一陣，鬧一陣，隨時可以從衣袋裏掏出許多糖果花生之類而外，他成天彷彿沒有旁的事務了。至於青年人最善歡的政治社會等問題的討論，王孝明君更是不談的。

在初時，芝英還保持着處女的嬌羞，她不願有人來會見她們，也不願有人提到他們結合的情事；吳杰的沒有朋友，才正合她自己的心意呢。既後，事過境遷，習慣上已經沒有那麼拘束，倒渴望着多有些人來替他們証實，証實他們已往的

婚姻。然而這其間，事實上和他們見面的，依然只有個王孝明。

於是芝英便不得不懷疑起來了。

她便細心觀察吳杰的爲人。和其它事物一樣，初時看去，很覺平凡；習慣之後，也覺可愛，習慣既久，則對象的種種缺點，都被自己發現，於是又會轉而討厭了。我們對於一切是如此，便是芝英對於吳杰也并不例外。她搜求着吳杰所以沒有朋友的原因，心裏便先存了一種主觀，以爲他一定是過於傲慢，以至於別人都不願和他來往。主觀好像一副染色的眼鏡，戴上染色的眼鏡去看人，那自然，那人的一切，都會因此而改變。她發現了他的驕傲與自負，同時她又發現了他的庸俗，怠惰與懦弱；以後，奸險，陰詐和虛爲，也被她發現了出來；甚至於衣服的猥瑣，形態的討厭而被她認爲該列在缺點之類，也不是沒有的事，結果，在芝英的眼中，吳杰便成爲一個十分地到的壞人。

「唉！」她不覺這樣長嘆一聲，自己又沉溺在

煩悶的深淵裏，彷彿這一生真沒有別的什麼希望了。撫摸着自己的軀體，全身的肌肉止不住痙攣，而低頭看到小腹之下的一部份肉體時，又覺到一種失身錯誤的痛苦，惘惘然，心裏枯澀得難過，頭上又燒熱起來了。站起來，重復坐下，靠在床上的軟滑的被褥上面，也像有着無數尖銳的針刺，刺着自己的肌膚，每個血輪立時翻滾，神經立時掣動，脆弱的心靈，差不多片片地破裂了。

然而她依然是深深愛着他的。他和自己的關係到底不同，不能半途撒手，雖然一方面是討厭他，而終久是自己的人，敢擁抱他，敢同他親吻，敢……凡是別的女人所不敢和他舉動的，自己便都能够，何況還有物質的幫助，精神的安慰，疾病的扶持呢？則那人之於自己，終是最親切的人了。芝英這樣想着，便又稍稍地寬解，雖然並沒有恢復初時的心情。

保持着這樣的心情，芝英和吳杰便度過了漫漫的長夏。

暑期過後，吳杰的學校又開學了，但因為經

濟的不充足和擔負的加重，吳杰便不會繳納學費。直到開學兩月之後他依然沒跨過學校的大門。成天在公廨裏只和芝英擁抱着，很晚才起來，匆匆吃了早飯，又躺着睡了，而晚上也睡得很早，據他說，這種習慣是暑假養成的，而其中却有着特別的風味呢。

芝英終於醒悟得早，知道這樣下去，不會生出很好的結果來，便打起精神，重理舊業，又開始寫着稿子了。總因為荒疎太久，費了半天力才寫成短短一篇，而且，寄到報館，很久也不會登載出來，這樣的失望，又灰了她的心，稍稍放縱，又恢復他們白日睡覺的生活上去了。

一天，正是他們心境都不很寧靜的時候，雖然同在一塊睡覺，大家都默默不言，而又像都有許多話沒有人可訴說的情景，這時候，窗外忽然響着王孝明的聲音——

「快十二點了，還沒起來嗎？」

沉寂的空氣被打破了，大家心裏都覺暢快。吳杰趕忙翻身起來，一面穿鞋，一面說着：

「小王嗎，我就起來！」

王孝明進來時，芝英還沒起來只好裝着睡着了樣子，臉向裏邊。

吳杰叫她：

「她還不起來，不怕小王笑你？」

「我還怕我的小小弟弟笑我嗎？」她不覺撲嗤笑出聲來，翻轉身，用手伸出被外指着小王，說，「你說，你說，你是不是我的小小弟弟？」

「你本來是我的嫂子呀，」小王說着又在口袋裏掏出了一包花生豆，剝着吃。

「我是你姐姐呢，」她樂得兩眼眯了起來。

「我不幹，那你不是讓我上當嗎？」小王望了吳杰一眼。

「說我是你的姐姐我才喜歡，省得他（她指着吳杰）欺負我。」

吳杰正在低頭刷牙，這時掉轉頭來，張着滿嘴牙粉的嘴，說：

「誰又欺負了你呢？」

「就是你，就是你，我知道你的心！」看不

見面部的表情，芝英說完立刻就把頭縮進被裏去了。

而吳杰的臉上却紅了一會兒。

這一天，吳杰心裏終感到不快，誠如芝英所說的，她知道他的心。他并不怕她，但他對於她的『知道』却不滿意，自己心裏的事，沒有讓人知道的義務，而且事實上，誰要都把誰的心眼猜透了，又還有甚麼趣味呢。他對於她，在結合時，本就倉促一點，那時他心裏想，她，也不過是一個改良的土娼而已，而自己，公然就把嫖客自居。無論她之對自己，是否和其它的土娼一樣，因為結合太容易了，決提不起自己心裏的熱情。好在芝英的人既年輕，臉上也還漂亮，晶瑩的眼光中含有種絕大的誘惑的魔力，躺在自己懷裏，正如一個依人的小鳥，這樣才一直維持到現在。現在，在吳杰眼裏看來，芝英變了，似乎對自己漸漸不信任起來，那麼難聽的話竟也當面說出了口，這還不是自己一種絕大的侮辱？本來還正在流動而不穩定的吳杰的心，到了這時，更不能穩忍

下去，整天裏說不出一句話來。

局勢這樣支持着，匆匆又過了兩禮拜。在她，是無意地鬧着玩，而在他，却反而認真起來，在兩人心裏，平空地罩上層層雲翳，只是大家在口頭上都不說明罷了，不幸，這其間，經濟問題又苦了他們，芝英自然是沒有錢，而吳杰的境况也非常窘迫，先時大家和好，還能够甘苦共嘗，精神上的愉快恰填補了經濟上的痛苦。而今，各懷鬼胎，這經濟問題，却顯示出他們分裂的機兆。吳杰是常常計算着他們未來的這一天呢。

而芝英，則做夢也不會想到。成天擁抱着，生活也覺平凡，倒不如生出小小波瀾，也許可以改變一下，而在將來波瀾平靜，那種重新擁抱的滋味，她在此時也就能够猜想得到。所以，她倒願意在這波瀾多浸浮一會兒。

一天，王孝明的寓來了一個客人。那個客人開口便向王孝明說：

「我要走了：小王！」

「你要走，爲什麼呢？」王孝明很覺得奇怪

，奇怪的是這個客人正有了女人，舒服得很，不應該有這樣的舉動的。

「現在我把什麼事都看透了。」客人嘆了一口氣，「小王，你不明白，我也不用告訴你，反正你得知道女人是靠不住的！我自己又沒錢，活受罪。昨晚上得着家裏一封信，只兌了四十塊錢來，還說共產黨鬧得利害，以後恐怕沒有錢兌來了。我的朋友又很少，你想，我怎樣能夠維持呢？——」他略略地停了一停，又繼着說，「不管她的出身怎樣，總還對得起我，可是，我現在顧不了許多不能不把她丟下了。」

「你還給她兌錢來嗎？」王孝明似乎有這樣的希望。

「算了吧，一走完事，誰也不管誰！」客人笑了，王孝明不明白他這笑的意思是什麼。所以他又問：

「她不是你的 Wife？」

什麼 Wife 不 Wife，吊膀子吊上的姘頭，算得是 Wife 嗎？小王，你別這麼傻了。」

「那你真要走嗎？」並不是爲別人，自己先就覺得難過。

「誰還和你開玩笑呢？——不過，小王，我有句話得告訴你，我今天就要走，你千萬不要把我的事告訴她。你說你不告訴她，是不是？」

「不該告訴她嗎？」

「告訴了她就得打麻煩。」

王孝明覺得他自己今天說話也失了自由。似乎出了什麼重大的事件，臉色有點發青了。

「好，再見，我要走了，趕四點半鐘的特別快車，到了什麼地方有機會再寫信給你。」

客人走了，王孝明心裏便不安起來，在平時，能够在心裏掀動的只有考試時分數的多少和影戲院裏影片的好壞兩件事，於今，他才知道得更多了：知道人與人之間，還有這麼許許多多的……

正在呆着想，那客人又闖了進來，喘着氣：

「小王，我忘記了告訴你一句話，你千萬別把我要走的話告訴芝英，請你記着，再見！」

步聲又匆匆地走遠了。

小王幾乎要哭了，爲的什麼，自己也不知道，彷彿心裏有說不出來的委屈，這委屈，和分數不及格與乎電影片不好都不相干，總而言之，事實上總覺得難過。吃過早飯，他便睡了，在床上，他想到吳杰，他想到芝英，他想到吳杰和芝英在晚上一定擁抱着親過嘴，——像電影上一樣的親嘴。他又想到了電影明星：珂琳穆爾，李麗吉舒，賈波林，陸克，飛來伯——飛來伯像他們的體育教員。他又想到了他們教員，教英文的小白臉，教國文的老頭子，老頭子講書叫人瞌睡。——他便這樣昏昏地睡着了。

有人摸着他的臉，他醒了，是一隻冰涼的手，睜眼一看，却正是芝英站在他的床前。臉上冷冷地，微微帶着點驚慌。兩眼閃着淚光，彷彿剛才哭過來。叫醒了王孝明，便問：

「你知道老吳上那裏去了？」

他背上一冷，好像犯了一重公案。

「我剛一轉身，他就提了一支箱子走了。你知道嗎，他告訴過你嗎，他上那裏去了呢？」

「我不知道，他……」

「你不說，我就要打你了！」從他神氣上，芝英猜出他是知道的，還不等他說完，就在他臉上打了一下。

「你真要我說嗎，他到南方去了，四點半的車。」

芝英的臉色立刻變了，一把拉他起來，叫——

「咱們到車站上找他去！」王孝明看見她的胸間一起一落地正如電影女明星在演電影的時候一樣。

車到前門，望見站上的鐘已經只差二分便四點半了，芝英和王孝明的兩顆心都同時跳動起來。

跑到月台，月台上的人多極了，黑壓壓的一大羣。只看見人頭攢動。火車上也是一樣，差不多擠到一塊隙地也沒有，甚至於火車頂上也互相倚伏着一些旅客。芝英和王孝明像海底尋針似地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兩眼直向車廂搜尋，但已經走到靠近車頭的最前幾輛了，依然沒找到吳杰的踪影。

猛然間，芝英從玻璃窗上看到半個臉，那半

個臉正像她所急切要追尋的人，熱血一時沸騰起來，想從門上擠進去，可是，人太多了，一步也不能移動，只得退了回來。又掛念着火車開行時間已到，怕趕不上，像瘋狂似地拍着靠近吳杰坐位的窻子，尖聲嚷——

「吳……吳……」

不幸嗚嗚的一聲汽笛壓住了她的聲浪，車內的人，也許還沒聽出她的呼聲呢。火車驕動了，她心裏一酸，眼裏便流出淚來，王孝明扶着她，直看到火車轉出了城外。

兩人同回到王孝明的寓裏，但她一句話不說，剛一坐下又站起來，走了。

王孝明私自替她難過了好半天，想去勸勸她，似乎又沒有話可說，而且，自己的心裏也還在感着煩惱呢。於是又直悶到吃晚飯。吃了晚餐，總也忍不下，想到只有看電影之一法了。

看了電影，果然什麼都忘却，而且不知道忘却了多少天。

大概已經是深秋時候，樹葉都已乾枯，一陣

風來，便蕭蕭落在地上，作出沙沙的響聲。前幾天還在咕咕地聽着屋裏喂着的草蟲，現在已經死在籠裏了。王孝明，要不因爲天氣真有點冷，也不會把他的棉衣換上的。

「弟弟！」門外有人低低地叫。

王孝明開門，進來的是一位婦人，王孝明不覺叫了出來——

「你不是張……？」

那女人已不像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張芝英了；臉上黃瘦到快像死人，襯着頭上滿頭的亂髮，更覺可怕，身上穿的呢，還是上次送車時王孝明所看到的那一身，但是已經舊得不像樣了。

「弟弟，我已經一天多沒吃飯了！」撲在他身上，她便哭了起來。

「你能借給我兩塊錢麼？」她咽哽着。

王孝明一時說不出話來，他記起眼前的情景，正像他看過的一本影片。那影片，當時也使得他流淚，如今天一樣。

「吳杰走了，我沒有錢，我把他的東西都賣

完了。昨天公寓又停了我的火食，我到現在還沒吃飯呢。」

不說一句話，王孝明便跑在另一同廬的人那裏借了五塊錢來，向她說：

「你先用着，——姊！姊！」

七

「從此以後，」芝英幽幽地敘述出她的已往。已往是那麼曲折而悲哀，幾乎沒有使她說完的勇氣；但是，心裏却不像早先那麼傷感：已往毀滅了她的靈魂，失掉感覺；或者悲哀的享受太多，轉而平淡；所以，從她枯黃瘦削的臉上，我們只看到的一絲絲冷笑來。

張貴和黃金鏢，一個是靠着鐵欄，閃着驚奇的神色，驚奇於這位年青的女郎還有許多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個是坐在河沿的靠椅上，臉上沒有一點表情，閉着兩眼彷彿很留心地在聽長官的訓話。一時便都鴉雀無聲。

夜色包圍了大地，東西兩座城樓隱約地直立

在面前，正如入定的老僧。一顆光芒閃耀的星星已經遙遠地掛在西北天邊上了。一陣冷風，吹得枯敗的楊柳不住顫動。

「冷得很，我趕快說完了。！」芝英縮了縮脖子，提起精神，繼着說，「從此以後，我便像這些乾枯的楊柳一樣，沒有人再理會了，姓吳的不要我，公廨也不讓我住下去。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房住；我恨世界，我恨人們！我恨人們騙了我！我也就去騙他們，反正我是不要名譽的了！白天裏從單牌樓走到市場，又從市場走到單牌樓；有人要，你就和他睡一覺，找不着人，我就只好在天橋小棧房過夜了。人玩我，我也玩人，我便是這樣一個英雄！」說完了又哈哈地笑個不止。

「那您不想想您的前程？」停了一會黃金鏢才張眼這樣問，不像個大兵，倒像個哥哥對於他的小妹妹呢。張貴也似乎有同樣的意思：雖不言語，也把眼睛望着她。

女人像受了感動，不得已地說——

「可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沒有錢！」

這句話果然是個重大的問題，空氣又立時沉靜了。在黃金鏢的腦筋裏。同時湧出種種不同的意念，他佩服她，他佩服她是個英雄。英雄不一定須有這樣的條件，而黃金鏢則以為她正合於他所想像的英雄的條件的。於是英雄惜英雄的觀念，立刻激起了他的義氣，他想他應該幫助她。她要的是錢，只要有錢就好辦了，但是錢從什麼地方來呢？自己又不覺躊躇起來。鈔票，洋錢的影子倒在他眼前流動，然而摸摸口袋却只有還是只下去借來的幾塊大洋。他希望這幾塊錢加多，像一家銀行，——便彷彿聽到銀行裏的數錢聲——或者像家錢店也好——便又彷彿看到錢店裏的毛錢票。毛錢票，大洋錢，錢店，銀行，他猛然想起了一點主意，站了起來，繃着臉，問芝英：

「有了錢您真有辦法嗎？」

「那是自然。」

「有什麼辦法呢？」更進一步。

「我要到南京去找姓吳的——小王告訴我他

在南京總部裏作事——我要找他賠我的名譽！」

「好，就這麼辦！打明兒起，咱們天天吃晚飯的時候在單牌樓見一面，只要三天，碰運氣，給您湊幾塊錢吧！」

張貴隱隱約約地看見他的臉色，不覺吃了一驚。

「其實我也用不着去找他，也不願意拖累你，老總，我謝謝你這番好意。」芝英雖然猜不出他的用意，却也不願意領受他的厚情。

「姑娘，別見怪，您不聽我的話我倒不高興？——英雄，大家要有義氣。」黃金鏢又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咱們走罷！」他招呼張貴。

「你不把那幾塊錢給她麼，剛才說好了的」？張貴隨着他走，忽然想起了似的問。

黃金鏢便站着掏口袋

芝英紅了臉，只推辭：「那是開玩笑的」。

黃金鏢的手便又退回來了。在分別時，只說了一句——

「姑娘，不可失信，我等着您——」

芝英在第二天晚上果然又在單牌樓會見黃金鏢。在她，本是無意的，她並沒有特別去尋找他的心，他昨天向她說的一片熱誠的話，她早就忘了。人世的同情，煖不了她僵冷了的心；何況黃金鏢的境地，她也猜想得出呢？即不懷疑他，而對於每月只有八元餉糧的大兵，在情理中，他自然是不能爲力的。這樣，她還敢有什麼希求？

倒是一見了面，她又才想起昨晚上的他沉着的臉色來，微微抬眼，向他凝視，而他的臉色更覺得森嚴可怕了，不發一言，只向她點頭示意，便轉身走。她明白，跟着走去。繞着灣穿進一條胡同。前面那人便放輕了脚步，挨近身邊，芝英清清楚楚地覺得一個紙包塞到自己手裏。那人轉身便走了。懷着一半遲疑，一半驚詫的心情的芝英，敢於打破一切拘束而玩弄所有的男子的芝英，此時也不覺得張皇起來，進退兩難，閉嘴結舌，似乎有點不知所措。

在客棧裏偷偷的打開了紙包，真嚇人。大洋

，鈔票，毛錢票，銅子票都有，總共合計，不下四十塊錢。她的心跳了，氣促了，臉上也發熱了，她明白這錢的來源，她更猜到這錢落到黃金鏢手內時的可怕的情景。「呵，還有張貴呢？」她猛然想起今天沒見到張貴，一點影子便爬上了她的心：「莫非作事不乾淨讓人抓去了？」週身的汗毛立刻豎了起來，這不算多慮，簡直是勢有必至呢。她推想，推想他們的過去，打進了一家門，搶着了這些東西，或者殺死了幾個人，而張貴，便在這時被人殺了或抓着了。黃金鏢才獨自逃了出來，把東西交給她。現在禍根已來到她手裏，四週的空氣都造成了恐怖，打了個冷顫，眼前彷彿就有人來把她圍住了。覺到自身的危險，便決定趁早離開此地。蓋上了屋角的破火爐，芝英便倒下睡覺，思潮又浸蕩着她，依然不會合眼。替張貴傷心，替黃金鏢危險，又替自己發愁，兩三日以來，這算是憂愁第一次侵襲着她。已冷的心情被黃金鏢的熱腸喚起，各種感情，又都激動着她的胸懷。

清早起來，走過幾條大街，設法把銅子零票換出，買一床棉被便跑上車站，那時離八點三十五分的車還差大半點鐘呢。等着無聊，隨手買了一份日報。

直使她驚得發呆，「社會新聞」上面竟登載這樣一餘新聞——

臘鼓聲中，錢店被劫！

損失款項四十餘元

密探偵捕已得其一

德勝門內，西海南河沿，東興和油鹽店，兼代兌換銀元。掌櫃陳秋海學徒聯陞同住店內。昨日清晨，聯陞正在開門之際，突撞來短裝二人各持手槍威駭，禁勿聲張。一人入內，并將陳秋海喚起，迫其開櫃，搶去所存之大洋八元，鈔票二十三元，毛錢票三元七角，銅子票二百餘串，聯陞當時已噤不能言，僅陳秋海俟二匪去遠，乃向本區報案，內右四區長以關係地方治安，甚願認真辦理云。又訊，該二犯中之一人，已由偵緝隊於昨晚

捕獲，且聞係某營兵士，刻正嚴訊中。

駭人的消息，吸住芝英的眼光，一時引起了親切的同情，對於那爲她而違犯法律的人，正如家人似地(或者說正如她丈夫似地還更妥洽些)替他傷心呢。自從幾次受了社會的愚弄和凌辱的芝英，在心裏，已覺着沒有值得使她流淚的人了。論關係呢，和一切的人都是一樣，沒有厚薄。吳杰佔有過她大半年，而達到與吳杰同樣目的的人更不知有多少，雖然時間是不免稍稍出入的。現在，吳杰給予她的印象，也只有使她憎恨了，何況於還不如吳杰的人？何況於不如吳杰，而又是一個遭人咒罵的大兵張貴？爲了張貴而傷心，爲了張貴而流淚，這於芝英，真可以說是一種平凡的奇蹟了。

半年來死灰的心情，這時才又悠然悸動，追溯這變化的原因，不幸便形成了今天登在報上的結果，伏在車窗上，望着月台之外的一列城牆，幻想到在這一列莊嚴的城圈裏，正有人爲她而受着法律的制裁的情景，那一定是在一間黑暗的牢

獄裏，挨着冷，挨着餓，一點不得自由，有時還得遭受獄卒的欺辱，那人便是她心愛的——她忽然竟想出一個這應親切的名詞——心愛的張貴！

煩惱的心情，使她不能寧靜下去，想到張貴，又想到黃金鏢，黃金鏢該會藏躲吧，她默默地希望他也走上張貴的命運。自己呢，總算躲脫了，然而一轉想到別人爲自己的事而遭了危險，自己倒反先躲起來了，良心上似乎又過不去。轉去吧，事情已經做過了，轉去也無益；不轉去吧，而眼睜睜的看着別人吃苦，倒又是於理不合哪！

她極力地別住腦筋裏的思潮，想把自己從煩惱裏面超度出來，輪着眼光四處望望，車上已經擁擠得不堪，座位自然早已沒有，而且車廂裏也沒有插足之地了。月台上擠滿了人，一個個和車裏的人談着話，爲了離別，大家都似乎還在擦眼淚呢。只有芝英沒有人來理會，其實，她也不願意有理會她的人；自從看到報上登載着的消息，心裏便不免懷疑，時時有着怕一下被人發覺的憂懼，假如有人多看了他幾眼，無疑地，便不自然

地不安起來。但在這時，一想到自己連親人也沒有的境況，却又急切地盼望着有誰來和她說兩句話了。

在這世界上真有誰可以和她說兩句話麼？芝英自己知道是沒有的，然則這樣地遠行又是爲了什麼？偶然想到這個問題，自己便也解答不出。她此次惟一可找的人只有吳杰，可是吳杰已經是拋棄過她的人了，除非他愛惜名譽和她重好，否則又有什麼法子呢？而且，如其它的事物一樣，有了一次裂痕，怎樣彌補，終非完璧，就再同居，又還有多大的趣味呢！——找着了，有問題，沒找着，也有問題。問題，問題，芝英對於一切都成了問題，而自己又沒有解答的能力。

懷着渺茫的希望，困頓於疲勞的旅途中，在塘沽上了海船，在上海又換了火車，終於在一個淒冽的寒宵達到了首都的南京。

在黑暗中坐着車子進城，尋問靠近總部的旅館，便在花牌樓的集雲棧住下。

芝英到南京來的唯一目的是找吳杰，所以一

到旅館便給總部參謀處打電話，打聽有沒有吳杰教官這個人。幸好接電話的人還很和氣，替她查了半天，說是有倒有的，可不知住在什麼地方，如果真想見面，最好明天七點鐘能來一趟。

「七點鐘？不太早麼？」基於自己所知道慣例，芝英恐怕聽錯了，又這樣反問一句。

「不，不，這裏都是七點鐘辦公，你記住好了。」

這樣的消息，於芝英總算是順利的，吩咐茶房，明天在七點鐘以前叫她，又默默地把見着吳杰時應取的態度略略計劃了一下，終於因為身子支持不住，便早早地睡了。似乎前途發現了光明，這一晚，出於意料之外地熟睡了一夜。

第二天被茶房叫起來，洗了臉便坐車到總部去，沿途的生疏的街景，也沒有注意察視的心情，只感到映入自己眼裏的事物，除了鮮明的青白兩樣色彩而外，只有破濫與污穢而已，即是最高機關的總部，也還是因為看了門外掛的木牌的原故才認識出來。芝英下了車，走到門外衛兵面前，很和氣地說明了來意。

「到裏面傳達室去問吧！」衛兵用手指着門內左方的一間小房，向她這樣回答。

傳達室的工友（這是南京對於一切職工的稱呼，也就是革命之後他們得到的唯一報酬。）讓她寫了名字，又把她招呼到一間會客室，請她等一等。但在她第二次見着他時，他手裏依然帶着她寫名字的紙條。他向她說：

「吳教官出去工作去了。朱教官說他是到蚌埠，也許半月後可以回來！」

自始至終，芝英從沒料到這一步。雖然着急，但靈機一轉，又怕是吳杰借此不願見她，所以又問一

「他真是出差去了嗎？這朱，誰？——朱教官是什麼人？」

「朱教官是他相好的同志。」

「那就再勞駕勞駕，請你請朱教官和我談談吧！」芝英向他要求：「我是吳教官的太太，老遠跑來找他，却不想撲了個空！」

總算是革命政府之下的地方，在芝英看來，

工友的確沒有北平那麼勢利，一轉身他又拿着字條進去了。

同着他走出來的是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穿着一身黑呢的中山服，腰際捆着一根皮帶，臉很瘦削，戴上一副大框子眼鏡，但神氣上似乎又并不近視眼。一走進來便直呼着「張同志」，伸過手來，想和芝英握手。要不是芝英對於男女已經泯滅了關念，則一定還會手足無措呢。

工友退了出去，朱教官一面招呼芝英坐下，一面直着身子，問：

「同志是——是——吳同志的夫人嗎？」

「是的。我就是來找他的。」心裏正在盤算着怎樣的向他開口請他設法的話呢。

「這倒沒聽吳同志說過，那人似乎很注意於她的話，又不住地向她打量着，「是真的嗎？」

「那自然，不過，我這次來，是自己來的，恐怕他沒想到告訴給人。」芝英對於那人的再三探聽有點不滿。

「是，是。可惜吳同志到蚌埠去了——」

「這就是我請見先生——同志的原因，她搶着說，「我這次來……很不……不寬裕……自己覺得真不好再說下去。」

那人似乎已經猜出她的心意，沉吟一下，決定的說：

「同志是不是旅費不多？這倒沒有什麼。不過，我和吳同志是好朋友，也請你同志不必見外，我的意思你同志何不找點工作？好在這裏正差人。」

「怕不容易呢？」對於意外的消息，芝英當然不敢就相信的。

「那到沒有什麼——有的苦於找不到工作，有的也還苦於找不到做工作的人呢。同志的字寫得很好吧？」

「在北平我還常常作文章在報上發表哩！」爲了希望的實現，便不覺很驕傲地說出了這樣的話。

「這就好了。請把住址留下，一兩天事情辦好了，我再來和同志談談。」朱教官說着便站起來，忽然想起，又問：「同志領有黨証嗎？」

「哦，這到沒有，怎麼辦呢」？芝英心裏着慌起來。

「沒有關係，我都替同志辦好了。」

「那真是謝謝先生——同志，吳杰回來後再來酬報。」芝英覺得自己的話並不失禮，而那人似乎不以爲然地說：

「革命家不應該說這話的。——好，再見，不送了！」

八

政府是革命的：有革命的主義，有革命的理論，有革命的行動，有革命的精神，有革命的宣傳，舉凡穿衣吃飯，做官發財，一切一切，一切一切，無往而不加上革命的頭銜。至於，或者說他們的思想或行動，還在『不革命』與『反革命』之下，則就算大逆不道了。因爲『革命』是專有名詞，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呢。所以，在政府之下的一切行爲，據他們在內面的人都說是『革命』的，當然就可以深深相信而不必懷疑的了。

隸屬於政府之下的則有總部。總部是管理軍事的機關，而又是手創政府的嫡系分子所主持。其內部，革命的空气尤其十足：每天辦公之先，講黨義，下體操，在禮堂行禮，稍稍表示不敬，便記大過，甚而至於開除，開除便是對於不革命的懲罰。雖然也不少割到拿錢，坐領乾薪的怪狀，但那些都是小事，只要口頭能够大呼兩聲『同志』似乎便沒有關係的。

『同志』就是自己的護身符。

真算平等呢，在總部裏也有處與科等的分級，此外還附屬有教練團或什麼政治班，而見面時則都稱「同志」，不分上下。想想這樣的情景，不是很革命的了麼？如果一定要說對着高級工作人員而說「栽培」「侍候」等口頭語是不對的話，則這人也就不免過於挑剔而不顧大體了。

謝謝朱教官力量，芝英得在總條裏，補了一名書記，那時候，總部正在招考這種人，名額只有五個，而報名到過了一千人。偏偏朱教官又是一個主考，一千人的卷子那有閒心看呢？我們的

朱教官是有更大的工作的，就是沒有工作也只應該陪着女同志們玩玩，實行『革命不忘戀愛』的主義，看別人的卷子，的確是沒有多大興趣的事呀。而且，自己因為太革命了，對於文字，素常就不大留心，現在要看卷子，簡直不是人幹的，朱教官心裏老不痛快，現在趁着機會，倒不如送個人情把芝英取上了，其餘再馬虎虎的弄上幾個，也就完事。一來，自己少麻煩，二來，取了個女同志，大家都會喜歡。再說，關於自己對殷同志的進行，也不是沒有幫助的呢。這樣想着，臉上不覺微笑起來，而不幾天，芝英便天天在總部裏面出現了。

對於芝英，在總部裏能夠和她見面的人的心裏，總算歡迎的居多。她是年青姑娘，雖然臉上因辛苦的磨練而枯黃一點，但她的身材，她的風韻，終是能夠使人傾倒的。她沒革過命，而她革命的行爲作得太多了，見了異性誰有她那們闊達不拘呢。就憑這一點，便可以叫那一般做革命夢的人在夢中也有心癢難熬的時候。

「比殷麻子強多了，」都這麼肯定地批評。

「何況殷麻子是有主之物了呢！」這樣說的人是覺得他他自己對於芝英也不無希望。而他還不知道她已經向朱教官聲明了她是吳杰的太太的話哩。

的確，在這一部份人裏，在芝英未來之先，在女同志方面，只有殷麻子一個人。不是大家覺得女同志太少，面子上是不光采的事，而最大的原因是在那一個女同志已經有兩個人在競爭着了，再加上去，似乎也沒有勝利的可能，而且大家又還傷了感情，所以，只有希望另外多加添些人，加添到各得其所的限度。這次雖然只添了一個張芝英，而每人都覺得自己已有希望，無形中，目光便同集中於那一點。

而在芝英，這樣的情景，還是在認識了殷麻子之後才發覺到。殷麻子名慧芳，這是芝英當面問出來的。因為在那一些人裏，當面都叫她殷同志，背面都叫她殷麻子，其中始終叫她作殷同志而不分當面與背面的。則只有朱教官一個人——

從這一次，芝英已經大概明白了他們倆中間的關係——但無論「同志」也好，「麻子」也好，而她的真名因此埋沒而不彰的不幸，也就沒人理會到了。短短的身材，臉上雖不秀麗而顏色却很白淨，在白淨中疏疏落落地顯出幾粒白麻子，其實，不留心也不容易看出來，而大家一定要以「麻子」名她，其間不無少許冤枉。何況她的眼波特別流動，流動到使兩個以上的人都受了她的誘惑呢！

自然，在習慣上，張芝英和殷慧芳更容易熟識些。在總部裏互相談笑，回到旅館也時常往來；還不到一禮拜，秦淮河邊，光明戲院，都有過她們的足跡了。可是形迹雖是這麼接近，而兩人的談話，却還離不掉普通客套的虛文，在芝英是自來冷淡，別人不說話，自己寧願沉默的好；而在殷慧芳則似乎有什麼難言之隱，當了芝英的面便不好說出來了似的。

舊曆除夕的下午，大家都無聊地坐在公事房裏，對於明天放不放假的問題，便一時成了討

論的重心。據政府的意見，舊曆已經廢除，明天決不放假的；但有一些要人都往上海跑的事實，則這所謂不放假也僅限於下級工作人員。下級工作人員也是人，人都有個心，每個心都有感覺，——感覺刺激着心，心在人肚裏跳，人便用嘴嚷出了，被感覺刺激的他們，由心的跳動而發出了意見——

「不管放不放假，我明天反正是不能來的！」這是表示英雄氣概而實行他革命的行為。

「要辦公就大家都不准走，要人可以到上海玩，我們就不可以到夫子廟玩嗎？」這是表示不平。

「明天誰都不准來，誰來誰就是這個。」說着曲着手指，手心向下地在桌上爬動着。大家都笑了。

「對，對，我贊成！」

「表決，表決，要一致行動，有反對的沒有？」

「我反對！」人叢中露出了一聲怪聲。

「誰？」大家都吃了一驚，掉過頭去。

「我反對明天來的人！」緊張的空氣立刻和緩了。哈哈地笑聲又繼續着。

雜亂的聲音，一時都發出了。

殷惠芳偷偷拉了芝英一下，送個眼風，便走出來，芝英跟着。朱教官又在芝英後面跟着，衆人的眼光也都一齊跟着。過後，每個向地板上吐出了一口涎沫。

芝英和殷惠芳走在一塊兒，朱教官走在殷惠芳身邊。她向芝英提議：

「明天是不用來的了，我們想法玩一天罷」！

「好極了，我請你們到安樂酒店吃早飯，」芝英還沒說話，朱教官便搶着這樣說。

殷惠芳瞜着眼等芝英的答覆。

「不敢當，還是我們合夥吧！」

「那你就是瞧我不起了」。朱教官的臉上好像非常的難過。

「好，就這樣辦吧，明天早上我在旅館裏等

你。」殷惠芳算是替朱教官解圍了。

芝英也不好過於推辭。

自從到總部，芝英對於吳杰的消息也非常留心，不是留心於吳杰的安全和危險，但在她心裏，總覺得和吳杰的關係不同。好像他們兩人的關係，非見了面不能解決似的。自然，她也知道，見了面解決，於她並沒有多大的好處，然而，她可總望見着他。年頭節尾，最容易引起人的感喟，芝英也是一樣：她想到在北平的困頓中，不想遇着了張貴和黃金鏢，才得跑到南京來，到了南京，又遇着朱晦明（這是朱教官向她自己介紹出來的），才找到了吃飯地方，總算天不絕人，不至於再在南京流落了。但是將來又怎麼辦呢？找吳杰，吳杰是個甚麼樣的人？她想着，越覺得不快起來，以至於吳杰在北平待她的情形，後來每次肉體上所受的凌辱，公寓掌櫃的面孔，聶君媛等的反面無情，又一幕一幕的映過了。……躺在床上聽着隣居囁嚅的聲音，她不覺對於南京的旅館生涯也引起了激烈的反感。輾轉了一夜，直到

天明，才昏昏入睡。

起來時已經快打了十一點鐘，怕遲了匆匆洗完臉便去找殷惠芳。殷惠芳一個人坐在房裏，早就打扮好了正等得不耐煩，一見了她直嚷——

「怎麼這時才來！」

「昨晚上失眠，睡晚了，對不住得很！」她只好這樣道着歉。

「老朱也還沒來，又不知道幹什麼去了」？殷惠芳流動着眼光，又鼓起嘴。

「你問誰，你自己應該知道吧！」芝英笑着，無意間便說了出來，後來失悔，可也沒法子了。

然而殷惠芳毫不在意，只說——

「我怎麼知道，我和他並沒有關係呢！那像你和老吳，是老夫妻，才會知道的」。

芝英的臉上不覺紅了。

「還害臊麼？是老夫妻呢？不過，芝英姊，我告訴你，老吳可不老實，你以後得多多管教他，不然，你就會吃他的虧了。」停了一停，又才

繼着說，「反正男人都是這樣的。好在我小心……」這句話終沒有說完。

芝英也似乎不好再問，大家的說話便轉到別一方面去。十一點過了，十一點半過了，十二點過了，她們所期待的人終於沒來。肚裏自然有點餓而最大的困難還是在兩人的說話再也不能繼續，無論怎樣總找不出一句來說。殷惠芳無聊地來回在屋裏走着，不時又向門外張望一回，而芝英則腳踏在火盆上，用鉄箴子撥着火盆四週的灰，肚裏空空的，一陣一陣地喝着茶，空空的肚子，全被茶水裝滿了。

而朱教官還是不會來。

「混賬東西！」殷惠芳不覺得狠狠地罵了一聲。

恰巧，朱教官的身子便應着這一聲而站在她們的前面了。發着急，四處張望，說——

「你們等久了，快，快，先去吃飯。」

芝英沒說話，殷惠芳更覺得難以爲情。

在安樂酒店自由廳的一間雅坐裏坐下，趁着

酒菜還沒擺上來的時候，朱晦明先向外張望張望了沒有人，才低低向她們兩個說——

「真把我急死了！你們知道麼，前線的消息不很好！上頭有命令來，叫一禮拜內再派十個人去。清早，總部的人便來找我，商量這件事。惠芳，我這次是要去的！」他喪氣地向着殷惠芳，又轉向着芝英，「張同志，吳同志怕一時也回來不了！」

三人都默默無言，各人在想各人的心事。

酒菜來了，他便舉起杯子，招呼一聲「請」，自己就喝了一大杯，然後復又誠誠懇懇地向着殷惠芳——

「張同志不是外人，——老吳已經沒有資格，——趁這工夫解決吧，你能够答應我麼？」

芝英雖然不很了解，但也聽得出一二分來，自己沒法，只低頭吃菜。菜的滋味和朱教官的話中的滋味，同時在嘴裏咀嚼着；再印証到殷惠芳在旅館裏的話，芝英發現了其中也有吳杰的關係在。越想越亂，越亂越想，結果，菜也一點吃不

下去了。匆匆咽下一個包子，便站起來，告辭走了。

獨自思索了半天，才猛然想起朱晦明之所以要在總部替她幫忙的事來。他不過借機會想讓殷惠芳知道吳杰是已經結了婚的人而已。而這消息必讓殷惠芳知道，則吳杰之於他們中間，大概也有着同樣的關係吧。找出了原因，芝英便替自身危險：吳杰這人真是靠不住，在北平把自己騙了，丟下不管，現在又來騙人，幸好讓自己來替他揭穿了，這樣的人，自己還希望同他和好麼？而且，這次吳杰失敗，和自己決不干休。朱晦明能够把自己取進總部，吳杰和他有同樣的地位，他未必不能把自己從總部裏擠出來？……………想到這未來的情景，芝英又不覺愁悶起來了。

果然不出她的所料。朱晦明和殷惠芳訂婚的消息，不兩天就傳遍了那一部份人的耳中。

這在芝英是早已想到，不足為奇；而在別的一些人間，則認為是一件可驚的事。據他們過去所知道的，朱晦明和吳杰同時進攻殷惠芳，而在

殷惠芳，則對於朱不如吳，顯然的朱於失敗方面倒是頗有把握的。其後，吳奉命去蚌，朱才借着機會努力進行，但按情形說，也不能因此而就會成功哪？即說是可以成功，也不會就這麼快呢？

雖然說是『革命不忘戀愛』，而在一般人，戀愛總比革命有勁些。對於前方的失利倒很少人注意到，而對於朱教官的勝利却反引起了全體的刺探和討論了。

我們的朱教官初時是笑而不言。

後來迫不得已，才簡略地宣佈了這樣的秘密——

「老吳，他配麼？結了婚，又來騙人！你們看，天天來我們這裏工作的張芝英同志就是他的夫人。總理有靈，讓他自己丟臉！惠芳說，她早知道他不是個好東西；說她對他如何如何如的話，都是外面的謠言——他配麼？他已經結了婚的！」

秘密揭穿了，大家都感到索然寡味，而尤其使他們喪氣的，則是更知道了芝英是吳杰的夫人。在先時，以為大家有分，誰知又是一場空想！

這和已經弄到手的東西，又被人家搶去了的事，不是有同樣的難過麼？心裏難過，嘴裏也不便表示出來；而可以表示出來的，也就不過一些對於朱教官零碎的譏諷——

「哼，也算是戀愛！」

「那算什麼，送我我還不收呢！」

「老吳真可以說是失敗於『夫人』之手了！」

這些話，芝英偶然間也聽到過。她擔心她的預料會一步一步地實現出來，而結果是把自身陷於絕大的危險。她躊躇，她考慮，終於失了主意。

幾天過去了，朱晦明便來和她告辭，托她招呼殷惠芳，並且說他到蚌埠，一定會叫吳杰寫信回來。

「你別告訴他吧！對惠芳的事，他完全吃了我的虧，他要知道了，不把我恨死就算好，還會寫信給我嗎？」芝英含着苦笑說，然而幾天來的積鬱，借着這麼吐了出來，心裏反而痛快得多。

「我真謝謝你，」他向她鞠了一個躬。「他不敢和你爲難，有我在，我會幫助你的！」

「你們是好朋友呢。」

「你不信，在現在，我對於老吳真不滿意，像她對你的舉動，還算得是一個革命家麼？不說私交，爲了正義我也該幫助你。張同志，老吳算得什麼，請你放心吧！」

聽了這樣的話，芝英心裏自然更安慰了許多。所以在朱晦明動身那天，她還高高興興地和殷惠芳一同到浦口去送來呢。那時他又把殷惠芳再再地交給了她。

九

朱晦明教官和他的同伴們一塊兒到了蚌埠，下得火車，已是向晚時候了。蚌埠全市沉埋在黑暗裏，遠遠看去，滿市燈火和天邊的寒星一同閃耀着，只感到蕭瑟與嚴肅，至於空氣的緊張，好像還看不出來。先到舊將軍府見了司令。朱晦明便轉到南山的軍營去找吳杰去了。

「你們這一趟算是白來了，」大家一見面，吳杰便向他的朋友報告消息，「前兩天倒是危險，現在已經沒事。飛機一來，在歸德扔幾個炸彈

，在亳州又扔下幾個炸彈；那邊的軍隊早跑個乾淨；大頭們都躲在黃河南岸的山洞裏。還要你們來幹什麼？」有勁地敘述着，靠在屋角的行軍床上的吳杰，所知道的自然比官方的消息還詳細得多。

「那也好，借機會出來玩玩，」朱晦明這樣安慰着自己，其實，也正合了自己的希望，誰又願意去打仗呢。

「南京有什麼消息麼？」吳杰又這樣問。提到南京，臉上也閃出了想念的顏色。

「多着呢——還有個來找你的人，——你猜是誰？」

「我那裏會知道？」

「姓張的，叫什麼張芝英，一個女士。」朱晦明故意鬥着說。

「原來是她，我在北平認識的朋友，」吳杰的臉先紅，態度也不自然起來，「她同你說了些什麼？」

朱教官不覺撲嗤一聲，笑了出來：

「她是你的太太呢，什麼事我都知道了，你還瞞我幹什麼？她現在在總部裏當書記，和惠芳常在一塊兒，這些話都是她親口向惠芳說的，惠芳又告訴了我，在我們訂婚之後。」特別是當着吳杰的面，朱教官更表出他的得意來。

「你和惠芳訂了婚？」吳杰似乎很擔心地問。

「當然哪！」

「那到該給你道喜呢。」馬上又自己鎮定，彷彿亦不算什麼；然而朱教官看得出來，吳杰的臉色十二分的難看。

也擺下行軍床，朱教官便和吳杰睡在一間房裏。受了半天火車勞苦的朱晦明，一會便睡着了，但在他入夢以前，他隱隱約約地聽到吳杰在床上翻了幾次身。

第二天起身時，吳杰已經出去，直到吃中飯的時候，方見有兩個衛兵進來收拾他的行李。據他們說，吳教官奉了司令的命令回南京去了，行李是等下次車就要搬走的，這下，朱晦明才明白

了吳杰早出的原因，同時回想到他昨夜頹喪的神氣和一夜沒睡覺的情景，心裏莫明其妙地感到種滿足，由不得哈哈地笑了起來。

一個人吃完了飯便開始和殷惠芳寫信，報告她此行所見到的一切和吳杰南歸的消息，要她和芝英都要小心，怕暗中會吃他的虧呢。這封信足足寫了三個鐘頭，又從頭看了無數遍，直到打過了五點鐘，才交給衛兵寄出去。

惠芳接了信把給芝英，那時芝英已經和吳杰會過面了，而實際上的情形和晦明猜想完全不同——

吳杰一見芝英，便極力懺悔他過去的一切，他說他當時實在是因為經濟的壓迫，才私自走了，原想多弄點錢之後，再打電到北平去接她。現在剛弄到這教官的事，恰巧她倒來了，倒省了許多麻煩。

「那你幹嗎那時候不先和我商量一下呢？」對於他的解釋，芝英是絕不相信的。

「你說這樣的話！我來問你，要是我那時向

你說了，你還讓我走麼？」

「你又替我想想嗎，我怎樣地維持我的生活呢？」不是傷心，然而芝英偏偏說出這樣的話。

「這是我的錯，應該請你原諒，現在不用說了，你自然是受了很多的苦了」。不敢追問她在北平的情形，怕那樣更暴露了自己的罪惡，而在另一方面，也決沒想到芝英過那種非人的生活，在他腦筋裏，也不過以為是很苦就是了，所以，還自己陪了許多小心。

芝英接觸的人太多了，對於吳杰，也和其它的人一樣，決不相信他。而尤其是知道他和殷惠芳的關係之後。按普通的情形說，他既把她拋棄了，再來重好是很不容易的，何況他還正愛着別一女人？又何況他對於別一女的失敗，是由她而致？則他之對於她，不給與一種絕大的侮辱，已算萬幸，何至於還來向她懺悔，求她原諒呢！芝英想得到，然而事實如此，也無法解釋，細細觀察他的行為，似乎又出於本心：他的態度是那麼懇切，懇切他供出他自己一切的情形，他願意重

新作人。「浪子回頭」他常常自己比着自己，「事實自然可以替我作証」。果然幾天來，他都一絲不變，態度并不拘束，神色也不忸怩。在屋子裏有趣味地和她計算着將來居處的問題；同她出街，一會見人，便舉手介紹，很得意說：「這是我的內人！」

芝英解不開便也放下：本來人生就是奇怪的，又何必儘去推敲呢？只是得到朱晦明的信時，心裏才又沉疑了一次，但總因她的性情不很果斷，經不得吳杰再來和她熱烈地談一次話，便又擱下了。

吳杰提議找房子，便在北門橋唱經樓租了一個小院，一共三間房。這樣的房屋在南京是不容易找到的。高高興興搬過去了，這樣，芝英和吳杰又恢復了在北平時同居的生活了。

然而同居之後，芝英便漸漸地感到吳杰對於自己加了種壓力，這壓力，自己又說不出來，吳杰對着人，總表示和自己非常親熱，常常得到別人「難得的配偶」的稱譽，而一轉身便又好像變了

，話也不多說，一臉威嚴的氣概，忽然從他臉上散佈出來。

在一禮拜之間，芝英便發現吳杰對於自己措施失度而讓自己不快的兩件事：在先，吳杰絕對不主張用人，原因是用人太費，收入太少應該自己耐點勞，於是洗衣作飯，以及於家庭間一切瑣事，都要芝英親自整理。早上忙着起來，掃地燒水，過後才到總部，中午匆匆作了飯又要去到五點鐘才回來。一點不能休息，又要洗衣服和作其它的事務了。忍耐，忍耐，芝英始終這樣忍耐着。其後，吳杰沒得着自己的同意，便向總部把自己的事辭了，他又說這是他的好心，她的事太忙，那裏還有工夫去工作？再說，自己雖然窮，也還不在乎這三幾十塊錢，倒是辭了讓她在家裏作事還清閑些。於是她就只有成天到晚守在家裏，一步大門不出。她覺得吳杰這樣地對她太不合適，怕費錢不僱人，又白白地把自己的每月幾十元錢斷送，而且還不徵求自己的同意，那自己又那能容忍呢？

振起她已灰的雄心，鼓着她玩弄男人的氣慨，要對於她平日所受的壓迫反抗，她扳着面孔質問他：

「想想，你怎麼這樣地欺負我，什麼事也不徵求我的同意？我沒賣給你，我決不受你的命令！」

「我這是爲你好呢，又要上衙門，又要理家務，不是太苦了麼？我這是在替你想呢！」吳杰便這樣辯護着。

「這爲什麼不僱老媽子，我賺的錢還不够來開消一個老媽子嗎？」

「反正我不願僱老媽子呢！」

「還有別的理由嗎？」芝英簡直不能忍耐了。

吳杰遲疑了一下，才說，「沒有了，好人，你是我的太太，像這樣的事你應該讓着我！而且，讓自己的太太去作事，叫我多難受！」

「應該讓着你？我沒有那種義務！」芝英滿臉漲紅了，顫抖着，像一個炸彈馬上就要炸裂出

來似的。

「這於你是沒有什麼好處的，芝英，那個朋友不知道我們是夫婦？決裂了，甚而至於離婚，對於你的名譽，對於你的前途，至少，你要受着很大的打擊。犯得上嗎？爲了這一點點的小事？」

幾句話像一把鋒利的刀，直穿進芝英的耳裏。那是事實：自己的一生，完全要倚賴着吳杰，就是上次找到的工作，要不因爲吳杰的關係，又怎能够弄到手呢？舉目無親，除了自己的身體，沒有一樣東西是自己所有的，果然和吳杰決裂了，於自己又有什麼好處？要他賠償嗎？又賠償什麼？明知他對於自己並沒有真正的感情，偏又抓不着他的錯，結果，還不是只有自己吃虧。

芝英這樣推想着，不得已，只好把一腔的怨氣忍了下去。

從此局勢便有了顯然的劃分：在芝英是步步忍耐，完全變成了一個容忍的人，像中國從前很多受着丈夫虐待而認爲是應當的賢妻主義者樣的女人，再想找我們看到的北平市上玩弄着男人的

芝英，已經不可復得了。大概人類在有了希望時也便失掉了自由，因為想希望的實現，許多地方，便不能不去曲就別人了。芝英到了南京，希望之花又重新在她的眼前開放，對於事實上最接近的吳杰，自然不敢十分得罪他；有時還不免安心討他的好；比了在北平的毫沒一點希望的境況中，反而不自由得多了。而吳杰呢，却更進了一層態度：在朋友面前極力地表示着親暱，那種親暱，可以使芝英掉下淚來；而一背了人便把她當成使女或者僕婦——雖則在革命政府所在的地方，沒有使女或僕婦等的稱謂，而芝英所處的地位，正有如這樣的人——他的態度，他的言語都含得有種威力，芝英不能不服從，也不敢不服從。

譬如說吧，有時還不免突然生氣：

「今天的飯真難吃極了！」

「下次小心做好一點！」芝英便要道着歉。

「哼，作好一點不是大家都吃得更痛快麼？」

或者穿着芝英洗好的衣服，吳杰往往也囁咕着：

「真倒霉，一件乾淨的衣服也穿不着！」

「南京的水不好，洗衣服也只能洗到這樣。」

「這是你的理由，我沒聽說過！」

如果在外面感受了不快回來呢！

「唉……可恨……可恨……」

「你這是爲了什麼？」

「爲了什麼，爲了什麼……就爲了你！你！」

在漫漫的長夏，在這兩間小屋中，芝英是整天整夜，無時無刻不過着黯淡的生活，在黯淡中摸索，在黯淡中徬徨，想到她的前途，她的前途更黯淡得可怕，而現在也就顯然不能夠支持？「我的雄心呢」，只有想到她在北平時的雄心和勇氣，才不由得嘆息一聲，覺得自己此時比了從前，簡直完全變了一個樣兒……深深的感嘆，常常便墮入了無邊的惆悵！

然而過去的迴憶的安慰，也不輕易讓她享受到，常常有許多繁雜的家務須得她盡心去理會：作飯，洗衣，整理屋子，成天忙碌於這樣的瑣事中。

有時也覺得無聊，便只有把報紙來消磨時間，看報紙，她特別注意於北平的新聞，一來，北平是她的故鄉，二來，北平有着她留戀的人，她想在報紙上得到一點關於他們的消息，可是，無論是黃金鏢或者張貴以至於王孝明都不是什麼要人，他們的消息，從沒見到一點。這樣的情形，芝英也知道，然而不能因為如此而不希望着。

又是秋風時候了，芝英的心情依然如故。

直到殷惠芳和朱教官結了婚，她才來約她同到玄武湖——現改名叫五洲公園——去玩了半天之外，芝英不曾和外人接近過，也很少走出大門。

那是一個涼爽的晴天，巍然獨峙的台城，浴着淡淡的陽光，倍顯出蕭疎的景況，玄武湖在台城下面，遠遠望去，一片水光，映出了蔚藍的天空，在萬頃荷葉間朵朵或紅或白的荷花，疏星般點綴其間。有幾所茅屋也可以從疏林茂樹裏看到：至於更遠的牛首山則淡淡一抹不很清晰了。——那情景，又和右方的紫金山不同：紫金山的

巍峨和山上的紀念塔，是和屏風一樣地矗立在眼前的。

兩人從鷄鳴寺的後樓，穿過胭脂井，爬上台城，一派涼風，迎面吹來，胸襟爲之一爽。在門洞裏休息一會，又沿着城牆走，從豐潤門，沿着新修的馬路，灣灣曲曲地走了很多路，在一片蘆葦旁邊，櫻桃樹下，揀了塊乾淨而幽靜的地方坐下。

談話始終沒間斷過，許久不見了，大家心裏都似乎有很多的話，而何況殷麻子又剛結了婚？一個女人，結婚是她生命的過程中的重大關鍵，這關鍵，如生與死一樣：胎兒得了生命和死亡時的生命告終作成了生命的全部，而其間，使一部份的生活告終而一部份的生活又開始的呢，在女人，便是結婚的時期。於此，該是如何的驚奇與惆悵呢？

所以在殷惠芳敘述完了她結婚的情形之後，不禁幽幽嘆出了一句——

「唉，我算是做了一場夢！」

「你應該快活呢，這樣的美滿。」感傷着自己，芝英不覺說出了羨慕的話。

「美滿嗎，我不知道！」惠芳說這話時，一半像得意，一半也像害羞，「你別看他人老實，其實心裏有個鬼，他接近我我就害怕，害怕讓他吃了似的。」

「好姊姊，這話你說錯了：他不把你當作寶貝才怪，還怕他吃了你嗎？」捧着她的臉，芝英親了一下，挨在她耳邊，低低地說，笑了起來。

「我打你！拿我來開心！我那裏敢比你，像你們那樣和氣，誰不說你們好呢！」她翻身幾乎壓在芝英身上，也嘻嘻哈哈地笑着。

「誰說我們和氣來着？」芝英臉色沉靜了。

「誰不這樣說來！」

「那你也相信嗎？」她握着了她的手。

「幹嗎不信？」她兩眼疑視着她。「你們那麼親熱，誰都看見。而且，他還不讓你勞苦，把你在總部的事也辭了，讓你在家裏享福。別人那裏做得到！不把你當丫頭使喚才怪哪！」

閉着兩眼，芝英猜想到人們的心竟是這麼的奇怪：她和吳杰過的生活，是她親受的，她最知道得確切而清楚；然而：這裏有許多人，意見完全和她相反？別人的意見也是從看來的，聽來的，而得的結論，自然不能說他們是壞心，如果要服從多數的話，她的苦還說得出來嗎？於是她笑了，不得不苦笑！想把苦衷告訴她的朋友，似乎又真說不出來。

天上飄着一片雲影，一隻孤鳥飛過，涼風過處，蘆葦翩跹起舞。

對着偉大的自然，惠芳流露出了熱情，擁抱着芝英說：

「芝英姊，這裏真好，我願在這裏過一世！」

「你捨得朱教官嗎？」

「有甚麼捨不得？他這回請了半月的假，再有兩天就走了，我一個人就不過了嗎？」

「那你不哭嗎？」

「你才哭哪！——誰不知你們是恩愛夫妻！」

「謝謝你，不這樣說好嗎？」淒涼的淚珠湧

上了芝英的兩眼。

「是我得罪了你麼，是我得罪了你麼！好姊姊！」躺在芝英懷中臉偎着臉，惠芳像小妹妹似地撅着嘴。

「你那裏知道我的心！我們走吧！」想站起來。

「你得告訴我，你得告訴我！」她撲在她懷中不讓她起來，抱着她的肩催促着她說。

「唉」，芝英長地嘆出了一聲，「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你不知道我的心是甜是苦，也正如我不知道你一樣：我們看，一些戴着笑笑臉的人們，我們就能够一定說他們是快樂的麼？要說我什麼事吃苦，我自己也說不出。總之，我不像別人說的那麼快樂吧了！」她說着，推開她的朋友，站了起來，「真不早了，我還要回去作飯呢，咱們走吧！」

芝英低着頭走在前面，惠芳惆悵的在後面跟着。

十

和惠芳分了手，芝英一個人向北門橋走着，剛才的談話又打上她的心坎，從惠芳的口中，她知道了別人對於她的批評，她奇怪於她的不幸的生命中，反給了人作為幸福的例証。事實自然有許多和輿論不大相合的，但甚而至於相反，則是不常有的事呢。可是，這也不能說是輿論的故意造作呀！他們口中的批評，原是根據於他們所見到的事實，事實給予他們以如何的印象，他們便生出如何的批評：的確的，吳杰對於自己，在當着別人的時候，不是特別表示親暱麼？這就是他有意造成這樣的輿論的了。否則何以一背了人，立刻就改變他的態度呢？背着人，手段惡辣，當着人，表示好感；這是怎麼一回事！芝英猜想他兩種相反的行爲，推及於他的心理，顯然地看出了一點，那便是：吳杰對他完全是惡意的。假如這樣長此下去，恐怕就是自己被他弄死了別人也不會相信哩！——這是可能的事，因為別人知道他們是『恩愛夫妻』呀！她背上一陣陣地發着冷

，自己彷彿處身在陷阱中，四面的危機，在在可以置她的死命，而吳杰便是操着這樣生死的大權的人。於是她不能不設法防備着，雖然無法可想，至少她也決心留意着他的言語。

走到家的時候，真已不早，而吳杰則一人躺在床上，她擔心他會發脾氣，便先躲在廚下，生火，作起飯來。

吳杰始終沒有出來和她言語。

天已黑了，飯才作好，擺上棹去，鼓着勇氣去招呼他。

吳杰不言語，只坐下來默默地吃飯。

她一面規避着他的威光，一面鼓勵着她自己的勇氣，一面留心着他的神情。吳杰一張很有坵壑的瘦臉，在她的眼前擴張開：滿臉的筋肉，時時在作着陰險的顫動，眼裏發出刺人的光，嘴角浮着惡意的笑。她自想，這真是她從來沒看過的魔鬼。

像有心事似的，他總不說什麼，也像有心事似地，終於忍不住向着芝英，很有禮貌地問：

「你同殷麻子逛了五洲公園？」

不罵就够奇怪，誰還敢望他這麼客氣呢？芝英兩眼釘着他。只點了點頭。

「逛的人很多吧！」那人又訕訕地加上一句
「也不少。」

吳杰彷彿被芝英看到不好意思了，張了張嘴，又不便繼續下去，只好低了頭，吃飯。

吃完了飯，他便拉她來同靠在床上閒談——這是很久以來沒有的殊遇了。按往日家的情形來說，芝英在晚上的工作特別多，洗碗，結賬，縫衣服，甚而至於白天沒作完的事務，在晚上都不得不把它趕完，然而不想今天都被吳杰赦免了，芝英猜想，這不定又要他的什麼圈套，得小心防着他；便淡淡地向他推辭：

「你先躺着歇歇吧，我還有事呢。」

「有事明天再做，今兒晚上咱們談談好了。」

心裏有了主意，便也不再推脫，挨着吳杰身旁，芝英就躺了下去，吳杰挪動身子，和她緊緊靠着，問：

「你知道我要說什麼呢？我有件事得和你商量！」

在黑暗中，他也發見芝英瞪着兩眼看着自己。

「這面的事情不大好，」他只得又繼着說，「北平有朋友來約我，要我去，你贊成不？」

「我管不着這些，聽你的便好了。」她不客氣地冷冷地答應着。

「我總得徵求你的同意呀！」

「你還用得着徵求我的同意麼？」

停了好一會，吳杰像把下面的話都在心裏預備了一遍，才又說——

「我真地來和你商量，你何必又同我生氣？現在，北方既是有這個機會，要是輕輕放棄，未免太可惜了。在我這方面覺得在南京不會有多大的發展，生活程度又高，一兩百塊錢是不夠用的；北平的朋友也多，又是他們來找我，事情總比這面好些。就是對於你呢，北平你是住慣了的，多麼舒服，有公園，有電影院，什麼都方便。你在南京不膩嗎，這樣的髒，這樣的臭，這樣的貴

？替你想，你也不會不願意去吧！」

對於北平，芝英本來是留戀的，倒並不因為吳杰的鼓吹和渲染。但她知道，吳杰的語意是否含有別的用意呢！她不敢相信他，他太奇怪了，那麼難看的臉色，那麼暴烈的脾氣，現在會忽然改變，改變得這麼慈祥容忍，這麼低聲下氣，而且改變得太快了，誰又能相信呢？還有一點，芝英明白自己離開北平時的景況，張貴的下獄，黃金鏢的逃跑，都是因他一人而起，這事的結果，誰又能猜想得到？假如口風不穩，因此而把她也指了出來，這一走，豈不是自投羅網麼？就算吳杰是好心，她能够放心跟她同去，她又怎能不顧慮到那一方面的危機？……思索，思索，紛繁的思路繚亂了她的心情，呆着說不出話。

「你不相信我麼，我可以把證據介紹你看」，吳杰等不到答覆，便又這樣來表明自己的心。

「證據，怎麼又要介紹？你的話我真不懂！」

「這證據是個人，幹嗎不用介紹呢？」吳杰笑了起來。

「別人來找你，信也不寫一封嗎？」

「你真是個小孩子，」他用手輕輕拍着她的
身上，「這是什麼時局，寫信怕不怕檢查？」

「那這人又是從那裏來的？」

「自然是從北平來的了。」

「哦，你是要人，他特別跑來請你！」

「你不要說這種挖苦的話吧，」他忽然慎重
地說，「他是胡代表的親信的人，也是他的管家
，胡代表到遼寧，他是跟了去的，回來的時候，
他一人繞道到北平去了一趟——他原來是北平
的人，恰巧碰見我的幾位朋友，順便才帶了一個
口信。你不信，我可以請他來，讓他告訴你。」

「我不是不信，不過這樣問問罷了。」芝英
也不好再增加吳杰對於自己的嫉恨心，便淡淡
這樣解釋着。

「那你的意見怎麼樣——到底是去不去呢？」
借着機會，他又進了一步。

「你等我想想好了」。這是芝英於這次談話
的最後答覆。

吳杰倒也不再提起，只是，顯然地，他的態度依然是那麼和平，那麼安靜，對於芝英，極盡了優渥的能事。然而這種恩惠，在芝英真有受寵若驚之感呢，惟其態度越和平則她担的心越大；越安靜，她的心裏，倒更像海波一樣翻滾着了。雖然知道吳杰是沒有什麼好心，究竟不知道他是採取的什麼手段，防不勝防，只有瞪着兩眼呆望他，幾乎一見了他的面便感到陷害的危懼。

在第三天下午，她正忙着漿洗一大盆的衣服，殷惠芳忽然匆匆走了來，看了看屋裏，知道吳杰不在家，便站在院裏悄悄向她說！

「晦明已經走了，他叫我轉告你一句話，要是吳杰和你提議什麼，你決不要信他的。他——」

「殷同志，怎麼不上屋裏坐呢？」門聲一響，吳杰正推門進來，大家都吃了一驚。吳杰和殷惠芳見面，更難為情，進退兩難，只好訕訕的這樣招呼着。

「朱同志已經走了嗎？」他望了望芝英，又

勉強地含着笑和殷惠芳答話。眼光總不離她們兩人身上，似乎猜出她們有什麼秘密要立刻搜尋出來一樣。

「已經走了，謝謝你，」她說着便轉身往門外走，「我到北門橋買點東西，順便來看看芝英姊，待了好半天，我要走了。」她向芝英使了個眼風，便一直走了。

惠芳剛走，吳杰便沉下臉來，問芝英：

「她向你說了些什麼？」

「我沒有告訴你的義務。」剛才聽了殷惠芳的話，芝英對於吳杰不覺懷着莫大的敵意，彷彿他就是她的仇人。

他也不再言語，一人向床上躺了，直到吃晚飯時候，又叫住芝英，重提起回北平的話。他的態度非常嚴厲，決沒有和她商量的意思，好像在命令她必走這條路。他說在明天和那從北平來的人會面之後，她就可以預備走了，他可以替她找個同伴；至於他，不能和她一道，總要遲些日子，反正在北平見面就是。

芝英始終記掛着殷惠芳的話，她不知道她沒說完的話包着些什麼意義，她極想立刻再見着她，讓她完全說出來。心裏非常不快，吳杰說的，也無心理會，甚而至於不願接近他，接近他，自己的憤怒就會暴發似的。

這一晚，是她最悽惻的一晚，最難堪的一晚，最嚴肅的一晚，她重新認識了人生，人生果然是醜惡的。她在北平，受盡了人們的凌辱和欺侮，對於人類，已經引不起她的相信心，後來遇着了張貴和黃金鏢，才又提起了她的熱情。她以為社會上并不是沒有好人，只是沒被她發覺罷了。現在發覺了，則對於社會，對於自己都不應該這麼漠視，應該顧慮着自己的前途。到南方來，正是她顧慮到她前途的第一點表現。雖然一面懷着憂懼，而一面依然閃着點點光明，光明吸引着她，使她鼓勵着她剩餘的勇氣。誰知吳杰終是她命中的魔星，她期望見着他，但她沒想到見着他而得到這樣的結果，他的心太狠毒了，他的手段太惡辣了，他不在見面時和她決裂，這就可見她居

心的陰險。他向她表示好感，爲的怕遭人的指摘；他和她的秘密已經被他的情敵——朱晦明知道，則他如果發作出來，朱晦明一定是不肯干休的，事情鬧大，於他決沒有好處，只好一口氣忍下去了。一面故意和芝英表示親熱，避開衆人的耳目；暗中却極力虐待她來洩自己的私忿。其實，在他的私意，如果芝英因此而折磨死了，倒是他更痛快的事呢！現在又出了主意，叫她到北平，他又不一同去，撲索渺茫，誰知道他的心！殷惠芳特別跑來說，則其中總含有不可思議的危險！

.....

她整夜不能入睡，瞪着眼望着窗外，銀白的月光，照了滿院。吳杰睡在身邊蜷屈着身子，真像一條惡狗似的，呼吸間還作出可怕的鼾聲。她獨自思量，感覺到自己的危殆，她知道她的處境極難，這意外的發生，怕就在最近幾天的時候，如果他對自己下了毒手，自己又將怎樣的抵禦呢？自己的能力這樣薄弱，而身邊又沒有幫助自己的人；朱教官走了，殷惠芳又不能和他對抗，其餘

便一個人也找不出來了。「唉，假如黃金鏢和張貴在這裏，」她心裏這樣幽幽地嘆息着，她希望他們，她切盼他們，雖然她明白要他們在此地的願望是不可能的，然而世界之大，除了這兩人，芝英便沒有可希望的人了！

天剛一亮，她便起身，用梳子在頭上梳了兩下，洗了一帕冷水臉，她便去找殷惠芳，想聽到她昨天不曾說完的話，和她自己以後應取的態度。

殷惠芳還不曾起身，她便直到她的床前，叫醒了她，問她關於昨天所說的話。據殷惠芳說，她也不知道得很清楚，只是朱晦明臨走時告訴她，說吳杰對芝英沒懷好心，許要用一種什麼手段，把芝英送到別一地方去，永不和他見面。還有什麼情形，則她也就知道了。不過，吳杰之壞，是顯然可見的。

「你沒瞧見他昨天的臉色麼？滿臉殺氣？」想起昨天的情景，殷惠芳又這樣告訴芝英。

「對了對了，難怪他總逼着我到北平呢！」

「他說過這樣的話嗎？」惠芳不覺一驚。
芝英點了點頭，說：

「他說北平有朋友來找他，約他到北平去，可是又叫我先走，他待一待才來。他還怕我不相信，又要在今天把那人找來，證明北平的朋友找他去是事實。」

「你相信他嗎？」惠芳一下坐了起來，急忙拉着她問。

「當然不，不過，我應該怎樣地防備他呢？」她張皇着期待主人的答復。

「這樣」，主人想了一下才說，「你不用回去好了，管她朋友不朋友，你一概給他個不見！」

「這不是長久之計，而且他也沒叫我今天就走，我倒得瞧瞧這個人，或者借此機會多得就一點消息也不一定。你留我住，這好意我領受，到必要時我會過來。——現在我走了！」

這一天，芝英也並不改她的常態，洗衣作飯，一點不間斷，她本來無心理會這些事了，不過

故意借此表示牠的鎮定，去掉吳杰的猜疑。其實，在水盆旁邊看到水中映出自己的影子時，還不知道落了幾許傷心的眼淚呢！呵！這世界漲滿了憂愁與恐怖！

從門隙處張望到來的人是個瘦小身材，穿着灰色長袍，可又不像是什麼了不得的人。嚴格地說，倒真像私人的管家，否則沒有那麼粗鄙。芝英望了一眼，心裏便不痛快了；而吳杰還在外間慇懃地招呼着，末了，又大聲地叫她：

「張二爺來了，出來見見！」

她的心裏發跳，幾乎不相信自己，眼前便像有什麼危難發生了，不敢思索，不容她思索，到了這樣絕望的境地，忽然間到鎮定下來，沒有恐懼，沒有悲哀，只心靈裏瀰漫着一片空虛。橫着心，便走出來。使她一驚，凝視，凝視，凝視久久，來的人不是張貴！頭腦昏暈，身子幾乎站立不穩，是驚，是喜，是快感，是憂懼，是在夢中摸索，是意識的幻像，努力睜大了眼，凝視，凝視，凝視久久，是張貴，的確是張貴呢！

「唔！」她不覺換了一口氣。

那人却只笑了一笑。

「這是張子安張二爺，胡代表的親信人，很有權的，在胡代表面前能說話，就只有張二爺了」！翹着大姆指，吳杰向着芝英，又轉向那人：「這是我的內人，和二爺同宗，該不是姊妹吧」！哈哈地笑，笑聲中含有不少的諂媚的分子。

那人狠恭敬地點了點頭，芝英却是始終木立着不動，吳杰則送煙倒茶忙個不了。

「二爺，您說，那些人是怎樣要來找我！」吳杰找了個座位坐下，雖然是在問來人，而眼睛却望着芝英。

「也不怎樣，」那人吸着煙捲，一口一口地吐出白煙，兩眼向土，決不亂看一眼，「他們不知道你在這邊有沒有事，所以叫我來問你一聲」。

「這——這——他們不是等着我去麼？」對於那人淡淡地答言，吳杰心裏不免有點着急了。

然而那人又說，「去不去只在乎你。」

再也不好繼續下去，吳杰訕訕地站起身進裏間去了，那人的眼光注到他，一直送了他進去，才向芝英微微點了下頭。這時她的眼光，也注到他身上，灰色的軍服已經脫下，倒換上了一套雅得那麼俗的衣衫，長袍子，黑馬褂，袖子比手長了一尺多，褲腳雖然用緞帶網紮着，腳上可穿了一雙新式皮鞋，大概因為還要想文明一點，於是臉上又加了一幅藍色金邊眼鏡。從這一身看起來，倒是一個在中國很容易做大事的人呵。然而芝英那裏還有心注意到這些上呢？意想不到的快意已經漲滿在她心頭了，剛趁吳杰一轉身，張嘴便想問他的來歷，他趕忙擺手止住她。在身上掏出了張名片，送在她手裏，故意高聲問：

「吳太太也像是北方人！」

「是的，」芝英一面答着一面看那人送過來的名片，上面已經寫着：「請今夜七點鐘來交通旅館樓上四十八號一會。」轉向他點點頭表示願意去赴這次約會。

「我們北方人來到南方真不慣，一見了老鄉

就和見了家裏的人一樣。吳太太，我到想我們常談談！」

「那是好極了。」

於是那人向裏面招呼吳杰：

「吳先生，多謝多謝，我要走了，改天再來！」

「不多坐一會？」吳杰紅了臉出來，芝英凝視着他，他更難爲情了，搶到前面送客。

「一時還不走吧！」又加上一句。

「倒沒有一定。」

「明天在西南酒家的便飯一定到！」

「那就謝謝了，」又回頭向芝英送了個眼風，微微點頭，「吳太太，請轉去吧，不用送了。」

十一

這故事又回到芝英和黃金鏢和張貴從中央公園出來之後——黃金鏢同張貴低聲商量：

「好兄弟，咱們得想法救救這位姑娘，你有主意嗎？」

「沒有」，張貴茫然地答。

「我倒有個主意呢，」說話的聲音更低小了，「咱們的弟兄，誰不想發財的事？做了，也沒有人敢理會，趁這工夫，也來它一下吧。好在咱們不是爲自己，爲的是救人，問得過心，上天有眼，也會開恩的！」

「那我可沒幹過，」張貴雖然不害怕，心裏却也不能安定下去。

「沒幹過的事多着哪，到時候也得幹不是」。老大哥安慰着他的小弟弟。「『幹，幹，幹，』咱們就是這個主意！——明兒趕早起來，和我一道去吧，往北走，找個清靜的地方。」

於是他們一同跨進了軍營。

黃金鏢是有那麼一股子勁：『幹，幹，幹，』是他的主義，自從殺人逃跑而後，這種主義，這種精神便牢牢附托在他心裏。對於自己決定了的事，從不稍稍遲延。然而，他又是自命爲英雄的，英雄不輕易做一件事，像別一些人那麼偷偷摸摸地弄幾個小錢，在黃金鏢是鄙而不爲。現在爲

了幫助芝英，才不免也走這樣的行徑。但他可覺問得過心！早早睡了，準備明天的工作。

第二天吹完了早號，黃金鏢帶好手槍，便去約張貴——他正苦着臉呢，見了他朋友便說：

「黃大哥，我昨兒一夜沒睡着呢！心裏只跳！」

「小孩子，害怕什麼？」黃金鏢笑了，「咱們走吧！」

沒有颳風，然而空氣却很冷，各人懷着異樣的心情，踏着路上的積雪，作出吱吱的枯澀的聲息。雪已經鋪得很厚了，在一片廣漠的雪^中，只隱隱約地顯出一條小道，這小道，完全是人類的足跡堆砌而成，一直通到前面的小街口。人生也正是如此，大家同在一條狹仄的泥濘道上掙扎着，前輩人走過的地方後輩人又毫不變更地跟上去，跟上去，結果一樣地走進了墳墓。不能說黃金鏢沒有這樣的感覺呢，驀然吐出了一口長氣。穿過什剎海，走到西海的南河沿，那裏只有一排枯柳，沒有巡警，這時也沒有行人。他們來回地走

了兩槓，張貴看見黃金鏢忽然扳着他枯瘦的面孔，向自己瞪了一眼，奮力轉身便闖進一家正在開門的錢店。

開門的是一個小孩，張嘴要叫喊，黃金鏢一手握着他的嘴，一手掬出手槍，那小孩一蹲就下去了。黃金鏢招呼他夥伴看守這小孩，一步跳進櫃台，把一個老頭子從床上抓下來，手槍對準他的臉，不准出聲，叫他把鑰匙交出，趕他和小孩蹲在一塊兒。老頭子顫抖得像一匹老鼠，身上只穿着一件藍布小褂，兩手抱着頭，閃着兩隻畏縮而含淚的眼光，在向那兩位乞憐，從淚眼中，那兩位的形體已經深深嵌上了他的心版，瞧着那兇惡橫暴的像貌，兩排牙齒不住科科地發響。黃金鏢這才開了櫃，把內面收藏的洋錢和鈔票都揣在自己身上。然後又把槍頭指着那老頭子，低聲的命令：

「不准嚷！嚷就吃我這個！」

張貴始終木立在旁邊，雖然看守着兩個人，但他並沒有叫他們不嚷的本事。他不知道自己是

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處於什麼境況，呆呆地站着，看着黃金鏢的枯黃的臉上籠罩着一股兇氣：兩隻眼睛，閃着光芒，不可逼視，咧着嘴，嘴裏露出兩排黃牙，像一隻要咬人的餓狗，一面做着事，一面又注意到店外的馬路，一面又用眼光掛在那蹲着的兩人身上。他說話像一把刀，鋒利到叫人顫慄；他笑，像一片冰雪，寒冷到叫人畏縮，看到他這樣的情景，張貴身上，熱血不住流轉，一會發熱，一會發冷，幻想，幻想忽然有人闖進來，把自己也抓着了，那危險，他簡直不能支持下去。……

黃金鏢叫他走，才像驚弓之鳥似的跟着出來往北，他也往北，往北，往北，直到德勝門大街，又折往南，繞了許多路才回到營裏。一句話不說，低着頭直走。快走到了，這才放輕了步數，回頭笑向他的夥伴：

「好玩吧！」

「差一點把我嚇死了。」張貴吐出了一口氣。暗暗地把紙來包好了，等候到晚上，兩人又

一起走到單牌樓。張貴初時是不敢去，過後雖是去了，心裏總是懷着恐懼，看看從身旁走過的人，試探他們是否覺出了自己的行徑。黃金鏢看出了他的心意，便叫他離遠一點，一來替他防着人，二來，一個人做事還比較乾淨。當時芝英沒看見張貴，以爲是他被捕了，其實他始終是跟隨着，不過她沒瞧見他。直到把包裹交給了本人，才算完成了一件事，張貴和黃金鏢的心都安然放下。折回單牌樓，想蹣一趨再回去。

「就是他！」在他們耳旁忽然顫抖地叫出了一聲。

張貴眼前現出了今早上所見到的老頭兒的影子，同時，另外一個人便把黃金鏢的膀臂抓着了。張貴心裏一急，趁勢鑽進人叢裏，穿進一條小胡同，才跑脫了，心可還不住咚咚地跳。他忘記了自己的軀體，像斷了綫的風箏飄在空際，沒有依歸，也不知道馬上還要出什麼情形。橫身發抖，嘴裏喘着氣，雖然還在冬天，可是，額上早湧出豆大的汗珠了。

他躊躇於他往後的事。黃金鏢是他的好朋友，是滿營的人都知道的，現在只剩下他一個人，別人那得不疑心？不說遠，就是今晚上的就寢號沒有人吹，就會引起大家的奇怪了；再等到明天一問，唔，什麼事還不明白！「黃大哥是英雄」，他心裏這麼想，「到不會把我招出來的，可是他們能够今天把他抓着，我要不先防備，怕也跑不了！真有鬼，今兒作事，今兒就犯案！那老頭兒莫不是神仙，怎麼會知道咱們哥兒逛單牌樓」！

一面懷着鬼胎，張貴一面在胡同裏低着頭走。快到年下三十了，沒有一點月光，胡同裏也沒有路燈，黑得可怕，偶然對面來了一個人，便怕是追蹤他的偵探，心裏一緊，背上又得出一身冷汗。繞來繞去，走了很多時間。依然不曾走遠。不敢回去，又不敢逗遛着想法躲藏是他本心，可又想不出別的好主意來。腿也軟了，腰也疼了，還是只有在胡同裏徘徊。

結果，想到只有離開北平。在北平待着，終

久會被人發覺，不如走了，是好是壞，那還沒有
一定呢？主意打定，便悄悄走回營去，也不知和
人言語，偷偷地帶了幾件衣服，把黃金標的手槍
藏在身上，又走出來，轉到軍營後邊，在一家矮
小的破門上輕輕敲了一下。

出來的是個老婦人。似乎和他是熟識的，
不借燈光便招呼了一聲——「張爺」。

「王奶奶我有事找你，」張貴向她擺着手，
意思是叫她不要聲張，「今兒晚我有事不能回去
，我打算在你這兒借一宿。」不等主人的回答，
他便一步跨了進來。

「可是您老知道，我這兒只有一個匠呢，又
有小孩子！」

「那不吃緊，在院子裏也成！」張貴向她懇
求，「天不見亮我就走！」

王奶奶有好心，她平日受了張貴和黃金鏢很
多好處，也不忘記他們，只是自家的屋子小，張
貴可是個爺們，招待下不合適，不招待又不合適
；真把她難住了。只好先讓他到屋坐下，把白爐

子撥開，請他烤着。

「有這個就好辦，」張貴在屋裏一張破椅上靠着，拍着兩邊的扶手說：「王奶奶，我把這張椅子搬到院裏就成了！」

「那怎麼成，不把您凍壞了！」她又替他斟了杯茶。

「不吃緊的。」

「這樣吧，」王奶奶想了一下才說，「您就在這屋裏椅子上躺一宿好哪！可是，我說，張爺，這是我受了您哥兒們的好處，要是別人，我是不幹的！——黃爺呢，他沒和您一道來！」

「他有他的事！」一方面感激，一方面又因為提起了黃金鏢，張貴心裏，不覺感傷起來。世界是這麼的廣大，而在他看來，幾乎立身的地方也找不着了。究竟爲了什麼，該像這麼不自由？弄錢，誰不幹！刮地皮，敲竹槓，是他們的長官的拿手好戲：就是他們的同行們，誰又像他們的守規矩，坐車不給錢，吃館子不給錢是常有的；搶油鹽店洋貨舖，也不過當玩一玩，怎麼他們不

犯案！只有自己倒霉：初次出馬，初次就幾乎讓人抓着。早知如此，不該趁早幹它個痛快！就是斃了，也值得些！可恨作這回事還是爲的別人，真是上天沒有眼！想到這事的起源，張貴腦筋裏又映出了芝英的影子。這事都是由她而起，他想，也怪黃大哥，愛管閑事，說他是什麼英雄，現在出了事，自己還吃官司，值得嗎！那小狐狸精害了我們兩個人，真該死，都是自己不小心，讓她迷住了。可是，那小傢伙真嫩！……

張貴真是有福氣的人！開始是恐懼，跟着便沉思，現在心到寬了，呼呼地睡着了。

早上起來，望着屋中間掛着的聖賢爺行了個立正禮，脫下軍服，做賊似的悄悄地揀出了門。

在一家當舖裏，他學黃金鏢，用手槍對着那坐在櫃台上的一推戴瓜皮帽，老光眼睛，穿大袖馬褂的老頭子，嚷一聲：

「五十塊！」

老頭子手裏正輪轉着兩個光滑的胡桃，見了手槍，兩個胡桃也嚇到飛了起來，身子一軟，伏

在櫃台上打哆嗦。

櫃台裏面的人的臉色全都變成了白紙，好漢不吃眼前虧，有一個聰明，恭恭敬敬地送上了一疊鈔票。正眼也不看，張貴便把來放在口袋裏，出門，走了幾步，轉了個灣，看看後面，向前飛跑。心裏不住跳，又來了一回。其實，只要櫃台裏的人再支持一刻，他也不得不蹣了，因為那手槍裏面並沒有一顆子彈呢。

揣着錢跑出城，一直奔回老家去。自己原是不容於家人才出來的，現又回去；張貴心裏也覺得怪難為情。自己和哥哥同是一個媽生的人，但哥哥總是受別人的禮敬，能够弄錢，老娘也偏心，把他當作寶貝一般，自己則是一家人的眼中釘，因為愛賭錢，便成了「敗家子」，而最親愛的母親，也把自己沒當作兒子看了。離家的時間曾發過誓，不得志決不回來，當時想回來的時候，不是坐汽車，也應該像本地闊人某老爺一樣，瓜皮帽上要釘上一顆藍寶石。這樣想着，張貴不覺看了看自己的身上，軍服脫了，只穿着一件小棉

襖，冒着北風，還不住發抖呢。然而，有什麼法子，不能不先跑回家再說。

很久不回來了，地方也彷彿生疏。城外比城內更冷，地上積着尺多深的雪，和對面的高山上一樣，全是白的，只有通城的大道上才被大車輪子軋成了兩條深坑，擾和着泥土，作成兩條污黑的平行綫，一直通到遠處，遠處，眼力所達不到的地方。道旁幾間矮屋却依然包圍在皎潔的雪光裏。一顆老樹光光的站在屋前，白花狗呆呆地望着他，露着牙，不歡迎這位少主人的歸來。

他縮着頸子急急地走着，心倒放下了，人却也很累。

他有個媽媽，他媽媽給他的恩惠除了臭罵，都是臭罵，張貴曾經發過誓，沒弄到錢，一世也不回家裏來。因為他兄弟倆只有他哥哥不挨罵，哥哥不挨罵的原因，是能够弄錢。

他預備了十塊錢收在手裏。走進屋去就見着他的媽媽。一見着她兒子的形體，他的媽媽的臉色立刻沉了下來。但張貴還不等到她開口時，十

塊大洋便在她眼前閃了一下。不自然地，張着的嘴又閉上了，改口問：

「你在城裏做什麼？你不是在城裏當老總，幹嗎又回來了？」她解開了右腋下的一個扣子，眯着眼，把錢揣到貼身的汗衫裏去。

「我告假回來的，回來給您拜年，順便給您老人家捎幾塊錢來。」張貴知道他媽媽的脾味，這樣逢迎着說。

「這才是我的好兒子，在外面不忘你的媽媽，跟你的哥哥一樣。」

「哥哥上那兒去了？」因為她提起，才想着這樣問。

「他頭月裏就上天津衛去了，跟着一位老爺去的，前兒還捎了五塊錢來。」那老婆子這樣說着，又在懷裏掏出了一封信，送給她那因為帶了錢回來而忽然覺得可愛的兒子。

張貴看那信——

母親大人膝下：叩稟者，兒跟張老爺來到天津衛。張老爺任局長，兒任巡丁，一月十

二元，還有許多好處。兒賤軀甚好，母親不可掛念。母親好否？兒甚掛念，修楮奉候，跪請萬福金安！

兒張富頓首稟。

像投身在一岸無涯的大海，忽然得到了岸邊，心便一下安定了，躺在炕上，兩眼望着窗子一一窗子的大部的都是用白紙裱糊，只有中間一小方塊是嵌的玻璃，從那一小方塊中射進來了一片雪光，在眼睛裏閃動變成了無窮的希望。對於平日不大喜歡自己的母親，還能够把她的心引了轉來，則哥哥那一方面，就更不用說了。他便老老實實地替自己道了喜，雖然，從習慣上知道他哥哥素常對自己的態度，心裏忐忑不安，但總把滿腔的希望去抑制住。又正只有這一條路可走，身上還有四十元，到了天津再說。找着哥哥想法子，無論他管不管，自己總跟上他。這樣想着，心裏到也安然：「有飯大家吃」，久已藏在他心裏的在城裏聽慣了的這樣一句話，幾乎脫口說出來了。

於是他告訴他媽媽，明兒就要回城裏去。

錢已交過手了，媽媽並不十分強留，想扯起袖口擦眼淚，然而事實上眼淚又沒有，只好作罷。

再回城裏，張貴便直到車站，打聽打聽開往天津的車：早的呢，已開走，下次的呢，還差一點多鐘。覺得無聊，又不敢老在大街上躑躅，怕上了像黃金鏢一樣的當。沒法子，抱着頭在站內的長凳上打盹。

中國的火車和別國的火車不一樣：論名目，也有特別快和普通快等等之別，然而實在說起來，特別快已經只可以叫作特別慢了，至於普通快車該叫什麼，則還沒有相當的名詞。原來中國的火車是沒有時間性的，誤點就不算誤，要說誤，至少也在一半天以上，所以中國的火車有個特別名詞而為外國所沒有的則是「誤天」！雖然「誤天」，有事的人還是不能不走：車越少，旅客越來越多，於是往往在車開一點鐘以前，車站就滿滿擠了一大堆人。假如能夠不很費力就買到一張

票，那便算是天大的幸事——化錢買票也是什麼幸事，這樣的情形，只是中國才有。

張貴是個年青的人，這樣的幸事，是比較容易享到的，然而也不免擠了好半天。買好了票，依然回轉他座位上來。不想那地方已經讓兩個老頭子佔去了。

他不好意思言語，只得在他們的旁邊地下，揀了塊地方來坐。

兩個老頭子眼巴巴地望着售票處，嘴裏嘰嘰咕咕地咒罵那些有氣力去擠而買到票的人。話一說開了，便從車站上人多而說到常常有壞人在那裏讓人抓着；從抓着壞人而說到城裏常常鬧搶案；歸結於搖頭擺腦，同聲一嘆——「這世道不比從前！」

「可是，老天終歸有眼，您知道嗎，在單牌樓抓着那個八太爺！」一個像忽然想起了似地望着那個。

「那我到還不很清楚呢！」

「噯，說來真怪哪！那天早上，德勝門裏一

家店舖出了案子，真可憐，那老頭兒失魂少魄地到處報案。可是這城裏這麼大，那兒找人去，只好自認倒霉吧了。晚半天，他到西城來，求求朋友們先替他湊幾個錢。老天真有眼，在單牌樓忽然瞧見那兩個傢伙——賊，他報告站崗的巡警，巡警因為是八太爺，不敢招惹他們，又給區裏打電話，才派出幾個偵緝隊。哼，一會果然碰見了那兩個傢伙，老頭急了，一聲嚷，便抓着了一個，可惜那一個終歸跑掉了。早上出事，晚上就抓着人，您說是上天有眼不是？」

最初張貴在旁邊聽着，當是別人的故事，還感到十分地有趣呢。後來，彷彿那和自己頗有關係，便不自在起來了。這樣無意的閑談，却像一支一支的利箭直穿進他的心，臉上變成了猪肝色，縮住身子，一點也不敢動了，彷彿所有的人都在偵視他：看着他的人呢，則像已經發現了他的秘密而來偵察；不看他的人呢，又像是鄙屑他的行爲，故意把臉掉開了似的；他不敢逗遛，忙忙跑進車站。在他背後現出一切的人，都在發

議論，雖然背上沒長着眼睛，然而據他的猜想，他的形體自然被許多人注意着的，他大氣也不敢出一口兒。

直到到了天津，他方敢抬起頭來看人一眼，身上輕鬆了，手脚也覺活潑些。

找着他哥哥，他哥哥屋裏正坐着一個朋友。弟兄見了面，歡迎他的是他哥哥的一頓臭罵：罵他不成材，罵他不學好，說他這來一定來害他的，逼着要他馬上就回北平。

爲了關係生命的問題，他也生了氣，正要和他哥哥對罵，却被他哥哥的朋友勸住了。

後來，還是那人替他打主意——

「好兄弟，你們哥兒們見面不合適，你就先躲着點吧！我有個朋友在瀋陽，你去嗎，我給你寫封信？」

比了住下看他哥哥的臉色，張貴自然覺得這樣還好些，待了一天，他又擠在北寧的三等車上了。

在遼寧會着那人，嘴裏嚷了幾聲老鄉，到是

非常投合。那人在南京代表招待處裏面做事，便也替他設法弄進去。

因此張貴得親近了胡代表。胡代表的太太也同在一塊兒。張貴是有着很多對女人的經驗的。見了胡太太，稍稍用出他對女人獻媚的工夫，當面稱讚胡太太的衣服漂亮，稱讚胡太太的交際漂亮，稱讚胡太太的人漂亮（雖然這樣的話胡太太自己也不免懷疑），再加上隨時預備着精巧的點心，新鮮的水菓，和不須胡太太想到而便送了上去的合意的事物——她便由不討厭他而喜歡他，而相信他了。雖然胡代表不一定是怕太太的人，但太太所歡喜的，胡代表從沒有反對過，何況張貴又并不惹人討厭呢？

這樣，張貴便在遼寧很快活地居住着。

十二

張貴是那麼舒服了，而黃金鏢呢，正在咬牙切齒地度着那地獄似的生活。

一間潮濕而黑暗的看守所，潮濕到屋子的四週都長了霉，地下的冷氣，顯然覺得侵陵到身上

，全身的肌肉，受着冷氣，引起一種異感，沒有窗戶，沒有門，只在小小的進身地方，用粗木作成一個堅寔的柵欄，——那地方，正當着這列房子的轉角處，白天裏，陽光是射不進來的。在晚上，沒有燈，更顯得陰森可怕。

黃金鏢像一隻虎，這下，虎也被圈在籠裏了，扳起面孔，瞪着一雙眼睛，咧出兩排黃牙：可怕的威光，可怕的形態。他不理會看守他的人，看守他的人不敢故意和他作對。彷彿他身上包着一團火燄，一觸着，這火燄便要爆發出來，惹出更大的危險。看他吃那兩個窩窩頭，不縐一縐眉，兩下就嚥下去，還張着嘴，伸出粗大的舌頭，吮他厚厚的兩片嘴唇，那樣子，真像一隻預備要吃人的猛獸。看守他的人，便不敢不很客氣地來招待他了。可是，那些諂媚的笑容，和氣的言語，一點也不動他的心，他的心像一塊鐵，沒有感情似的。吃了就睡，睡着時呼呼的鼾聲使人心顫：醒時便在小屋裏來回地走。沉重的脚步聲也讓別人不安寧。在白天是如此，在晚上也是如此：

寂寞的寒冬，深沉的夜色，有時，沉重的足音直響天明時候。社會的醜惡，世界的不平，可以從這足音裏聽出來；人類的憤懣，生命的恐怖，也是可以從足音裏聽出來的。

一片雄心，消失在這潮濕而陰暗的屋角裏。覺得這已是他的歸結，他沒有能力照着他心想到地去了：沒有期望，沒有希求，只閉着兩眼等待末日的來到。自己總算是英雄：爲了奸夫淫婦而殺人，爲了救人於水火而做强盜，這是自己光榮的事，一點不含糊，這樣了結，到也值得！於是他笑了，枯澀的笑，激憤的笑，滿腔的不平，都因這笑而引起來。笑聲未已，傷心的熱淚倒跟着流出來了。在淚光中，他看見兩個血淋淋的屍首，他看見面容枯瘦的芝英！……擦了擦眼淚，又不覺嘆出一口長氣，心裏勉強安慰着：「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他想今生是什麼都完了，只有期望來世吧，再過二十年，很快的二十年。二十年的觀念像一條希望的光，從他腦筋裏閃出來，展放，展放，展放到他目力達不到的地方。

在那光裏，有一個人影，那人影的面目正和他自己一樣：闊氣的軍服，黑漆的皮靴，胸前排滿了閃躍的勳章，是那裏威風，彷彿剛立了一件了不起的功勞來。他心安了，他快活了，這就是二十年之後的他，和他一樣的英雄。而不像他這一生的潦倒！快意在他全身流轉，全身舒適到抬不起來了，倒在地下，便呼呼地睡着。

因為區裏得了營部的答覆，說是既係搶案，可以依法辦理，不必送回營去。於是，便在一個凜冽的清晨，由幾個巡警排隊押着，送到法院。

那時正在廢曆的年下，法院無形停頓了，黃金鏢和推事頭一次見面時，却又是在年後的許多天。

忽然從近郊某縣送來一封公文，那封公文加重了黃金鏢對於法律上的責任，他更確定了他今生已無旁的希望的意念。

我們不要以為黃金鏢真是這人的本名，其實他的本名叫作黃鏢！

黃鏢，名字是這麼響亮，而其人則只是一個

賤骨頭：一切非人的侮辱他都忍受着：一切絕大的欺凌，他也忍受着：自朝至夕在家裏，在外面，他也不得不忍受着，欺凌和侮辱，和他與年俱長，不曾分離過，在事寔上，似乎也不能分離。知道他的人是這樣地對待他；認識他的人是這樣地對待他；他的老婆，他的女兒也是這樣的對待他，或者，自家裏養着的牲畜，鷄和狗，也要欺凌他，侮辱他，——鷄見了他會回頭飛跑，狗呢，貼着兩耳，挾着尾巴，睜眼，慢遲遲地轉了身子，也頗有瞧不起的樣子，走了。這些他都得忍受着，侮辱，侮辱，侮辱；欺凌，欺凌，欺凌；依附着他的生命而滋長，漸漸地擴大開來，簡直和他混合了，習慣了，他不感到自己所受的欺凌與侮辱；而給予他的人也不感覺是用的欺凌與侮辱了。可以隨意當他的面臭罵一頓，或者吐他一臉的涎沫，或者奉贈他兩個耳光：他都不敢言語回頭自去。回到家裏，鑽進自己的小屋子，準備着他老婆與女兒和他老婆與女兒共有的情人的使喚。——那人是他的恩主，他沒有錢，自己也

認爲沒有弄錢的本事，他一家生活的來源都取給那人，而他自身呢，却也變作了一個牛馬似的奴隸。那人佔有了他的妻女，搬到他家裏來居住而取得了他的地位，趕他住在下房，當牲畜般使用；他的妻，他的女，也這樣地待遇着他，不僅失掉了爲父爲夫的資格，真的，他自己也常在考慮，考慮自己是否可以不懷疑地而直稱作「人」！

這樣生活的話是在他四十三歲的時候，今年四十四歲了。

就是豢養的小狗，很可憐地跟隨主人，而主人從不好好地看待牠，玩弄牠，怒叱牠，抓着一條木棍追趕牠：追，追，追到無可躲避的時候，吃了主人的棍子。則牠雖然不敢回頭咬，而心裏，一定也不很甘願：張着嘴，露着牙，汪汪幾聲也得表出牠的憤慨。這種憤慨，可憐的黃鏢却是不敢有的！

早上他女兒和那漢子李小山還在抱着在炕上，便要拉長了嗓子叫他：

「老頭兒，打臉水呀，我要起來了！」

忙着往裏跑，但是脚剛踏進廚房門時，拉長的嗓子又嚷起來了：

「你死哪！怎麼還不打來呀！」

一聲不敢言語，捧着臉盆，眼睜睜看他們還緊摟地躺在炕上，只輕輕地躡着脚走了出來。

然而又是好半天，那屋門裏才突然露出一張可怕的臉。臉色深黃，在深黃中兩頰還有像爛了柿子似的紅色，則是昨天晚上沒洗掉的胭脂。蓬着頭，前額的短髮零亂地蓋在臉上。睜開剛睡醒的眼睛，兩邊眼睛角上還留着一些乳白色的東西，特別增加了那張臉上的光采。

「狗吃了你的心？你該死的死鬼！越來越不像樣，冷熱也弄不清了！你來看，你來看，你來看！你是不是想讓我洗了凉水生病，生病死了你到快活哪！你這老不死的老烏龜！」

差不多成了慣例，他的女兒每天得這樣地孝敬他一回。

抱着頭，他便要在自己的下房裏想半天，而且準備着第二次的臭罵。——第二次的臭罵，則

多半是出於他的夫人之口。

和別的婆子一樣，他夫人的後腦上也有個翹起的髻子，只是髻邊多了幾枝紅絲的紙花。臉上的粉足有一分厚，也學會了他女兒，兩頰上擦着胭脂。終於因為年齡的關係，胭脂擦上臉連壞了的柿子也不像了，倒像是切去了尾巴的猴子的屁股，美麗到那麼難看呢。

他是沒有儘先吃飯的權利的：菜和飯擺上棹子，他的夫人，他的女兒和她們共有的愛人先來坐下，他呢，只有站在旁邊，看着他們互相逗笑，聽着他們吱吱的咀嚼聲，雖然一口口地自己嚥着涎沫，也不敢離開一會兒。

許多許多的菜，都被他的夫人和他的女兒用筷子挾給那愛人的飯碗裏，撫着他，問着他，怕他生了氣吃不下，又怕他吃了來生氣。

吃飽了，便是他夫人罵人的工夫。

「你這老王八。老烏龜，養你一世你還害人！飯也是冷的，菜也是生的，這你老王八，遭槍斃的王八！……」她先是這樣的罵着。

然後看了看屋子，又開口：

「屋裏也弄不乾淨！白養着你幹什麼？狗會看家，你呢你會幹嗎？」

「給你飯吃還不逮餓狗呢」。實在沒有什麼可罵的了，還沒盡興，心裏想，或者再能夠找出更大的罪狀來作自己的材料可不更好些，只可惜這屋子太小，就是再搜尋兩遍也找不出一點錯兒來。

「瞧你這副王八樣兒，我看見就生氣，你怎樣不死，活着幹什麼？你去死吧！你去死！」終於批評到他的面目了，然而，她沒想到她自己，——她自倒很自信：她常說，十幾年前她還惹得一個男人追着她，攔腰把她抱着了呢。

收受了一切的惡聲，端起碗冷粥，和着開水一起送到肚子裏去，又抱着頭，坐在自己的下房，準備着，……

而李小山——他的恩人到還時時在表面上安慰他：

「老岳丈」，那人臉上閃着獐笑，「好好地幹吧！惹得大家都生氣又有什麼好處？這一家人

，這一點事，沒有做不了的！再說，這點事都做不好，那還有什麼用！老岳丈，好好地幹吧！」

有這麼一天，地球上的火山突然爆發了，轟轟地，天崩地裂地響着，鮮紅激烈的火星四處亂迸，飛到天空，落下地來，由地，房屋，森林，人畜，一切一切的生命財產，都隨着火星之來而消滅。烏黑的煙塵，遮滿了空際，昏暗到看不出一點東西。只有，只有在黑烟瀰漫裏，聽到哀的呼聲，傷心的狂叫，表出這是人類最後的微弱的掙扎。跟着則是十萬火急的快電發出，全世界的報紙都用特號的鉛字登載着「某地火山爆發！」

然而我們回頭來想想那爆發的原因！地心熱力在山內流轉着，漸漸增大，漸漸增高；土壤，岩石，都被燒化；熱力膨脹到極度，再也不能容納，便會突然地爆發，向外發洩出來，而作成人類少有的傷心慘目的悲劇。

把火山比着黃鏢，的確是個很妥當的譬喻呢

歷次的怨毒積藏在他心裏，漸積漸多，像烈

火般的在身內燃燒着：他的心肝，他的臟腑，無物不被他所受的毒怨煎熬着。他把自己和人相比，感到自身的渺小與卑賤：別人像是天神，不可攀企，不可比擬，有着無上的威權，享受着無上的幸福；見着人，除了俯首貼耳而外沒有其它的權利。比了狗，自己也沒有那麼自由，受人豢養，還得遭人的笑罵：而且事實上，妻子變作了別人的老婆，女兒也同人一塊兒睡覺，房屋讓別人安適地住着。一件一件的人類所沒有過的怪象都實現在他眼前，沒遭逢過的侮辱都旋繞着他的身心。身心被着醜惡逼住了，容忍，容忍，他也容忍了好些時日。然而在他再也容忍不下去的時候，身心被逼到喘不過氣的時候，有這麼一天，如火山一樣，便會爆發出來，釀成絕大的悲劇。

抱着頭，在自己的下房裏，想，想了又想，想自己還是不是算一個人？還有沒有能力希圖享受一點較好的生活？至少還有沒有能力希圖脫離這樣牛馬的生活？他的眼前是黑暗的，他的心裏是黑暗的：一片黑暗，看不到一線微弱的光明。他

想反抗，洗掉從前的恥辱，但他知道自己沒有那樣的勇氣，下決心已經不止一次，而到時候會自然不敢實行，他想偷跑，跑到人跡絕滅的地方，過他的自由生活，不再當別人的牛馬，但他又沒有能力，跑到別的地方又幹什麼！自己沒有錢，還不是依然又給別人當牛馬。……像黑暗中的海波，是那麼洶湧了幾陣，依然平復，平復到無風時的狀態，而心境裏還是一片黑暗！

忽然像電光似地在他心裏一閃，從一條上而分出無數的支派竄遍全身，漸漸又溶成一片，激動着全身的熱血，手脚都發着劇烈地顫抖，臉色也變成死灰，「殺，殺！……」只在喉裏喃喃地掙出兩聲，血淋的死屍便幻呈在他眼前，突着眼向他望着，他嚇倒了，下意識地把手遮着自己的兩眼。電光又在他心裏一閃，又分出很多很多的支派，竄到全身的筋脈裏，漸漸地溶成一片，熱血又跟着沸騰起來。李小山的臉色，老婆，兒女的罵聲，塞滿他的兩耳，心裏像被刀子砸着似的慘痛。「殺！殺！……」這兩字又從喉裏湧出。

他不能再支持，他不能再掙扎，往後的結果，也想象不出來，熱血激動着他，只逼着他轉向這條道上，糶糶糊糊地覺得這算是最好的方法了：空手反抗，自己勢力薄弱，終歸失敗；逃跑，也是無路可走，而且便宜了他們；只有這樣，只有這樣，拚個死活，才算值得！才算英雄！——不知道從那一部份意識裏忽然想出了這個絕妙而正和他相反的名詞。便站了起來，跑到廚房裏，四處尋找，尋找可用的東西，最後找着了一把半鏽的斧頭！

咧着嘴，露出兩排黃牙，用砍柴的姿勢比着他預備進行的慘劇，沒有悲哀，沒有畏懼，幾乎，他連自己也認不出是誰來了。

他準備見了他們不再理會，至少也不卑賤地待候着，但這樣初次振作的態度在晚飯時又隨着他的夫人的辱罵聲而消失了！

晚飯過後，抱着頭又在自己的下房裏想。想到過去的恥辱，想到未來的可怕；想到殺人是一件痛快事，可也是一件犯罪的事。他的腦筋便

在這「殺人」的事件上打旋，分作兩派：先是提了刀，殺人，血淋淋的屍首，巡警，監獄，歸結於被判抵命。熱血沖過他的腦筋，於是他想到另外的一派：容忍，繼續容忍，挨罵，忍辱，受饑，苦工，直到他老婆死了的時候，直到他女兒死了的時候，直到他夫人和女兒共有的情人死了的時候，否則就是自己死了。腦筋又被熱血衝動着，一時思路便混雜起來：像一個疾轉的圓球，只看見一片白影，又像一個壞了的雞蛋，又黏滯，又模糊。他簡直委決不下來。想把這個問題暫時擱起，終於無效，那意念總在他心裏來回浮動，擾得他精神和身體都十分的疲倦了。

倒在炕上朦朧地睡着，似乎是在夢中，而白天裏苦了他的思潮，又像大海般的把他捲入了洶湧的波濤，吃力地在裏面掙扎，而依然使他的身體完全沉沒了下去。出過一身冷汗，忽然驚醒，無意裏反手觸着剛才放在炕側的冷冰冰的斧頭。冷氣從手指迅速地傳進心裏，變成一條白光，分作無數的支派，分佈到全身，作成一種絕大的力

，鼓着他霍地坐起。着了魔似地跳出屋來，好像一隻被獵人追窮了的狡兔，不住四下狼顧。

一陣冷風吹上他的臉，身上感到有點冷，心裏才清醒一些。抬頭望望天，天上黑沉沉地閃着幾顆星星，半輪皎月剛剛從一塊雲裏鑽出來，這突然發射的光亮，到使他增加了勇氣。極力鎮定，鎮定，弓着背，挨到上房，側着耳向窗裏聽，他明白李小山今晚上是和他的老婆睡在一起的。

他的女兒是睡在同在那一排的另外一間，似乎她門母女間有着這樣的規定，今晚上，她很有孝心地讓給她母親，自己早早的便睡了。可是終不及讓人擁抱地那麼舒服，所以直到半夜裏還是不曾熟寐，只朦朧地在炕上翻着身。在她翻身翻到好幾次了，猛然一聲「救命哪」的慘厲的尖銳的哀呼直經過她的耳膜，投向她的心裏，跟着便是一陣激烈的響動和像被宰割的豬羊的喘氣。她全身的肌肉起了痙攣，好容易才從炕上爬起來。剛出門，一條黑影在他眼前閃了一下，借着皎潔的月光她認出那正是她素常使用慣了的爸爸，鐵

一般冷的臉，兩眼閃出嚇人的光芒，手裏高舉着一個什麼傢伙，就像要對準她砍下來。在初時，她心裏還發着狠，「老王八」三個字已經在嘴唇上動了一下要預備吐出來了，但意識立刻告訴她，如果把這三個字吐出去了，則跟着吐出來的，一定又是「救命哪」的哀呼。這樣，她便閃在一個屋角裏。

「殺死你這個……殺死你這個……」黃鏢瘋狗似的狂吼着，撲了過去。

他女兒呵喲一聲，便蹲到地下去了。兩手扳着她爸爸的臂膊，跪在地下，橫身抖着，幽幽地叫了一聲。

「爸……爸……」

「混帳東西，你還認得我是你的爸爸嗎！我要殺，殺死你這個……」

「爸爸，我是您的女兒呢，你忍心嗎！你忍心殺死我嗎！」

經過一次停頓，黃鏢的勇氣便消退了，當時那一股熱力，本來就是勉強支持着，現在忽然間

斷，剛才的情景，都湧上了他的腦筋：熱血的腥
味，死者最後的掙扎；實在沒再來一回的力量了。
。看了跪在自己前邊的女兒的可憐的形態，緊握
在自己手裏的斧頭也掉在地下。

猛然像一支箭樣的思想飛進他的心裏，未來的
危險，使他不能久待，一下便站了起來。

他一站起來，女兒又呀地一聲駭哭了——

「爸………爸………」

「我要走了」，他不覺也傷心起來。開開門，
不管東南西北地向前撞去。

曉色迷離，疏星幾點，一陣風來，那半開着
的大門又碰地一下關上了。從門隙裏，只時時漏
出幽幽的哭聲。

十三

像在舉行就職典禮一樣，兩腿拼攏，兩膝相
接，兩腳分開，而其角度則恰恰等於一直角。胸
口挺出，小腹到後，整個的身軀作成一條垂直線
。兩手下垂，二目平視——平視過去，那里擺着
一張長棹，正中坐着穿道士式衣服的面目可憎的

推事，兩旁則是書記之類，埋着頭，一息不輟地寫，只有時微微抬抬眼，望一望他，在他的答語稍稍斷歇的時候。但僅一瞬間，立刻又回復到自己的工作上。推事則擺出一張十分威嚴的面孔，一會搖搖頭，一會又摸摸鬍子，兩眼只望着房頂出神。如果一定要說那人并不會聽到黃金鏢的供詞的話，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事呢。

法庭是陰森森地，不感覺到熱鬧，慘白的陽光，從窗孔斜射了一抹進來，直照到自己臉上，似乎癢癢地有點難受，但終爲了這立正姿勢之不便於變換，也只好忍耐下去了，只微微偏了下臉。這其間，迎着他的眼光的則是他的女兒——她同他同站在一排上。爲什麼會一同在這兒站着，則又非他所知道的了。

「我不會冤人，我也不會說謊話」。因爲自己作事光明，心裏沒有一點懼怕；他以爲人們都該有良心，只要聽着他忠實的敘述，便不會不原諒他，原諒他是爲救人而犯罪，或者，還更要給予自己一個絕大的嘉獎呢。黃天霸不是也就做過強

盜來的麼，後來可做了大官！這人恰巧和黃金鏢是一家子，想到自己的前途，知道就和自己家裏的老英雄一樣的。所以無論推事怎樣地追問他，却仍然繼續着那一毫不變的供詞：「我搶了人，我把老頭子的錢都搶完了，這事是有的。可是，我一個大也沒落下來，我都送給了我一個朋友！她是一個可憐的人，受了別人的騙，流落到無衣無食，我不忍心瞧着她餓死——想幫助她，想搭救她！可是自己也沒有錢，又沒處去借，想來想去，只有走這一條絕路了！我倒是應該受罰，可我并沒壞心，天知道！對得起聖賢爺，我做賊是爲了別人！……」

「你那個夥伴呢？」推事打斷了他的話，這樣問他。

「他嗎？不相干，早讓我趕跑了！我要做這事，怕一人的力不夠，約了他去。那小子，不去，我把手槍指着他，才跟我一塊兒去了！他，他不相干！」

推事皺着眉頭，想開口，但剛一張又合上了

，似乎問得不很妥當，不便說出來。沉疑着，嘴角上慢慢露出微笑，點着頭問：

「你那位朋友呢？」

「誰？唔——」

「怎麼樣？」推事驀然拍了吓棹子。

「她此刻怕已經很舒服地在南方住下了。她是個可憐的人，她可沒求我的周濟，是我自個兒出的主意，而且不曾告訴她。她是英雄，要是告訴她，她準不受了！對，英雄，英雄不該遭難，我該幫助她！」

想到芝英是英雄，黃金鏢又不免引起了自己的英雄氣概，問心無愧，懼怕什麼，胸口越向前挺出了。四週的人物，都沒有放在自己眼裏，眼看着前面的推事，也彷彿算不了什麼了不起的人物。陽光從他身上移開，放射到屋子的一個角落裏，像水波一樣地映在牆上，不住跳動。黃沙打在玻璃窗上，外面顯然又在颳大風。

「黃金鏢！」推事被他正大光明的氣概攝住，彷彿有幾分畏縮了。也許他的口供全是虛構，

然而他不虛構於根本否認事實，說搶劫的人不是他，却只表明他搶劫的理由，正大的理由。這又是何所用心呢？這樣想着，把眼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一會，而一種不可逼視的威嚴氣度碰回了自己的眼光，不容自主地低下了頭。低了頭看見掉上的文件，這才想起另外有關的一件案件，扳着臉孔抬起頭，這樣嚷出一聲。

「有！」黃金鏢再糾正了一次自己的立正姿勢。

「你真個叫做黃金鏢嗎？」

「是。」

「不對吧！」推事很得意搖着頭。「你不是叫做黃鏢？」

「……………」被問的人沉默着，垂着的兩眼幾乎閉上了。

「你還有案子沒了呢！」推事露出牙齒在笑。

黃金鏢從各方面想來，才覺得今天的確是他的末日到了。在他四下裏包圍的人，到不定非和他作對不可，但他們的行動都同走上了這條道路

彷彿在唱一齣戲。唱戲的人不定想哭或者笑，而在舞臺上，他們便不得不做出哭或者笑的狀態。他覺得他們都太無聊。無聊的地方不在分不出事實的真是非，人類的真善惡，而在於麻木不仁，糊里糊塗地照着條文做；麻木還不如殘暴，殘暴可以使受者興奮；糊塗也不如執拗，執拗有時到是對的。只有像他們這樣，聽說殺了人，便念出法律上的幾百幾十條去辦；聽說搶了人，又念出幾百幾十條去辦。他們從不問過究竟。永遠是麻木不仁，永遠是糊里糊塗，有勢力的人便利用他們來壓榨一般人而加了他一塊鍍金的招牌，說是「法律所以保障人民，」其實，人民因它的保障而丟命的到不知有多少呢！現在，又輪到他自己了！在四下包圍中他成了個中心，四面的眼光都投向他身上；他昂着頭，直望着上面坐着的木偶一般的推事，慢慢移動，從推事旁邊的書記身上，移到再旁邊的律師與乎同他站在一起有關係的人——如他的女兒秀英之類。最後，又轉向上面。外面的大風仍然颳着，映在玻璃窗上的一層薄薄

的慘白陽光已經消逝了它最後的殘影，各人都扳着嚴肅的面孔，空氣是沉靜極了。一切的過去在他的心裏如電光地閃映，沒有理由，但終覺得是問心無愧的：人是殺了，錢是搶了，而殺人搶錢都是應該的，因為這樣做並不是爲自己！他以爲這才是可以驕傲的事，和打仗時得了頭功一樣地可以驕傲！但是現在既讓人抓着了，還有什麼可說，隨他們辦去，而自己只好聽命了。他感到自己這一生簡直像在做夢，這便是大夢將醒的時候，完全墮入了迷茫的狀態中，然而覺到自己的問心無愧的心意，可是始終一致的。全身被這心意支持着，他的神氣，依然沒有些兒張惶，到把這法庭的嚴肅的空氣緩和了。推事露着牙的嘴，不得不慢慢地合上來；偏着頭很忙碌地在寫口供的書記也有較久的工夫抬起頭來端詳一下了；至於那些扳着的面孔，都有了幾分鬆懈。趁這機會，黃金鏢吐出了一口氣。

「是嗎，黃鏢？」

「是，是，是，一點不錯！我叫黃鏢！你說

我殺了人，是不是？我這個人倒可以分開來說：黃鏢是一個人，黃金鏢又是一個人，打我用黃金鏢作名字的第一天，我就全變了！從前，什麼苦都吃過，可是一點不敢反對，倒是從殺死了那奸夫淫婦之後，我才知道我自己還是個英雄！天地間最可怕的只有殺人，可是，殺人我也不怕，什麼事還不敢幹呢，所以，我就去當兵。——可惜名額滿了，只當了一名號兵！這是我一生的恨事！要說我殺人，那沒有錯。我不殺他們，他們就會把我折磨死哪！——我說，這一案我也招認，憑您秉公辦理吧！」

這樣慷慨而毫不着邊際的招供，使得推事已無可置詞，彷彿自己做錯了事而感到羞慚，不好繼續下去，便匆匆宣告了退庭。

依然和剛才一樣，黃金鏢毫不遲疑，便轉了身；右脚拉向後，脚尖提起用脚跟向右一轉，恰如長官在他面前叫了一聲「向後轉」的口令似的，霍然便轉了過來。剛轉過身，一朵紅紅的嘴唇映進他的眼裏。那是位置於一張粉白的臉上，

臉上也佈置得很勻整，只眼睛稍覺輕浮了點兒，而在黃金鏢看來，則他一生之所以吃苦受累也是壞在那一對眼睛上面。對着她，他狠狠地投射了一眼。

那便是他的女兒，挨近他站着。從她的裝束上看來，似乎已是久居城裏，都市的氣味沾了滿身，一樣是花布衣服，可現在就變成了短削的旗袍，肩上斜披着一條紅圍巾，髮辮自然剪去而分作最時髦的鴨屁股之類，便是臉上的脂粉呢，也不如從前那麼厚了。只是口脣上依然鮮紅，但平心而論，還紅得不很討厭。「這小子真不是東西，又不知偷上了那個漢子！」再狠狠地她看一眼，這樣的話便從黃金鏢的心裏爬上喉頭，似乎又不願意說出來，只聳聳肩來表示他的憤慨。

「爸爸」，他女兒紅着臉招呼他。

「唔」雖然也答應了一聲，可只有他自己才聽得出。

「我在兵馬司何家當差，爸爸，有什麼事給我通個信。信上就寫黃秀英好了。」說着又向他

飛了一眼如對於一個情人一樣。

他被帶回看守所，她則叫車回兵馬司。

洋車拉過大街的時候，街邊已閃亮着街燈，天色漸漸地暗了下來。遠處昏黃一片，從那昏黃的幃幕之上，閃出點點寒星似的燈光，較遠的房屋只隱隱約約地呈現出來。半個月亮，嵌在昏黃的天幕高處。坐在車上，過去的事有如一夢，淡淡的又浮在心上：不成東西的李小山，想不到竟被他迷惑了好幾年，以至於死了才分手。然而這不能不感謝她父親，否則自己將永遠埋沒在那小小鄉村裏了。但她並瞧他不上眼：成了犯人，而且身上穿的又不時髦——如果她父親能夠像她主人家的號房那樣穿上一件假嗶嘰馬褂呢，即是罪該萬死，她也會表示相當的敬意的。是像那樣懦弱的人，敢殺人，敢當兵，敢犯搶案，真可意想不到的事呀。意想不到，意想不到的事多着呢，有如自己……她看了看自己這時穿着的時髦；微微抿嘴一笑，又想到自己這方面。

從她的媽媽和她的情人被殺的一晚起，以至

於她的不敢再在家裏逗留，幸虧一位鄰居介紹她進城，又巧遇何家找丫頭，她便來擔任了這個職務；擔任了職務，使她忘掉了過去，過去的行爲，過去的裝束，都是一提起來就覺難堪的事。滿想從前的事一概不管，再重新作人了，不料前幾天法院忽然來了傳票，要她出庭，還以爲是從前的事發作了呢。這於她的前途是很不利的，不是太太還嘮嘮叨叨地問過幾遍麼？……

「我就說是我的父親犯了案，叫我去作証吧。」因爲今天的事原來還有一件搶案牽在裏面，她才放心，她打算，如果主人問急了，她就說她父親搶了錢，於她不相干，他們是早已斷絕了關係的。事實可以証明，打她上工以來，她父親就沒來找過她。

進了門和大家週旋一會，總不過「承您擔心，滿不相干」之類的話，又到上房回太太。經過西屋小姐的臥室窗下時，裏面正有一個男子，高聲在講話，她明白這是來給小姐補課的王先生。也不偷瞧一下便過去了。

「完了嗎，究竟是什麼事？」太太在躺椅上抽水烟。

「不相干，是我爸爸犯了事！」

「爸爸犯了事也找女兒嗎？」太太似乎頗不謂然，憤氣地把紙煤子插進煙袋旁邊的小管子裏，嘴角噴出縷縷青煙。

「可不是麼？還是太太見多識廣。」她忙接過了煙袋來放在棹上，又走向火爐加進了兩塊煤，「在別人，還會說我爸爸不好，我做女兒的也不好了呢。我也不敢怨他，我可也不願和他見面；我來了這些日子，太太知道，沒和他見過面不是？」

太太點了點頭表示嘉許，又才像記起了什麼似地問：

「小姐呢，半天沒看見了。」

「先生來了，在用功！」

「真是，念書也不識時候，這早晚還用功！你去看，先生走了就叫開飯！」

再經過西屋窗下時，高聲講書的聲音已經變

做低聲細語。她從窓隙偷瞧進去，小姐和那王先生正坐在一塊兒，王先生不住點着頭在說話，說話的聲音太低，聽不清楚，倒是小姐臉上的笑容是可以看出來的。棹上的書，零亂地擺了滿棹，像遭了人們的擲棄似地在那里躺著嘆氣。

她知趣地咳了一聲才放重足音去推門。

「秀英嗎？進來吧！」

「小姐真用功，不乏力嗎？」

小姐不言語，嘴角上可還掛着微笑。王先生則埋頭在把棹上的書整理起來。

「太太請小姐呢！」秀英向小姐送了個眼風。

。

「你回來多久了？事情怎麼樣？」

「不相干！」又回頭看了看王先生：「王先生的洋服真漂亮呢！」

王先生怪難為情的，坐不下去，站起來穿上大氅，說：

「我走！明天見！」

吃了晚飯，秀英又到小姐屋裏來，要笑不笑

地在一邊站着，望望棹上擺着的剛才被王先生整理好的一堆書，一會又轉向小姐身上打諒，終於嘻嘻地笑起來：

「小姐，你瞧王先生多精細呢，教完了書，把書也給你擺放好了。」

「哼」，小姐不好意思地把頭掉開了。

「你不高興我說嗎？我偏說，我知道你喜歡他！」

「你才喜歡他呢！」

「別裝傻，咱們打打賭瞧，誰要喜歡他誰就先笑。」她把兩手插在腰際咬着嘴唇，翻着白眼，直向着小姐。

「嘻，嘻，嘻，」果然是小姐先笑了。

她便像得了勝利似的，一隻腿往後翹起來，向小姐身上撲去，用手指着小姐的臉，張着嘴，笑得喘不過氣來。

真的，秀英是都市化了，比了她從前，已經是另外一個人，就比了眼前的小姐，小姐也沒一點能和她相比。脫下了鄉村的服飾，真還值得說

是漂亮的人。「三分人才，七分打扮」只要衣服入時，漂亮是很容易的事。而且，自己也還聰明，對於言語姿態，一切都極力模仿城市女子的習尚，不到一年工夫，這位土氣十足的鄉下姑娘，完全變作我們常見的 Modern girl 了。何家沒有多的人，老爺太太之外就只有三位小姐：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都和自己說得來。二小姐，三小姐雖然都還是小孩子，而大小姐則已經是二十來歲，秀英對於她簡直是個良好的伴侶，幾乎一刻也不能相離。這其間，她私下得着大小姐許多好處也是有的。於是，她更變而為這家裏的寵兒，都市化所需要的條件，都可以憑借小姐們的力量得到了。

至於這位大小姐呢，第一便使人感到她的胖胖也可以說是種『壯美』，然而太胖了也引不起人多少羨慕的意念來。自頭至足，沒一點不是臃腫的：兩條腿恰如兩根大杉木，肥大的腳，塞進尖瘦的高跟鞋裏，剩下兩塊肥肉在外如蒸熟了的饅頭。腫着臉，眼睛擠成了一條細縫。如果遇到

高興時，打一臉胭脂，燙捲了頭髮，尤其是另外一種風趣呢。看到秀英的姿容，大小姐可深不滿於自己，於是拚命把貴重的衣服往身上穿，可沒想到越穿上好的衣服而結果越適得其反。費盡全力加意地去修飾，終於是自己的枉費，有時也不免因此而對秀英發生敵意來。「秀英瘦得太可憐了，」她常常向許多人關心地這樣嘆息着。真的，把猪和大小姐相比，已經不感到猪的肉多，秀英自然是太瘦了點兒。

大小姐最後的方法是把同二小姐淑芬，三小姐淑芳同用『淑』字排着的淑華的本名改作了慕環。「環」是楊太真的小名，她這樣改來是有深意的呢。

大小姐和書本發生關係，總共有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在家裏念了本女兒經，因為生病便放下了；第二時期是在那十三歲的那年，剛在故鄉進了一個女子師範，可是，不知是因為大小姐自己不高興嗎，或者還有別的原因，在學校和她自己的兩方面都不願再去上課了。現在，革命以後

，女子做事的很多。做事還在其次，出風頭却是必要的，那就非以學校爲出身不可，於是大小姐又想到了要進學校，要進大學校。好在北平有的是大學，無論是國立私立吧，只要交足學費，畢業是不難的，就憑大小姐的聰明，自問也頗有餘裕呢。只是投考却是一個難關，表面上似乎不能不預備一下。承得一位親戚的介紹，便找了一位王先生來作她的指導人。這王先生叫做王孝明，我們從先已經認識了他的。自從王孝明和大小姐見面以後，在她屋裏才忽然增加許多洋裝書，和她原有的香水，撲粉，雪花膏之類的東西攔在一塊兒。這就是大小姐念書的第三時期。

對於王孝明的印象，大小姐是覺到這人不討厭：態度很和平，但和平之中帶着種剛毅的氣慨。他的學問不是大小姐所能猜測得到的，而他的永遠穿着西裝却是大小姐所滿意中之一點。男子應穿西裝，其應該的程度是和女人的應該搽胭脂是相等的。大小姐既滿意於自己的搽胭脂，當然也就滿意於王孝明的穿西裝。滿意浮漲在心頭，

至於補課，已經像沒有那回事。其實呢，補課的動機，也不過是大小姐的一時高興而已。

王孝明很熱心地講解了好半天，一聲聲吹到大小姐的耳旁却如隱隱的蚊子叫，只在那里旋繞一下，又歸消逝；她心裏正懷着別一種意念呢。兩眼看着對面的人，看着他張合的嘴唇，審視他嘴上有沒有鬍鬚；看着他平滑的前額，考慮他分頭上是搽的什麼頭油；看着他胸前的領帶，計算他領帶上共有幾種花色；雖然沒留心到書本，心思也頗爲忙碌，似乎面前那人，和自己有種種的關係。他自來不會熟識過別的男子，更沒有和男子這樣接近過。於今平靜的心裏驀然撞進個王孝明，王孝明的影子便緊緊地粘伏在自己心上，只要一想到關於男子方面，則王孝明的影子便會在自己心裏鮮明起來。初時還奇怪爲什麼有這種心理，習慣既久，也就視爲當然，反設法去和他接近了。

而王孝明呢，則始終不會感覺到：不一定因爲何慕環小姐的太胖，倒是對於補課的事太熱心

，不容他更有其它的妄想。這兩年來，他除了喜歡寫點稿子之外，每年都在替人補習投考的功課。他的基本功課還好，許多人來找他，他都能忠於所事，沒有不盡力幫忙。他這次的替何小姐補課，也不過如對別人一樣，並沒有其它的意味在。現在，慢慢地他也看出了她的態度來。

就如像今天晚上吧，書還沒講幾句，她就挨擦着不耐煩了，毫無精神似的，把兩隻胖手圈在棹面上，偏着頭，枕着兩肘，一會偏左，一會偏右，早忘記了眼前是什麼。王孝明很感到沒趣，只好換過方法，問她的問題：

「Adverb 的用法你會了嗎？」

「還不大懂呢，」她依然懶洋洋地偏轉了頭向着他。

「Adverb 也和 Adjective 一樣，分作 Attributive 和 Predicative 兩種：“Adverb 在普通形容別的文字時，叫作 Attributive use；如像 “He is entirely Wrong” 的 “entirely”；“I dislike only because she is lazy” 的 “only” 都是。

Adverb 在文字中是 Predicate 的一部份時，叫做 Predicative use；如像 “My son is well to-day” 的 “well,” “He will be better soon” 的 “better” 都是。請你留心記着吧！」

「不講了吧，我今天人不大好。」她伸手便去掩上棹上的書。

那人的臉上不覺紅了起來。

「咱們談談吧，」一下伸出胖腿觸着他的脚，一股熱氣便傳到他身上。「你說我今年考得上學校嗎？」

「多多預備是不成問題的。」

「要能够考得上才好哩，大學生多出風頭」！她捧着兩手挪動下身子，用力太猛，幾乎撞在他身上。臉上閃着希望的光，眼睛又合成一線了。

王孝明便開始勸告她，勸她多用功，投考是不難的：爲了迎合她的心理，又描寫一點學校的情形，意思是要引起她對於功課的興趣。結果，她的興趣到是被引起了，可只幻想於出風頭那方

面，對於功課，毫不相干。王孝明看見她高興起來，以為是受了自己的感動。其實，那里知道她的心呢！

冷風吹着他的臉，送他回到公寓去。對於何慕環，心裏不覺失望起來：人不聰明，讀書又不長進，到可惜自己這番熱心了。將來考不上學校，大家才都沒趣呢。一方面可又自己安慰，這也是沒法的事，只好聽之。便再不去想了，另外在計劃一篇小說的結構。

一進公寓，一聲「一馬離了西涼界」的搖曳的倒板便直射進自己的耳膜，他不禁大聲嚷出一

「好嗓子！」

「小王嗎？」屋裏的人問。

「然也！」

「來，來，來，來一鬪武家坡！」

門一開，王孝明閃了進去，胡琴跟着拉起來

。

十四

這已是初秋時候，天氣可還沒有點涼意，淒

切的蟬聲送不到這煩囂的城市裏。城市裏的喧嚷，一樣在雜亂的街市上瀰漫着；從喧嚷中一聲聲清脆的賣冷食的敲出的銅碗聲，叮叮地像一條電光在那昏暗的天空閃躍，那麼清晰地投進耳中，傳到心裏，悶熱的心裏彷彿感利些微快意，雖然一樣是浴在蒸熱的太陽光之下。

從西四牌樓的兵馬司飛跑出來了一輛車，一直往南，越過單樓牌，便隱沒在流動的人叢裏。車上坐着的人是個胖小姐，腳下放着一隻皮箱，皮箱上則是些被帳行李之類的東西。許是洋車拉得太快了，自己也不禁得意起來：望望左方，望望右方，又痴痴地望着遠處的宣武門城樓。城樓巍然獨峙，遮蔽着城外的景物，街邊的兩排電桿，從城樓下一直排開來，像兩行衛隊地在那里擁護着。她心中驕傲，覺得自己是居高臨下，別的人都只在自己腳下奔走。有時，即是一輛汽車從自己身旁飛過時，也不禁揚起眼睛，很不屑地看了一眼，心裏彷彿說出，「你知道麼，我是大學生」而作為對那威風十足的坐在汽車裏的人的一種報復。

雖然數學題是交的白卷，英文也只答上一道題，但是榜上有名，誰又能說她不是大學學生？大學是最高學府，在最高學府受教育的人便是中華民國的優秀份子，將來振興國勢，發揚文化的責任，都在這一般人身上。全國的人口據說有四萬萬人，大學生呢，才不過是千分之幾，爲大學生者，可不該十二萬分的驕傲麼？何況又還是什麼女學生？女學生在中國形成了一種特別的階級，這是很顯然的事實。我們看，不是有許多娼妓也正在摹仿女學生的裝束嗎？那我們就可以猜出女學生吸引人的魔力了。何慕環小姐突然得到這種榮譽，無怪她要神采飛揚，傲視一切了呢。功課一點不懂，中學不會畢業，考上了真是連自己不敢相信的事。但是，惟其難，惟其微倖，才更應該驕傲。爲人都是應該這樣的。

戴着高興的光采去報了到，把行李搬進被指定的宿舍去。

那間寢室是在樓上，剛上樓梯的轉角處。聽差把她的名牌掛在門外時，她發現外另已經先掛着

和她的一樣的一塊，名字是『聶君媛』。推門進去屋裏共有四個床位，有三個還空着在。聶君媛正躺在臨窗的一個床上看書，她得意地向她招呼，那人懶洋洋地坐起來，問她：

「貴姓？」

「我是新攷上的學生姓何。您貴姓是——」

「聶君媛，國文系。」

「呵，都是同學。」說着便挨着聶君媛的鋪位陳列了被帳。

新的憧憬使她不能安靜，剛剛把屋裏弄好，便忙着向學校裏各地方去亂撞：運動場上的器械，感覺新奇，趁着沒人的工夫便要嘗試一下；圖書館排列着的一本一本的大字典也要去翻翻，看看 Boy 這個字是否也被收了進去；在澡堂裏洗了半天澡；在音樂室亂彈一陣鋼琴；在自修室裏呆坐一會；都太新奇了，這些事物，從先一點也不會接近過。現在像是屬於自己的，自己便是它們的主人。主人應該行使她的主權，在屋裏還坐不到一分鐘，又興沖沖去洗臉了；洗了臉回來再

坐不到一分鐘，又去打電話了。取下耳機，才不知道要誰打的好，幸而王孝明的影子又在她心上閃了一下，她便叫了華光公寓的號碼。

對面說話的是王孝明的聲音，她像高興到喘不過氣來似地向他報告：

「我已經搬來了，這裏面真好：有澡堂，有教室，運動場上的傢伙真好玩，圖書館的書真多，噢呀，真多！這裏什麼都有，什麼都齊全，比家裏還齊全。有一位姓聶的同學和我很要好，我一來她就歡迎我，像我的姊姊似的。」

「哦，沒有什麼事了吧！」找了一個機會，對方趕忙截住她，「明天見！」

然而何小姐還沒有盡興：「明天準見嗎？你來找我！」

「再說吧！」

「不能夠，一準來！你明兒沒有什麼事吧！」

「我們有幾個朋友要立社，出刊物。」

「我也加入，」她很熱心地說，「我也加入。」

！」

「好，算上你一個！」

還叮嚀了一句「明天一準來」才把耳機掛上了，得意地走回寢室，滿想把這些事情都告訴給她剛才所認識的同學聶君媛。但推開門時，裏面空着的兩個床位已經被另外兩個人佔據了。那三人見她進去，都不覺相視而笑。她心一虛，用手摸摸自己的臉，臉上燒到滾熱。然後才被介紹：最小那個還沒脫孩子氣，頭上留着童化式的短髮的叫做武文，兩目較為清秀而語音最清脆的那個叫做何君清，而外號則叫「王熙鳳」。她們三個自然是老朋友，一見面大家的話都說不完，有時又從箱子裏摸出些帶來的食物，含含混混地招呼何慕環一聲便一邊笑着一邊吃了起來；有時，又找出一件玩意，你爭我奪，從床上搶到地下，從地下又翻到床上，終鬧到人仰馬翻為止。只剩下一個胖小姐，呆坐在自己床上，看着她們熱鬧親暱的情景，笑又不好，不笑又不好，這才感到了自身的孤獨。剛才自己以為什麼都是屬於自己的，

便是聶君媛，也像是爲自己進這個學校才由上帝特別派她來歡迎自己似的。現在，那一腔熱情，都歸烏有。至於她們那左一眼，右一眼地向自己看呢，更是心裏難過的事。她傷心，淚珠停留在兩眼裏。

那三個人各人都有各人的特點：聶君媛最美，態度也像和平一些；何君清真像王熙鳳，一對眼睛便如兩把刺刀，便是那尖銳的聲音也直可以驚破別人的耳膜；武文則還是個小孩子，小孩子的話也特別多。這三人，在何慕環看來都是使自己難過的：聶君媛的容采使得心裏內愧，何君清的眼睛使得自己吃驚；至於武文，則又恨她比自己的年紀小，比自己年少而又讀本科——自己當初就以爲年小了，誰知還有比自己更小的人，却也是所不及料的事呢。不及料的事太多，早晨的一團驕傲，此時也只好整個地把它收藏起來。

晚上睡在床上，燈已熄了，而那三人依然低聲地談過不止。何慕環的腦筋本來就不寧靜，再加上這樣嘰嘰咕咕的不斷的嘈雜，更張大了眼不

能入夢。她感到自己的寂寞，她後悔不該來攷學堂。在這第一天便和平時的幻想大不同了，以後怎樣好待下去？以後，她懷疑以後，她懼怕以後，可也不能不希望這以後！也許以後會好過來，不說別的，只要自己對於功課多留心——她在規訂她自己的課程——英文要一篇一篇地能夠背誦，國文要一篇一篇地能夠背誦，數學也……總而言之，她希望是每樣功課都要能背誦，把休息時間全作為自修時間，即是沒有朋友，不是一樣地有事做嗎？……

輾轉了一夜，剛剛睡着，驀然又驚醒了，隨時都在擔心着怕起來太晚，便在夢也不忘記。披衣起來則全宿舍都還靜悄悄地，看看自己枕下的表，那長針和短針才正成了一條垂直線呢。無聊之極，又在學校裏繞了一圈。使她驚異，那操場角上，還有兩個人在那里唸英文。她初時還不敢相信於這稀有的發現，她以為每天能夠起來趕上上課，已經是不容的事了，就是像自己從前就還沒在八點鐘起來過，如果要天天五六點鐘就起來

，那真是很難辦到。對着這樣少見的事情，却也增加了自己許多興奮，在她預定的課程上，又加上了「早上唸英文兩點鐘。」

另外一個打擊却苦了她：第一點鐘的功課足足等了一個鐘頭，教員終於不來，許多人便都走了；第二點鐘教員雖然來了，學生又走了大半，也不會上得。何慕環是熱心準備來上課的，這樣的情景差不多要把她平時的幻象完全消滅了。

樓上宿舍的走廊上，播出雜亂的高跟鞋的科科響聲，從別人的口中，她聽到論這樣的談話——

「上了課媽？真好玩！」

「還不是那麼一回事，誰愛管它！」

「又來了許多飯桶，得想法把他們趕掉！」

「可不是，不是留學生也想來當教員！」

於是何慕環了然了：她明白大學並不是可以唸書的地方，大學生也不是讀書的人；大概因為是名義上有個國家，便似乎不能不辦幾個大學，又不能不招幾個學生，有了學生，大學當然也就成立了；在學生方面呢，變成了人，便似乎不

能不上學校，上了學校又似乎不能不上課，所謂上課也就不過等於上衙門畫到而已，然而只要在大學裏出入便不能不說他或者她是大學生了；大學與大學生之間，都是因為這『不能不』而作成的。這到真合了何慕環小姐早先的一句話：「大學生真出風頭！」

現在，她心裏到反而覺得坦然起來了。讀書的觀念，在她也不過是一時的高興；一半也以爲別人一定很用功，自己不用功是會被人笑話的，所以才下了那麼一點決心。此刻看見大家都是一樣，甚而在她的想象之下，那自然正合她的心意的。在家裏養慣了的小姐的脾味，又從她心裏抬起頭來，便計劃着怎樣地找樂去了；可惜她還沒有一個認識的人，雖然她想和別人攀談，別的人却都不大理她，只得又在學校裏來回地走着。學校的地方走得太多了，也覺得煩膩起來，到是那穿堂門的會客廳，才又是她一個新的發現：客廳是長長的一間屋子，南北開門，作爲進出的孔道，東西陳列着幾排椅子，大概學校早就爲這般學

生們打算好了的。每兩支椅子中間放着一張茶几，恰恰適合於兩個人的密談。來賓中自然全都是男客，男客中又十之八九是青年，而穿西服的，而光亮其頭髮的。切切的私語，柔媚的笑聲，看到這樣的情景，不但感到這世界是幸福的，而且也容易感到現在天下是十分太平！

何慕環不覺羨慕起來，猛然間記起王孝明說了今天要來的，羨慕的心情便轉成了驕傲，覺得自己的王孝明都此此刻坐在這客廳裏的一般人強得多呢。她便在客廳的後院等待期，等待着號房的傳報。有時還整整衣服，理理鬢髮，做着就要去接待來人的姿勢。

但王孝明并還有來。

她心裏有點急了，看見號房一次又一次地拿着會客條向自己走來，以爲一定是他來了，呆着眼等號房一走到面前，便可以走出去。可是可恨他只從自己身邊擦過，嘴裏却拉長了聲調在通知別人。她全身都覺到燒熱，似乎是一種絕大的侮辱，氣憤憤地給他打電話去質問他。

電話處的人太多，一個，兩個……她却還站在頂後面，而一個人至少要說半點鐘以上的話，差不多連中飯吃了幾碗，飯後又喝了幾杯茶的話也說出來了。雖然大家都覺得打電話的人太討厭，而自己抓着耳機時，同樣的話又不覺從自己嘴裏報了出來。何慕環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個機會，滿想把一肚子的哀怨都向對方發洩出去，而不想得的回話才是懶懶地一聲——

「王先生上街了！」

「也許他已經來了。」她這麼想，三腳兩步又跳到客廳去尋視了一週，下意識地看看每個來客的臉，看其中有沒有王孝明。她真擔心他來會了別人而把她拋棄——拋棄，在她自己想來，這兩個字而用在她和王孝明之間是再也妥當不過的。幸而還好，王孝明并不在內，放了心，百無聊耐地轉回寢室。

同寢室的三個人正在吃花生，黃的，白的花生皮散了滿地，每個人看了進來的人一眼，又不覺相視而笑了。何慕環也感覺到，在她每次進屋

的時候，她們都要這樣的報她一笑的。這一笑，如像一把刀，臉上便會下意識地紅起來，她們的人多，又是沒法子反抗的，只好忍在心裏，次數加多，連跨進寢室的門也視爲畏途了。

剛剛倒在床上，想閉着眼睡一覺，樓下一聲呼喊穿進她的耳膜——

「何慕環小姐！」

她偏着耳再聽一遍。

「何——慕——環——小——姐——」

那三個人又看了她一眼，又相視而笑，她的臉又不覺紅了起來，犯罪似地走出去，耳後還聽着何君清的清越的聲音在說：

「她也有男朋友！」

似乎都有着說不出來的嫉妬，在三個人心裏流動，空氣到一時沉靜了。剝了皮的花生也忘了送進嘴裏去。終於還是識武文先開口：

「她的朋友該不像她一樣的胖呢！」

「我希望他應該比她瘦一點兒！」何君清這樣繼着說。

「咱們下去看着吧。」聶君媛提議，三人一同跑下了樓。

先到齋務課看那來的人叫什麼名字。齋務課外面有張條棹，會客條都要送到那裏備案的，據說每天送進來的數目總在三四百張以上呢。聶君媛看見最上面一張便這樣填寫着——

「來賓王孝明，欲訪何慕環……」

「這王孝明的名字好熟，」她這樣問自己，後來才想起看過他在報上登載過好些小說，自己還因為那些文章而流過眼淚呢。「那胖子也配和他交朋友！」終於吐出了一口氣來。

臉貼在窗上向客廳裏偷瞧，尤其使她們不平的則是那來的人並不像她們所想像的那麼胖或者瘦。這是奇怪的事，在她們眼裏的何慕環，是渺小的，是卑下的，至少是應該交不到男朋友的；然而不幸，她却有的呢，不但有，而且還並不如她的難看呢，而且那人還不是一個普通的人呢。事實擺在眼前，她們也無話可說，雖然心理儘管翻滾着，彷彿對於自己是有着莫大的關係似的。

默默走上樓，回到寢室，各人找着自己的座位。

「那王孝明是幹什麼的？名字好熟！」何君清不覺這樣脫口問了出來。

「好像在報紙上登過幾篇小說的。」聶君媛加以說明，許是心裏不高興，便有意加上了『好像』兩個字。然而這就够叫她們驚奇了，武文兩眼閃着羨慕的光輝，叫出——

「還是個文學家！」

「怕也不是好事呢」。『王熙鳳』冷笑起來。「太不相配，是沒有很好的結果的。什麼樣的人應該和什麼樣的人交朋友，要是那胖子都可以和文學家交朋友的話，這文學家也就太無聊了。」雖然文學家會因他的朋友的美惡而減低自己的地位是一種新奇的發現，但在聶君媛和武文當時聽來，覺得是確切而不可移易的。

「真的，我倒得問問她。」本來是鎮攝住自己的聶君媛，也露出了她的本性，說出這樣的話，一線深沉的酸意，立刻衝上她的鼻尖。

於是三個人都在期待着這一幕的實現，感謝天，這才又靜了一會兒。

何慕環是高高興興地走進來，看見她們，便又畏瑟地坐在自己床上。

「真是情語纏綿呢」。『王熙鳳』搶着先說。

「密斯何：你的朋友是誰？」聶君媛接着很關心地问。

這下又引起了何慕環的興味，在肚子裏積了一天多的話都想一起說了出來，所以她便說：

「他叫王孝明，是個文學家，他是來約我立社的。」

「立社，立什麼社呢？」

「唉」，何慕環便把剛才王孝明告訴她的話像背書似地說給這些人，因為要求其相像，連王孝明的嘆息聲，她也並不省去。「這北平真是太荒涼了，沙漠一般地荒涼！在從前，此地本是個文化中心，所有的作家都在這裡產生，在這裡努力，那時的出版物真是不少。以後政局變了，大家都往南邊跑。我們看北平還有一樣可看的刊物

麼？我們是不甘寂寞的，約了十幾個朋友，成立了一個社，打算出一個什麼週刊，使這荒涼的北國呢，也不至於怎樣的冷落。」

「那密斯何不是也要做文章了嗎？」武文聽了何慕環的敘述便很覺不安起來，在她心中，從來不會想到在她們所輕視的胖女士還有這樣的本事呢。這簡直叫她不免失措了，失悔不該輕視別人，那只是暴露出自己的卑小。卑小到臉上不覺呈出媚笑來，這樣問着，但希望對方無所以置答的心，也不是沒有的。

然而對方却清清楚楚地報出了個「那自然」！

「那自然」，何慕環又接着說，「社裏規定的，每禮拜每人都要交一篇文章，不交就要受罰。其實，我也不大高興這些事的，」她說得高興，揚起頭，眼睛只望着屋頂，就這樣編派了下去——「不過，他們怎樣也逼着我幹，還說，這樣的事是最出風頭的。譬如說吧，作一篇文章，印在刊物上，便有不少的人知道你了。幹嗎不幹呢？——沒有法子我才答應了他們。」

何慕環就像一個偉大的作家向着最崇拜自己的讀者們在講演似的，真是得意極了，想到一次便把兩天來所受的怨氣通通奉還了她們，的確是一件愉快的事呢。那三個人，美麗的姿容，清越的聲調，活潑的氣度都在她瞧不起之列了，只有她自己才是足以驕傲的。她是這麼想，她們也是這麼想，自然，何慕環是受盡了她們盡量的推崇。

「你的稿子作好了是先要給我看的。」

「你可別寫來罵我呢！」

「來，我請你吃吃我從家裏帶來的點心。」

還不等她回答，聶君媛便一手拉了她過去，顯然地，大家都是好朋友了。豐富的點心擺滿了自己懷裏。談笑間，又說到王孝明身上，聶君媛不禁問：

「王先生的文章真有趣，我想他人一定也是有趣味的。」

王孝明的文章何慕環並不曾看過，究竟有沒有趣，她倒還不知道呢。

「像那篇『晚秋』，真寫得細膩極了，他人也是一樣的吧！」

「你想見他嗎？」何慕環說這話本是無心，「我可以給你介紹。」

「……………」對方到忽然不好意思起來。

平時很喜歡哼一點關於文藝的東西，常常也頗以文學家自命，便是選入國文系也是爲了這一點原因。然而，真要動起筆來，却又生澀得很，幾百字的短文還弄不很清楚呢。比了僅僅在中學畢業的張芝英，事實具在，自己真是慚愧弗如。有時卽是熬受兩三天，勉強雜湊一篇非牛非馬的自命的小說，然而別人看了，總是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話。雖是滿想會有一個『好』字從那些人的嘴裏跳出來，而終於是一場夢想。於是收起了看己的驕傲心，轉而遷怒於人：張芝英因爲這樣才搬走了的，許多朋友也便冷淡了下來。可是她還不死心，以爲她這努力的結果，一定會得到相當的報酬；別人不說好，是別人的錯誤，是別人看不懂，他相信她的文章是有人一定會拍掉激賞

的。她便在期待這一天，期待有人會忽然把她發現了出來。——如泥土中的美玉一樣，一下發現，閃出光芒，而立刻被人重視是不難的。這樣的心情，已經蘊蓄着好久了，和何慕環談這一席話，不覺又勾引了起來。自然，她是很希望和王孝明相見的，也許王孝明便是發現她的人！她更進一步的決定：王孝明一定便是發現她的人！在她腦筋裏，本來是有着王孝明一個小小的偶像的，而她又自信自己的文章是已經成熟了的作品，則自己是會被王孝明的激賞，一定是當然的事實了。希望閃在眼前，身子也覺飄浮起來，正夢想着一朝成名的快意。

「慕環姊，你不要忘了你答應我的呢，」她一下跳起來緊握着了何慕環的手。

十五

這一次，王孝明真下了很大的決心，把鬧鐘放在枕旁，決心天一亮便起來，晚上早早安適地睡去了。第二天一起身匆匆洗了臉，先從事於屋子的整理，零亂的書籍，一本一本本地疊在一起，乾

得發酵的墨盒，重新灌上了新買來的墨汁；墨盒蓋上膠着的洋蠟燭油，也用刀子來刮掉。這裡跳來，那里跳去，一會把椅子換了個位置，覺得不妥，便又搬開，一會又把破鞋和襪子藏在房角，用一隻破紙盒來捲藏了它們。眼光還不住四面搜尋希望有些不合適的地方，讓自己去把它們安置得滿意。覺得都沒有什麼了，這才得意地吐出一口氣，坐在臨窗的長桌面前，取出收集的稿子，開始他編輯的工作。

一篇稿子擺在他的面前，使他遲疑好半天。這篇的開頭一段，不過三行，却連發現了七個『打倒』。他想，這未免太刺眼了，如果文學作品是這樣的創作，那還有什麼價值？爲了大家的刊物的名譽，只好不登。不登，他決定，把來放在一邊，但眼光再向那紙上停留一會，又遲疑起來。不登，不好意思，這話說不出口。而且，說他的文章不好，成嗎？誰都出了會金，誰都有登稿的權利，那又怎麼說？……仔細想來，總不好辦。放下了筆，點着一支煙捲，腦筋裏在解決這問

題。揚起頭，看着窗外朝陽的光輝洒滿了屋頂，屋後伸出一顆大樹，密茂的樹葉時時顫動着，一片片的枯葉會悄悄地掉了下來。對面屋前的石階上，陽光被房屋遮蔽，地下顯出一大地陰影。在那裏，正有一個人弓着上身，捲起兩袖，一手舉起玻璃杯，低着頭，在那裏漱口。

「逢林」。他叫着。

那人抬起頭，沿着嘴唇還留著一圈牙粉的泡沫。

「你來！」

「就來！」聽着這一聲沉重的尾聲，便認出這人是湖南人。

王孝明等那人看完了這篇稿子之後，便這樣加上自己的意見——

「你看，這篇稿子能够登嗎？要論說我的思想呢，自己認為還不算十分落伍，而文藝應該大衆化也是我所贊同的，可是，像這種稿子，可真不敢贊一詞呢。我們看，高爾基，辛克萊，他們的作品也似乎並不是這稿標語式的文章不是！」

Novelist 并不是 Story-teller 呀！你說怎麼辦，登不登他的？」

「大編輯自有主權」。段逢林把稿子放還桌上，向後一靠，這樣毫不負責的說着。

「胡說，這是大家的事呢！在我，老實不客氣！爲公事，我敢得罪他！」

「這種當然是對的。我想綠芝該也不會說什麼。第一期不登，第二期可以更交好的來。」說着，起來在屋裏繞圈子，看看壁上釘着的畫片。「可是，別太辜負人家的心，他昨天還特別去買了一部什麼文學論呢。」

段逢林真像一個鬼，頭髮老是蓬蓬的，兩頰也瘦削，但除了種堅毅的神氣外並不顯得頹唐，眼光不停地瞬動着，而只要被他的眼光所看到的東西，便裏裏外外都被他看得透徹無遺。他不大愛發議論，但是一個實行者：他要做的事不先告訴人，也不在成功後表示出自己的得意和失敗後的頹喪。他成天像沒有精神，他可並不是個病夫；從他口中，常常可以聽到這樣深刻的冷語。

「你真是個包打聽」。王孝明挪轉椅子來向着他。

「而且還要戀愛呢！」

「這有什麼相干？」

「——因為有文學家的頭銜！」

無論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心意，無論自己有沒有這樣的事實，臉上也覺得刺刺難過，看着他朋友的臉，他希望他朋友的鋒利的言詞不會落到自己身上。這時似乎自身一切的弱點都暴露在他朋友的面前了。然而不幸，那人果然轉向着他一

「聽說你有了愛人！」

全身肌肉一跳，係一盆冷水迎頭傾下。

「沒有的事，誰說來？」

「但是我不希望她太胖」。那人又這樣加上了一句。

王孝明這才豁然了。他知道段逢林所指的人便是何慕環，但何慕環會無端變作了自己的愛人，這又是不可思議的事。段逢林從來不亂說人的，現在既是肯定地說出，必有所本。從那裏聽來

的？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逢林，你這回失敗了，誰告訴你的？滿沒有這回事呢。」

「你不許別人要愛你麼？」說着開門出去了。

。

門一開現出夥計的臉。

「王先生，電話，姓何的打來的。」

段逢林轉臉一笑，沒說話，走了。

王孝明接着電話，自然又是何慕環約他去。對於她，他本來是有了幾分討厭了，不過剛才因段逢林這一說，倒又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去見見她吧，真的，看她是怎樣的態度？

在路上的時候，自己也不免好笑：「一男一女，便有勾當」，中國人的眼光，總是這麼短視的；果真自己要同這位思想如此落伍，智識如此缺乏的人戀愛，那才不是一件很風雅的事呢。而且，她是那麼胖！……彷彿她的胖會比她的思想和學識還要緊，王孝明不覺擺了擺頭。——「我真愛不了！」心裏幾乎這樣喊出來。而跟着浮現

在臉上的呢，則是一絲絲的苦趣。戀愛，我們的王孝明何嘗不在渴慕着！在辛苦的人生的路途上，得和一個相當的伴侶，危難時互相扶持，悲哀時互相安慰，不僅實際上可以得很大的助力，就是精神的享樂，也就數說不盡了。然而，放眼看看，看看中國的局勢，看着中國民族的思想；有戀愛的環境，有戀愛的對象麼？當頑固的，荒謬的，腐敗的封建思想還沒有完全消滅，許多新的，變本加厲的傳統思想又取而代之了。革命的結果不過是換了一批新官僚，新官僚的最後報酬則是他們的獸慾的滿足，所謂『革命不忘戀愛』便是這一時的好聽名詞。而在一般新式女子這方面呢，讀書的目的，就不過是提高自己的身價，如高品一樣，多加一層花色，販賣的價值就會增多起來，只要花馬車的榮典一閉幕時，所謂學問，便可以完全收起。男子是自身製造虛榮去誘惑女子，女子則提高自己的身價而期待着男子的誘惑，這樣便作成現代的戀愛。王孝明自己不是能夠創造虛榮的人，又向何處去找他適當的伴侶呢！

在大街擠動着的人們，都被壓榨在現代的這一般新官僚階級的鐵蹄下的朋友，費盡了最後的精力，抵抗着難耐的炎氣，尋求着目前的貧苦生活。這樣的情景，使王孝明對於社會的認識，更加深刻了。心裏彷彿被沉重的鉛塊輪轉着，太陽光晒得發暈的頭腦也墮入了沉思，幻出牠素常理想的社會——向自由的王國飛躍！直到洋車停了下來，眼前呈現出那個大學的招牌時，又才回想到段逢林向他說的話，那聲音像還在他的耳邊回繞着——

「聽說你有了愛人……我希望她不很胖……」

也許真受了段逢林的影響，在王孝明眼裏的何慕環更覺得不自然起來：坐在椅子上是那麼一大堆，椅子也彷彿快承受不起；臃腫的臉上滿擦着胭脂，連鼻尖上也紅得像爛熟的櫻桃；只可惜天氣太熱，何小姐出的汗又比別人多，汗珠把臉上的胭脂融解了，點點斑斑顯出本來的蒼黃的膚色。短旗袍罩不住膝頭，下面漏出一段短褲的花邊

，短褲太小，大腿上的肥肉擠了一塊露在外邊。兩隻粗肥的手呢，似乎找不到安放的地方，一會互相地挽結着，一會又放開來附在腿上，或者剛剛舉起來搔搔頭，又立刻，不自然地垂倒椅子背後去了。從這些上，何小姐的羞澀，不安，甚而直捷了當地說這是她對人的一種誘惑，也是很恰當的。

「討厭，這時候才來，讓人家等了半天」。鼓着肥嘴，斜着眼，伸出一隻油條似的粗指，指着王孝明。跟着傳進王孝明的鼻孔的便是一股胭脂粉的香味和口裏的臭氣。

「因為有點事，稍耽擱了一會兒」。暗暗皺了皺眉頭，王孝明這樣淡淡地說着。

「你總不替人家想，早一點來，人家不是更高興不是？太晚，就沒好座位了。」

「什麼太晚了？」這位來客覺得難耐起來，正了自己的身軀，揮着手裏的草帽當作扇子，同時，眼光也向四週尋視了一週。

這客廳裏經坐滿了人，唧唧噥噥地談話聲響

成一片，誰也不抬頭看一眼，只在中間進出的門砰地一聲響着時，也才有人像睡着了被人驚醒而轉身似地挪動了一下，但唧唧噥噥的聲音依然不斷。這裡有快意時一片柔情，絲絲微笑閃着愛的歡欣；這裡有淒涼哀怨與酸辛，往事不堪回首淚眼晶瑩！真的，久別重逢，相對談心的儘有許多，而中途失意，來作萬一的哀乞的却也不少呢。王孝明看見，這時便有一個座位上有一個人在那里垂頭喪氣地坐着，終於慢慢站起來向裏面望了望，才出去了。

許多在這學校裏的學生，進去都要從這裡經過，而在習慣上，經過時總低了頭，雖然眼光是不住向兩邊探視的——探視來賓中有沒自己認識的人，探視同學中有沒有自身較熟的朋友，而預備作為以後談話時的參攷資料。在這學校裏，關於這方面的談話要算是種重要的事務，而在她們一生中呢，可憐，便被這種事務消磨那最可貴的時間。

王孝明的眼睛抬起來，門開處恰恰走進了一

個人，兩人的視線剛剛成了交點。那人向何慕環點點頭，匆匆地進去了，而在跨進裏邊時，又回了頭，向王孝明打諒一次。

「誰？」：他問。

「這就是我說的那位姓聶的同學，哦，她還——」猛然心裏警覺，不說下去了，改口說：「你知道我找你來幹嗎？今天沒有課，咱們看電影去。你不早點來，怕回頭座位也沒有了。去，快點！」說着便站起來。

「都有誰？」

「除了我還有誰？我不想再交男朋友了。」

王孝明身上一冷，皮膚上浮起雞粟，堅決地說：

「我不去！」

她苦着臉像生了氣：

「不去，活該！」

局勢僵到不能下台，想軟化，不好意思；想再硬一點，明知也不發生效方。心裏輪轉着微微嘆了口氣故意自言自語地說：

「可是還有人要見你呢。」

「誰？」

她會心地笑了笑，嘴向裏邊的門一撇：

「剛才進去的那位！」

王孝明吐出了一口氣，身子軟軟地靠在椅背上。一幅影子在他腦筋裏掠過：頭上戴着雪白的絲帽，蓬鬆的短髮很妙嫵地漏了一部分出來；全身的西服，緊束着隆起的乳峯；兩頰是那麼豐腴，還閃出微笑呢。呵，那眼光，是那麼羞澀，是那麼誘人！「她要會我」這幾個字浮在心上，使得他自認為精明的意識也滲和着些悵惘，欣慰和追慕的心情。

「她也去麼？」終於忍不住這樣追問着。

「瞧着吧，我替你問她去！」滿含稜意而又毫不遲疑地笑了笑，進去了。

但出來時依然只有她一個人，對於這事也沒提起，因為要探聽明白的關係，王孝明不便再拒絕了。克盡厥職地當了整天的侍從，雖然得着她許多意外的好意，而他的希望終於不曾達到。對於

她於的同學，她像是忘記了似的，一句也沒談到；即是王孝明想問她，她又設法避開，用旁的話來支吾過去，或者直接問了出來，她不過只笑了一笑，又談到別的方面。而結果，王孝明只知道那人姓聶。

心情的變化常常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平常所知的王孝明，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大學住，說好一點，也不過是一個較有希望的青年而已。兩年以來，看到社會上許多的怪事，消逝了活潑的重心，而對於人生，到多加了一番認識。於是便不大留心刻板的功課，而對於社會問題多盡力探討，和許多別的青年一樣，大概關於文藝思想等書籍是喜歡研究的。稍的心得，便又作成一點文字，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興趣，一方面也是自己研究的成績的表現，雖然有時報紙上登出了自己的作品而感到一時的自滿，但中國自來的那一種「才子氣」的嗅味，王孝明似乎還沒有。不料和聶君媛一瞬間的相逢，竟留下去很深的印象；也許因為那一瞬間閃耀的風姿引起了她迷戀的心情，

也許因何慕環的介紹，說那人也願和自己相見，因而激發了知己之感；總之，這時的王孝明的心，嚐盡了驚喜迷茫的滋味。——爲了愛，可以使人生改觀，這才是確切的呢！那人的影子，還記不清楚的影子，會長佔據在自己心頭，而綽約的風度，也會從腦裏掠過；凝想，凝想，凝想那初見時的模樣，彷彿得到種安慰，嘴角又掛出微笑了。漸漸地這影子跟隨了他，在他所看到的女性，都會把藏在自己心裏的影子附會到那人身上，變成了他所思慕的人，以至於沉入幻想，而一絲絲笑意又浮上了他的嘴角。

「你，你又在想什麼？」狡猾的段逢林之類，往往這樣使他受窘。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自己臉上立刻感到燒熱。

「又是在想你的心上人吧！」

對，『心上人』，聶君媛真成了他的心上人呢；心裏黏貼着她的影子，走遍了所走過的地方。對着婆婆的樹影，對着皎月的清光，對着浩渺的

清流，皺着眉頭，像有種不足之感。呆呆站在一處，望着眼前景色，那影子便會從他心裏浮出來，用各種柔情的方式倚伏在自己身旁，說過許多切切的溫語。幻想發展開去，於是接吻和擁抱的情景也想了起來，而歸結於美滿的結果。向晚歸鴉，飛向故宮高處，他的神思，便也一樣的飄忽！『半晌回身，幾回搔首，一聲長歎，』看到了這樣的王孝明，誰還相信他是一個有望的青年？

法朗士說得好：戀愛本是種卑賤的熱情，可以擾亂理性，可以毀滅高尚的衝動，可以排遣昇華的理想而降落到卑污的心計。比一比王孝明，王孝明才真的成了這總狀態呢：爲了要想和聶君媛認識，特別向何慕環表示好感。口頭上讚美她，表面上使她得到一點愉快，抓着她的心，然後求人把那人和自己介紹。

「我並沒有什麼野心，」他又替自己這樣辯護，「其實，她人是怎樣的長像我還不知道呢。你不是說她看過我的小說，想見見我？我們寫文章的人，對於一個同情的讀者是很願意認識的，

我當然想和她見一見。這於我——們又有什麼妨碍呢？」

『我們』這兩個字傳進何慕環的耳裏是很有力的，彷彿王孝明已經向她表示了態度，不再遲疑了。於是想使自己的人在人前顯露的普通女子那種心理，立刻便浮漲了上來。

「我替你瞧瞧去」。又送了個眼風，她才那麼活潑潑地進去了。

王孝明便開始計劃這初次談話的言語和態度。自己寫小說也寫過些戀愛故事，推測女子心理更是自己所擅長，然而此時却未免恐慌起來，心尖尖微微地跳動着，急切間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言語。像在起稿時心神不屬一樣，想了半天，寫上一句，不合適，撕去了，再想，再寫上，又不合適，再撕去了。心版上的稿紙不知道撕去了若干張，依然空白一片，越急越想不出來，弄得一個人不安靜地在那裏呆坐着。

而何慕環却戴着微笑出來說，「不在家」。

驀然間像走進了一處空虛的境界，有點失望

，可又是說不出來的苦。對着來人的微笑，更是糟心。那微笑，是一把譏刺的利刃，刺破了他空白的心版，一種青年人具有的熱氣便流露了出來。

「哼——」這是他聽了何慕環的話時一聲答語。

「真的不在呢」收斂了微笑，把細小的眼珠也從那擠成一線的眼縫中張出來。

「謝謝你這番好意。」

「那算什麼，我又不吃——呵，君媛姊！」

王孝明跟着回過頭，那天的影子又閃進了自己的眼裏，同理藏在心裏的相印證，正是一幅。何慕環站起來，他也不自然地跟着站起來了。那人的眼光射到自己身上，彷彿又不便立刻走過來。

「你來」，何慕環招呼她，然後又給他們介紹：「這是密斯脫王，王孝明，這是密斯聶，聶君媛。」

「久聞久聞，讀過密斯脫王好些小說」。聶

君媛的態度并不拘泥。

「密斯聶的名字也像是在那裏見過」。忘記了是芝英告訴過他，但只覺得這名字聽得很熟。

「那裏，我又不會寫文章！」那人的臉上一紅。

來了個短短的沉默。

說，告訴她，自己心裏所想念的一切，王孝的腦筋這樣指導着自己，可是心裏彷彿很枯澀，總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勇敢，勇敢」，一面自己鼓勵着；「難爲情，難爲情」，便又退縮了。

「我總是懶，不想寫文章」。何慕環撅着嘴，顯然是自己在誇耀。

聶君媛却這樣謙恭地說，

「我還想寫而寫不出來呢。」

這兩張嘴，一個像裂開的破石榴，一個像臨風顫動的小花。向上看，明媚的眸子對着細小的眼眶，那鬢角，那眉尖，那苗條的風姿比了旁邊的擁腫不堪的肥碩軀體，即使王孝明傻到如我們

所想象之外，他的公平的判斷也將如我們所見的一般。

誘惑於眼前的麗容，幻想於未來的憧憬，王孝明慢慢的抬起頭來。他們坐的地方正在這客廳的角落裏，身旁便是一列窗櫺，下面幾塊玻璃上都掛着藍色的綢簾。外院的茂樹迎着陽光，伸出綢簾上面，從玻璃窗上映了進來。在這樣暑氣未退的初秋，這深沉的院宇總算是清涼的，而外院被陽光烤炙着的樹葉却似乎有着不可支持的倦怠了。倦怠了，他的心情也是一樣：感到狂喜，感到驚疑，感到飄搖不定，終於感到種說不出來的溫馨的情意。漸漸地呼吸也促迫起來，立刻就想躺下了去。只剛剛得了明天約會的允許便茫然地走了，幾乎連照例的告別的話也忘記了說出來。

像在烈日之下沉入了清涼的水波，像在嚴冬之下走入了融和的煖室，像在明燈之下喝了個微醺；愛情，便是這般使人安慰呢。月下花前，人影雙雙，明暎的光輝，使你歡喜，微笑的情意，使你沉醉；便是寒郊荒土似的枯寂的心，也將萌

動如搖曳的春樹。詩人歌咏着，青年狂亂着，人類的生命，也全靠它來維繫呢。可憐的王孝明，也墮入了這無底的深淵了！

所以，在僅僅會面幾次之後，聶君媛便收到了他這樣一封信——

君媛姊一

拋開工作，換過一張紙來同你寫信一

七夕近在眼前了。種種過去的回憶都來聚集在我的腦裏。許多年的孤獨生活與世路的冰冷，在我的性情上種下了不少的陰鬱的種子。又因為太容易動感情，太愛興奮，使得我不得不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心境的平靜。我極誠懇地希望我同你的認識能使我的心裏的憂鬱撥雲霧而見青天。

啊，君媛姊！盼你切不要以為我人冷淡。我原是極熱烈過來的。人誰又不受情感的支配呢？但情感太熱烈了，往往容易碰壁，到不如像英國最偉大的詩人莎士比亞所云，「伏在情感的後營裏面」的好。溫和得如綿

羊，平靜得似春水，而慢慢地走着人生的路，豈不更好嗎？

但我現在還辦不到如此。我還太容易動熱烈的感情。所以我不得不想法放得平靜一點。我的生活從前不大規律，現在我勢必要使它規律，按時作事；我的性情還嫌燥爆，現在我奮苦要使它平靜；我頗不長於修飾，現在我也要黽勉從事一點衣服的整飭和裝飾的合意——君媛姊，這些都是爲你的原故啊！

你可以使我向上。我希望自己訓練些時候，使我的性格上的凹凸不平之處都弄得整齊，有雅潔之致，使我做你最合適的朋友，那我真該感謝你啊！

過一些天，我便來看你。

這一個月我還有點文字上的收入，我想把它換成一點小小的禮物來送給你。總盼你給我寫信，無論長短都好，我看到你美麗的靈魂在紙上跳躍時，我該是如

何地欣喜呢。

孝明上，禮拜五。

在這信署名之後的空白紙上，還有這麼一句英文——

I am some what shy of talking in the drawing-room of your university——that open entrance! Whata bad place for talking!

聶君媛背着人在操場角上把信看完，心裏不住突突地跳動，那情境，顯然是從愉快中閃着一點羞澀，戴着迷茫的腦筋在柳陰深處的鞦韆架下來回地走着。走了一陣，又忍不住把疊好了的信抽出來再看一回，從字裏行間，會把剛才忽略過去的深意又體會出來。於是望望天空，天空閃動着電影，幻想到有那麼一條銀河。屈指七夕快到了，這富於詩意的神秘的佳節，是否自己也便成了其間的主人？王孝明，真的和自己有什麼關係呢？比了自己所認識的人，又似乎與武文何君清之類不同。——這不同，直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有

種力使自己和他接近，而在表面上又有種力使自己離開；別人都用着奇異的眼光對着自己兩人，自己也用着奇異的眼光對着他；這真是奇怪的事呢。一個現代青年，有着創作的天才，受着一部分人的同情——便如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個，推己及人，在聶君媛心裏，對於這件事還是快慰的成分多呢。

匆匆懷着這種心情走進宿舍。武文和何君清正在自己床上互相擁抱着，嘴裏作出咀嚼聲，似乎正在吃着什麼東西。何慕環則歪在她自己的床前的一張椅子上，床上鋪着一疊粉紅信箋，正在那里工整地抄寫一張信稿。

看見她進來，躺着的兩人都立刻閉了嘴，裝出睡着了的樣子。

「不要臉，青天白日抱着親嘴！」她一進門就樣嚷着。

只何慕環回了一下頭，那兩人依然不動。

「還不起來，我的板子來了」

那兩人才撲嗤地笑了出來，嘴裏繼續咀嚼着

「你上那裏去了，我找你好半天，」武文一面起來理着衣服，一面問着：「你現在只同密斯何倆要好，不管我們了。」

「你也配，」何君清的嘴一撇，清脆的聲音，響徹滿屋，「我來問問你，你能介紹——」

不等她說完，聶君媛一把就把她抱着，用手堵着她的嘴，在她耳邊悄悄說了一句：

「我回頭告訴你。」

談話轉到別一方面，屋裏又熱鬧起來。而何慕環則一個字也寫不下去了。

支着筆看着屋頂想了一回，又攏一下額前的短髮，看她的神氣，顯然是忘記了什麼似的，跟着又回頭問她們：

「真糟糕，這樣容易的字也記不起了。我說，甜密的『甜』字是『舌』字邊一個『甘』嗎，還是『甘』字邊一個『舌』字呢？」

「當然是『舌』字邊一個『甘』呀。」武文便搶着告訴她。」

然而『王熙鳳』却哈哈地笑了起來；

『密斯何把這樣重要的字也忘了，對於寫情書是不適合的，而且你又是個文學家！』

三人互相看了一眼，却大笑起來；何慕環的胖臉上立刻排紅。

「你在給誰寫信呢？」武文弄君媛都抑住了笑聲問。

「一個朋友」。胖小姐似乎很窘。

「是王孝明吧，」一點意識傳進弄君媛心裏，雖然暗中是感到勝利，然而也覺不自在起來。「對了，七夕快到了，你寫信和他約會吧，你們真是幸福呀！」

那人猜不透他的語意，答也不好，不答也不好，而且，重要的信還沒寫完，那有心理會她們呢？站了起來不自然地笑了笑，赧赧地挾着信箋，出去了。

弄君媛才把王孝明給她的信掏出來給那兩人看，并且說明她的態度。

「那胖子才上了你的當呢」。「王熙鳳」弓着

身子吐了一口氣。

「姊姊，和她競爭一吓，幹！」武文一吓就跳起來，抱着她。

於是她便回了王孝明的信，答允他的約會。
——這事實的開幕是在北海塔上。

『已涼天氣未寒時』，正是這時的氣候。如眉的新月掛在遠處天邊，晶瑩的繁星，在沉沉地大幕上閃耀；一條隱若現的雲影似的白光，斜斜貫過天空，從這邊直到那邊，望不見頭，望不見尾，這便是深印人心而點綴這佳節的銀河——許多的青年兒女，望着它，作出遐想，常常幻想到在它旁邊，有這麼一對情人，在此相會，比了青年飄泊的遠人，和那愁鎖深閨的少婦，還空令人羨慕他們的幸福呢。懷着惆悵的心靈，會引出絲絲的妬意。有一點微風，互感到清涼。整個的城市已經沉埋在黑夜裏：在一片昏暗之下，遠處高聳的城樓，却如不可攀登的瓊樓仙館；比櫛的房舍，也在那裏隱隱地排列着。滿街的燈火，從全城的樹影中透出來，像大海中的漁燈，和天上

的繁星遙遙相對。三海波光，凝定不動，燈火的倒影，可以從水裏清晰地看出來。

聶君媛斜靠石欄，望着這新秋的夜晚，嘴裏低低地哼着歌曲。沉醉於這清越的歌聲的王孝明，心情更加跳着動力。『勇敢』和『難爲情』的觀念，又在他心裏衝突起來。大着胆，冒險地挨近了半步，看看相隔只有兩尺了，但又不敢繼續上前。她似乎在注視牆下，他也裝做順着她看去，輕輕再挪近一點，她回頭向他微微一笑，他便趁勢挨近她身旁：看着兩人的衣服已經相擦着了，衣服上像有電流，傳到自己身上，突然蒸熱，心尖咚咚的跳聲幾乎震破自己的耳膜。一陣微風吹來，她突然身子一縮，嚷出一聲「好冷」！一這一聲驚得他向後倒退，恢復了剛才相隔兩尺的地位，而心尖的跳動也停止了。

「你來看」。她招呼他，顯然期待着他走上去。

他茫然地靠近她身旁，看着她所指的地方，在白塔的橋上有一團黑影。

「我怕」，她幾乎靠在他身上了，「這裡也冷，我們走吧！」

觸着她的袖管，觸着她的手臂，觸着她的胸房與腰部，扶着她，慢慢地走下石梯。

「你們女士們真胆小，怕些什麼？」

「怕什麼！可怕的多着呢！怕社會和怕男子！」嘻嘻地笑着。

「男子也可怕？」

「怎麼不！」忽然正經地：「可是也有不可怕的。——哎喲，這道真難走！」

「你慢一點好哪，有我扶着你！——你說，我是屬於那一類的呢？」

「我不知道！今天到是很快活的！」

王孝明明白這語意，不再多說，只緊緊靠着她的身子，身上的熱力鼓動着他，頭上的香氣陶醉了他，有一點迷茫，但又覺得清醒，一切都感到適合：崎嶇的山路是適合的，山下的平穩大道也是適合的，水邊的雙椅，金鰲玉蟬高橋，人力車，以至於公廨裏素常討壓的夥計，也無處不是

適合的。睡在床上，縮在被裏，身子有點飄浮，又像房屋在慢慢地旋轉，聞一聞手上是否還有剛才留下的餘香？沉思着，沉思剛才的情景，不覺又笑起來，像還怕羞，一下便把被條拉上來蓋着自己的臉。幻想又在他腦筋開展：簡單而嚴肅的結婚儀式，高潔而整齊的新家庭，天真活潑，穿着水兵式制服的小孩，都讓他在夢中一一地享受着。

他還有現代青年的苦悶麼？他還知道現代的社會是一個競爭崩潰的社會麼？還夢想人類應有的理想境界麼？不，不，沒有了！他已經變成了個平凡的人！真的，爲了愛，可以忘却一切，而何況『女子又是男子的靈魂』！

第二天早上興興頭頭地起來，跑到對面段逢林的屋裏去。

「起來，練練嗓子！」他喊。

「你倒高興，社裏的事也不管了。看着刊物的銷路這樣好，還不算失望，我們應該努力幹呢。」

「幹就幹，做文章不忘——」

「——戀愛，是不是？」

「別廢話！來，二簧三眼！」

先嗽嗽嗓子，仰着頭，依着胡琴的聲調，唱着——

「昔日裏……有一個……孤竹……君……」

但自己似乎太興奮，呼吸只在喉間湧塞，那種皮簧中應具有的和平的音調，低回的節奏和恬靜的態度，一點摹擬不出來。自己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算了吧，不唱了，咱們今天上那兒玩去」

？

「玩，今天社裏不開會嗎？下一期的稿子怎麼辦？」

「哦，又要開會！」他似乎有點難耐了。

懶懶地走回自己的屋子，把存稿清理出來，心神不屬地一篇一篇地看下去。

開會的地方就在他屋裏，而第一個先到的却是何慕環。王孝明一看見她便覺得有點窘。

「昨天七夕，我約你，你幹嗎不來？」那人氣憤憤地問着他。

「對不住，有點事。」

「哼！」

這一聲『哼』包含着各種意義，爲了探求這意義，分析這意義，他的腦筋一刻也不能寧靜。似乎有點不快之感：一面不滿於何慕環對自己的懷恨，一面又像有什麼地方對不住她；心裏只發慌。無論是開會了，提議案了，表決了，通過了，彷彿過和自己都不相干；而自己看見的，則只是一肥一瘦的軀體的比較，聽見清越與煩亂的言詞，鼓動了心靈的衝突。

忽然一張臉又正對在自己眼前，看出是徐芝

。「我的稿子，要是不可以登載，就請你交還我！」一種威力向自己逼來。

「上一期，因爲稿子太多一點……」忍着氣預備向他道歉。

「那有什麼關係，你還我好了。」

昨天一晚的幸福的觀念，此刻已變成像多時的陳述，是那麼悠久，幾乎記不起來。而留在心裏的則只是一團的煩亂，人們都在冷眼看着自己，圍繞在自己週遭。難看的臉色，一張一張地投向自己心裏，在心裏印成了深刻的痕迹。心裏只發燥，臉上只發熱。別人都欺負自己，受了欺負還不敢得罪別人，還得向人陪小心。爲什麼要這樣，無怪自己心裏難過！然而總有種莫名其妙的力壓到身上，自己便彷彿理曲似地不能不向人陪着笑臉。這責任該誰去負？王孝明自己思索，覺得誰都沒有負這責任的義務。誰都不負責任，自己又何必難受？心境一開，又不覺自笑，「管牠媽的，別人愛怎樣說就怎樣說吧！」

.....

和聶君媛見面的次數越多，在電影場的角落裏，咖啡館的雅座旁，北海的塔尖上，公園的柏林下，都留下令人留戀的回憶，幾乎隔一天不見面，或者不通音問，在兩下里，心情便都感到不安。實在的，像畫着兩條交點的線，沿着線，他

們都預料而期待着達到那交點上了呢。

是在中秋前後的一天，這兩個人又同坐在公園柏林下的雙人椅上，彷彿大家談話已多，都不期然而然地沉默着。君媛低着頭，一邊斜靠在王孝明身上，兩眼看着自己的足尖——足尖上穿着漆亮的高跟皮鞋。左脚縮在椅下，右腿交叉在左腿上，右脚尖剛剛觸着地上的沙土，有節拍地抖動着，皮鞋上的弧光也一吓一吓地閃耀。輕鬆的沙土，承受不起足尖的壓力，向四週退讓，那裏，便作成了一個小小的深坑。

王孝明呢，則抬頭望着河沿那面的城樓。

常到公園，公園的景色也感到平淡，即是叫他在寫文章時來描寫一下，也不會有着多少精采了。城樓，古柏，總不過是那一些；倒是這時河中垂敗的芰荷，才鮮明地畫出了這將老的秋色。滿河綠葉，大半零落，有的枯瘦的像年高的嫠婦，深深地低着頭在那里飄搖着；有的則只剩下一支光光的荷梗，迎向秋風。剝落的荷葉，浮在水面，把一泓無瑕的秋水，點綴上幾多斑斕。城樓

映在水中的倒影，也要仔細搜尋才能够在那斑斕深處尋覓出來。配着偶有伸出水面的嫩綠而細小的新葉，益顯得滿池的蕭瑟淒涼。

「君媛，」他不覺感慨地這樣向着他旁邊的人，「我最怕秋光！秋光是垂死的先機，秋光是失敗者的預兆；季節到了秋天，萬物都只等待着零落了。如果我們作事。也遭逢了這樣的景況，我們會如何地失望呢！」

「那古人爲什麼要喜歡秋色呢？如畫家，如詩人，都留下很多紀念的作品呀。」君媛笑着這樣反駁。脚尖還是不住地動着。

「你這話是對的。詩人和畫家都富於情感，情感常常是使人追懷於過去，尤其是經過繁榮的春夏，而恐懼於苦寒的冬日的來到，所以當着這更迭中的秋季時，便驀然會珍惜起來了。他們並不是愛惜眼前的秋光，只是追懷於過去的春夏呢；七夕，中秋，重九，便是幾個代表的紀念日。你說對不？」

君媛儘自無言，脚尖移到四週，把剛才挖

開的沙土，又趕回坑裏，直到填滿深坑，隆隆高出而作成一個墳墓似的小堆；光亮的鞋尖已經蒙上了一層厚厚的塵末。她像很專心於工作，又像在計劃着什麼，對於王孝明後面說的話，已經不會注意到了。

驀然抬起頭來，問：

「你和密斯何是怎樣認識的？」

「因為我替她補過功課。」並不吃驚，王孝明在想象中早就料到她會有這一問的。

「可是她很愛你呢。」

「這到是應該雙方同意的事。」

「那你不許別人愛你嗎？」

「君媛，」他不禁又慨然地拉着她的手，皺着眉頭說，愛情，是不可以勉強的。對於密斯何，我雖然同情她，感激她，可不能愛她，不容我去愛她。——假如這樣說吧，我的理智就是命令我那樣去做，而我的感情一定不會受命令：爲什麼愛她呢，愛她的什麼呢，怎樣去愛她呢！這些都是很費解的問題。女人，我對於她們也和你

對於男子一樣，分作兩類，有可愛與不可愛之別。從前我認識一個朋友的妻，在她結婚以前，她是過着很困難的境况，因為她沒有家庭的接濟，她的朋友們都消失了她們一向親密的友情，把她一個人排斥了出來在外飄流着。從那時起，對於女人的觀念，便給了我一個深刻的不良的印象，許多古今來批評女性的言語，一時都想了起來，而且覺得很有價值的。說着用手掌慢慢地撫摸着她的手背，笑，「所以，這次要不是遇見你，愛神也不會飛到我的夢中來呢。」

「那人是誰？」君媛慕然像觸動了什麼心事似地問。

「我已經說了，一個朋友的妻」。王孝明自己誤會，還以為她的意思是在探聽自己和那人的關係呢。

一躍脚踏平了地下沙土堆成的墳墓，快快地站起來，說：

「我要回去了。」

兩人同着走出來，都沒有言語，默默地坐上

洋車。剛轉到舊禁城門洞，對面正來了一輛車子，三人都不覺同時叫出了一聲「呵」，又各自低下了頭。

想不到那人便是何慕環。

十六

聶君媛的神思很不愉快，心裏像吃下一點東西，不能消化，在那里作怪。不自然地向胸口摸摸，却又沒有，然而不愉快却是事實。似乎有點愁苦，却又沒有值得愁苦的事；似乎有點妬恨，却又沒有可妬恨的人——雖然沒有可喜歡的人！何慕環不用說了，便是武文和何君清，覺得也很淡薄。她這樣想：假如說吧，現在是同學，天天見面，自然是好的；可是，有這麼一天，大家分離，以至於幾年不見。自己在別的環境中有了別的朋友，而她們自己也找着了她們的同伴，則自己和她們之間，要像現在這樣親切是不可能的；如果不隨時通一兩封信，恐怕就是這點朋友的關係也保持不住了。君媛這時的心境真是悲觀的成份居多，自己也莫名其妙，對於任何事物都蒙罩

上了一層悲觀的影子：學校對於自己是沒有關係的，功課是對於自己是沒有關係的，一切同學，也是對於自己沒有關係的；像武文何君清之流，不過因交情更深，便成了很顯著的例子罷了。按照普通的情形來說，君媛這時是有了愛人的，愛足以安慰一切，賠補一切，她也曾這樣考慮過，然而這更使她寒心。她不願意想到王孝明，似乎她這樣的不安，都是由於他所賜予，她甚至於會用牙齒咬着嘴唇，恨不得一手把他的影子從心裏抓掉。

不一定因為王孝明說的人，便恰恰是自己從先那位朋友，而使自己感到慚愧，她想不到他們會認識，只從他的敘述聽來，那樣的事，為王孝明所痛心疾首的事，却是自己所做過的。據王孝明的意見那是不應該，然而自己可覺得是對的。你說她被人趕出來流落，但是她寄生在別人家裏一兩年，性情又是那麼傲慢，誰還擔受得起？除非他所說的人不是張芝英，要真是張芝英，她是應該替自己辯護的。因為這樣，很悠永，很渺茫

的對於張芝英的記憶也喚了起來。真的他和她認識嗎？不會的，事實上不會這樣湊巧，不是同鄉，不是同學，那裏有認識的機會！這一類的事很普通，又那能一定就是屬於她的。她心裏明白，所以僅僅向他探問一聲也就止住。可是，這話便在心裏停留着，一方面自己極力辯解着這和自己不相干，而一方面張芝英的影子却漸漸地更加鮮明，終於擾亂了自己的心，以至遷怒於王孝明。越想越認真，彷彿先前王孝明正是指着自己在說。自己認為對張芝英是對的，王孝明的見解不和自己相合便是錯誤；對着自己說，簡直是一種侮辱！

侮辱，便是自己此時心裏不快的主要原因！兩脚使勁地在寢室外的走廊上走着，科科響着幾乎把樓板也要踏碎了。兩手舉起，一會握緊拳頭向空中打去，一會又互相挽結着，抱着自己的頭。昂着頭，向天上吐氣，好像有滿腹的冤屈，眼淚跟着流下來。

戴着難安的心事，不知道在那里徘徊了幾多

次。有一次剛走到安放梯子的樓口，下面傳出足音正走上來一個何慕環，驀然覺得大家難爲情，紅了臉淡淡招呼一吓。

「早回來了？」那人隨口說了一句，便走向屋裏。

另外一種意念又投向聶君媛心裏：何慕環太可憐了，那麼痴心地愛着一個人，而那個人却把她拋在一邊去向別人追逐。同是一樣的人，同是一個學校的學生，同住在一間寢室裏，而幸與不幸，竟有着這麼大的差別呢！自己被人追逐，自然可以驕傲——於是王孝明的影子立刻浮上她的心而覺得并不討厭了。什麼剛才的愁苦，妬恨的心情，都漸漸失去。直到何慕環再從屋走出時，心裏又才閃着——「何慕環太可憐了」！是的，在社會上的聰明的勝利者常常會爲她的敵人而流淚的。

「你上那里去了來？」聶君媛訕訕地問着她。

「到東城去找了個朋友，」那人極力鎮攝着

自己，笑，「不想碰上你們倆！」

「是他要同我談話，約到公園去，」她自己也不相信，彷彿這不是光明的事，要故意這樣地說：「我們在公園裏才待了一點鐘。——你和他有幾天不見了吧！」

「哼——誰又願意見他！」恨意又傳上了何慕環的臉頰。

而聶君媛也感覺不滿起來。明知何慕環是怨恨於王孝明和自己戀愛，但是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別人不喜歡你，那只是你自己活該，犯不上來怨別人！王孝明和自己戀愛，便是和自己有關係，當着自己的面而指責和自己有關係的人，自己怎能忍受下去！雖然不開口，却也瞪起兩隻眼。

「密斯聶，」何慕環勉強笑着。「你不信我的話吧！我是過來的人，所以我知道得很清楚。王孝明簡直不是東西，哼，見一個愛一個！你想，我找他補課，補課就完了，你猜怎麼着，他來了總半天不走，說東說西，說許多滿討人喜歡的話。我還把他當作是一個好人，——我心裏可也

明白，不上他的當，半理不理地對付他，他急了，跟着我追，給我寫信，看看還是不上手，又才轉向着你。是不是，他向你很肯獻慇懃？」可憐，胖小姐好容易說這麼一番話，臉上青一塊紅一塊地，嘴裏飛出許多涎沫。

「他對我並沒有什麼，」她依然這樣說：「不過，我到還不知道你們這樣要好呢。」

「你想想吧，要不然幹嗎他死要拉我加入什麼社！」真怕自己的宣傳不生效力，又加上了一句。

「哦——」君媛好像醒悟了。

「所以，我勸勸你，你不用理他好了！他給過你的信嗎？」直到君媛答了她沒有，她才又說：「頂好也不和他見面，見面是纏不清的。」

這自然不免使那人兒生疑：何慕環對自己會這樣關切，太關切了，難免叫人不相信，而這事恰關係到王孝明，即是誠如何慕環所言，則她已經和他不好，安知不是一種宣傳作用？把他們兩個人比較一下，說王孝明會死命地追逐着何慕環

，真是不亦怪哉之一呢。到是她所描述的他的行為，似乎也有幾分相像；信，是寫過的，而對自己的態度也覺太慇懃了一點，何慕環說的必有所本，自己真該留一點心。

「好，我自己知道！」因為切盼着看何慕環的話不可靠，便跟着和王孝明打電話，約他明天一見。

王孝明接着電話時正在澆花。秋已深了，菊花繁密地開放，黃色白色，枝枝從賣花人的竹籃裏伸出來，表示出牠老當益壯的氣概。真的呢，菊花是不應該讓妙年女郎來賣的，王孝明這樣想着，一時便也買了兩盆，放在屋裏的書棹旁邊，很有興致地在那里欣賞。澆水，剪葉，心裏浮漲着十分的快意。本來，他的快意事太多，對於菊花，也就不吝惜他高貴的恩惠了。坐在棹前的籐椅上，點起烟捲，看看這零亂的小屋擺上了兩盆小花，也就覺得新色多了。因為如此，以至於以後要常常買些花草來點綴屋子的意念，也決定下來。

接着聶君媛的電話，自然更加高興，在電話中，就是這買菊花的事也向她報告了。轉來仍然坐在原處，對着菊花出神。點着的烟捲，筆直地向上射出一絲烟影，有兩尺多高，在頂端才繞着圈向四下飄散，縷縷混合於空氣中。

「你又在想什麼？」

吓了一跳，轉眼一看，是段逢林，不覺跳起來嚷：

「你真不學好，老是這樣，——你看你看，我買的這兩盆花！」

「呵？真是『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呢。」

「你怎麼又忽然這樣地風雅起來了？」老段平時說話太尖刻，王孝明這時忍不住報復他一句。

「難道許你講戀愛，不許我念一句舊詞麼？老實說吧，這一句也只有你才配！你不知道，你現在真成了個多愁多感像那些富有『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嗅味的人了。在你眼裏的我，怕也有『不堪造就』之感了！」半像玩笑，半像正經地說着，王孝明心裏却感到內愧，而不幸，那

人更向自己提出了個尖酸的問題：「我來問你，你知道中國現在有皇帝沒有？」

「我們都是青年，」他又接着說，從蓬鬆的亂髮下抬起了一對倦意的眼光，兩眼四週，淡淡閃出一圈紅暈，猜他的心理準是正在興奮着；而他這樣莊重的態度和言詞，在我們聽來還是第一回。「我們都是認為還可救藥的青年！我們在事外看人，常常能夠正確地指出別人的錯誤，計劃着改革的方法，這種態度，自然容易引起大眾的同情，但是，往往事實告訴我們，自己若是身當其境，於是同樣或加倍的錯誤也鬧出來了！那一般曾被青年攻擊過的人常說，『他們反對我獨裁專斷，不過是他們沒得着獨裁專斷的機會的原因；而他們之所以反對我們討姨太太呢，也就是他們沒有討姨太太的能力而已。』小王，這些話我們從前都反對過，你不還罵這是新舊官僚的一種策略麼？然而你看，看你自己，一有了愛人就百事都忘掉了，你還能說什麼；恐怕你連想一想舊日思想的勇氣也沒有了呢。中國現代的戀愛，不

到兩個月就可以成功，正無足怪。我看重你，我可不希望你有這樣的幸福！我希望你高人一等，把自己從環境裏救出來。」

王孝明的臉色擦過了一層冷酷的氣色，但段逢林還是滔滔不絕地說：

「印度的獨立失敗了，日本的軍艦開去剿殺台民，軍閥們的火拼正酣，黨部委員在後方吃了鉅款，陝甘，遼西等災區，一天餓死幾百人，而德國却收到中國跑去買軍火的款子五千萬！用『忠實同志』，『革命元勳』，『黨國柱石』等等頭銜來奉獻別人，在同一天，或者竟在一點鐘之後，那人便又成了『反動』，『叛逆』的罪魁，舉凡一切字典上可以找出的不好的名詞全都讓那人去享受！看到這樣的情形，我們心裏應該作何感想？我並不反對你講戀愛，但我不希望你爲戀愛而把自己忘了；而且還有一句話，究竟你的愛人的思想怎麼樣？這是我對你最後的忠告，爲了我們的友誼我不能不說。——好，再見！」

屋裏只剩下王孝明一個人，那一些沉擊的言

話的餘音，還在自己耳邊旋繞，自己想想，段逢林說的話是對的，自己被愛所沉溺而忘掉一切也是有的；但他的瞧不起現代戀愛的態度把自己和聶君媛也一概抹殺，則是心理所不痛快的一點。聶君媛的可愛不僅在她的容貌上，雖然不知道她的思想怎麼，也彷彿不像一般的戀愛速成家。她真是一塊未經琢磨的美玉呢，如果經過自己的訓練，這塊美玉自然會放出異彩，自己也可以多得一個同志。一半覺得沒有話可答覆他的朋友，一半也想把這塊美玉磨練出來使他的朋友驚異，所以王孝明雖然堅決了自己的心，却並沒走過院子去和他的朋友說明。依然讓愉快的心情興奮着自己而期待着明天的會晤。

看到聶君媛，王孝明便記起要琢磨她的心意，他夢想他的愛人會變成自己的同志，那才是美滿的事呢。於是他便想從她的日常生活下手，問她起居飲食的狀況，問她對於功課的興味，問她對於現代社會的觀感，問她將來的目的，問她對於人生的認識與探求，以至於某種組織之下的改

革，他也提出來問她，問她同不同意。她的答覆雖是不使他十分滿意，却也不很失望。原來她只是一位美麗的姑娘，對於人生與社會都沒有深刻的了解；一句歌曲可以使自己歡笑，一篇文章可以使自己流淚，便是她的悲哀；幾句溫言的慰藉，一點小事的錯誤，便是她的善惡；真的，別的什麼也不知道了。

王孝明說，社會不是那樣簡單，要明白了它的內容真够叫你害怕，人不能一生一世都快活，也就是現今社會的組織害了人，所以，人應該明白社會的內容，再想法去改造，改造成功，大家才都可得着好日子。

「我一個人那里管得許多呢，」那姑娘很畏縮，又覺得這樣的話於自己並沒有趣味。昨天約他，本是想觀察他的行動，否則也只希望大家談談心，誰請他來講演呢。「我不管，隨便人們咋摸好了，活不下去，左不過一死了事，我不管！」極力擺着頭，心裏對於王孝明的不合脾味的話也不願意。「我是入的國文系，我只管做文章。」

在她想來，這理由是決不容反駁的。

「好，就說作文章吧，」那人却單刀直入地逼上來。「現在的文藝界就是亂七八糟：正人君子派，鴛鴦蝴蝶派，公子哥兒派，有閒有錢派，你也一派，我也一派，你只站在旁邊，便會叫你的眼睛發昏。自然，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路的，我們自己的路是什麼，你曾經想過一下沒有？……」

聶君媛只報了他一個呵欠。

「小姐們都不愛談這些問題，我見了好些個。」王孝明說着又笑。

她心裏本來就不快，如昨天一樣，滿心要調查她眼前的人，而他的態度可終難於捉摸。他說的話自然都是自己所不善歡，可一字一句也不放過，注意地，就想在這其間會找着點破綻。現在果然找着了，聽他這話他倒像真認識有不少的女人。『好些個』真不少！合着何慕環昨天說的『見一個愛一個』的話，想來不會是假的。要是認識了這麼些人，都和他愛過，現在又輪到自己，自

己還成什麼東西！一個個幻想的女人的臉，在自己腦筋裏掠過，其形像則都像張芝英，而最末一個則是肥胖的何慕環。別的人不知道，張芝英和何慕環愛過的人而來愛自己，那才是不光彩的事呢。她們那里敢和自己相比！然而此刻彷彿已經擠進了那一羣，成了『好些個』之一，而那『見一個愛一個』的『一個』也像於自己有份。全身皮膚上都感不安，一團熱氣昇上心裏，凝成一點，附着心尖，再從心尖上牽出一絲直達咽喉，喉中便覺發乾；衝上鼻尖，鼻尖酸癢，像被一種辛辣的滋味刺激着；衝上眼眶，淚珠立刻凝轉着，準備流出來。好容易張開口，說出這麼一句——

「你的女朋友真多呢。」

「我說的不是，這樣的意思，你誤會了嗎？用手捧着臉，嘻嘻地笑出聲來，事實上是在把停在眼裏的淚水擦乾。

「真冷，」又故意縮了下身子，「我要加衣服去了，也順便告訴密斯何，她要和你說話呢。」

「你別告訴她，我不願意和她見面，」他站了

起來，幾乎要把她攔住，然而她已經進去了。

同樣的地方，同樣的座位，差不多還是同一時間，自己的心境却完全變化：腦筋裏充滿了疑問(?)和驚歎(!)的符號，在那數不清的符號中，聶君媛的影子漸漸地，漸漸地被壓了下去，而別一方面，段逢林的言語，却在耳旁嚮着。對！他是對的！真是對的嗎？不會吧！也許吧！我不可以創造她嗎？她真是和普通一般的女子一樣嗎？我自己已經完了嗎？怎樣辦呢？不管了吧！算了吧！忍得下去嗎？……………不管旁邊的胖小姐向自己報怨些什麼言語，自己雜亂的腦筋終不能鎮壓下去，只張着兩眼望着她。

「聶君媛說你要同人家談話，你要說什麼？」

「……………」明知道這是剛才那人弄的鬼，想說明了，又怕何慕環笑話，一口氣忍住了。

茫茫地走回去，真像有點失了常態，但一面還在希望着，希望下次見面向她解釋，陪一陪小心也就完了。但如好話也說不轉她的心呢？自己這樣反問時，一面自己又會解答：怕不會的，也

不很要緊，一次不成，還有下次呢；從此就斷絕了嗎？該不至於吧！看情形很有點不好，事實上怕很難維持呵！一反一覆的心情，從夜裏到早晨，從早晨到夜裏，都這樣擾亂着。

握着電話耳機，不知不覺會發起抖來，時時幻想着聶君媛已走來和他談話，擔心她會說出不滿意的言語，準備着那煩惱的消受。那邊耳機咕嚕咕嚕地響了一下，全身都緊張起來，等待這慣熟而善妙的聲音傳進自己耳裏。

而傳進耳裏的却依然是聽差的聲音，他說聶君媛小姐說病了，不能來接。

現在又失了主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究竟是什麼地方得罪了她？上次的一番談話，不會使她如此傷心，這其間必有原故！——莫非真是病了，可又難於叫人相信——那這必有原故的話，決不是自己多疑。從沉醉中清醒了似的，希望又立刻燃燒起來了：不能怨她，不能怨自己，負這責任的另有其人。於他們倆的事是沒有關係的，只要把這負責的人找出來了！但那人是誰？何

慕環！——心裏毫不遲疑地這樣答。何慕環追自己不上，定會從中搗亂，她們同住一間寢室，有什麼話不說！她當然要設法破壞來消消氣了。「嚇，」彷彿那人就在自己眼前，惡狠狠地看着她，拳頭也不覺緊握着，「就是這樣辦！」

再走到那個大學，填寫了會客條，一個人便在客廳裏等待着。意想不到的迅速，聽差又拿着原條回來，和昨天一樣，聶君媛小姐病了，不能出來。

像一筋斗栽下大海裏，抓不着一點邊際，聽差打着富有經驗的眼光望着他，他臉上很難爲情的紅了起來。不好坐下去，握着帽子向外走。

真是冤家路狹，何慕環恰恰從外面進來了。

「好，我正要和你談談。」自己也不知道怎樣會說出這話來。

「哎呀，真巧，人家要晚回來一步就碰不上了。」又像忽然記起了什麼，「你是來找我的嗎？」「自然！」

莫非何慕環也和自己一樣，一樣的裝做玩，

那更要當面揭穿，省得她以後再來搗亂。他說：

「我和密斯聶的友誼，我不願意有人從中干預。現在，我知道，有人在說壞話了：我可以警告這個人，這對她是沒有好處的，如果真要和我搗亂，我可也有我的對付方法！大家都要在社會上生存，何必又偏偏要這樣地過不去呢！」

「你向我說這話，你是不是疑心我？」那人紫漲着臉，有點惱着成怒的樣子。

「對不住，也許是的，密斯聶這樣告訴過我。」真是心裏能夠斷定是她，也就不加思索便脫口說出來。

「好，好，就算是我吧，我是罪人，什麼罪惡都擱在人家身上，算了，我也不說了！」她竟嗚咽起來，把手巾擦着眼淚。

好在這時客廳裏沒有別人，否則還會鬧出很大的笑話呢。然而就是如此，王孝明也就再也不好說話了。他雖然恨她，可又怕有人來撞見這情景，別人來看見也許還會說這對情人是將要分離的原故。

門響了，抬頭看，自己也不相信，身不由己地站起來。

那人的眼光看了看他旁邊的人，又轉停在他身上，而她自己的臉頰呢，從耳根以至於腮下都深深地染上了鮮豔的紅潮。

「你要出街去？」說不是受了何慕環的傳染吧，他說話也帶着哭聲。

初時有點窘，但立刻鎮住了：

「是的，我要出街看病。」

可喜的她還能走近來，微微向何慕環點了點頭，便坐在他旁邊。

「我還有點事，先進去一會，」何慕環自然坐不住，站了起來。

這時候，這地方，又只剩了兩人，大家心裏都像有許多話要說，可是又都不想說出來。就是說的話呢，那語意也會完全和心裏的意念相反。像有力支配着各人自己，明明是這樣的心意而偏要那樣地說出來，即是心裏打算，毫不隱諱地傾吐，而結果，自己也莫明其妙地會流出不同的語

調。下面寫着的便是他們所說的簡單的問答——

他如果說——「我真想不到我們會發生誤會，我不知道我那些地方對不住你！」

她便說——「沒有的事，那只是你自己多心」

！

他——「那你幹嗎不和我見面？」

她——「我真的病了。」

他——「……………」

她——「……………」

她如果問他——「密斯何不錯吧！」

他便故意說——「也許吧！」

她——「那你不喜歡她！」

他——「這可很難說呢。」

她——「……………」

他——「……………」

大家越客氣，大家心裏的隔膜便越深：隔膜在人心裏是很容易繁榮而滋長的。普通的虛偽應酬，就够找人十分不快，何況又是一對情人，何況又是從來不曾虛偽過的人！王孝明的好意不曾

表示出來，心裏到更加上一層愁雲，悵悵然，不能不走了。聶君媛則更難受：王孝明既存心來找自己，幹嗎又要和何慕環相見，可見他對她並沒忘情，那「見一個愛一個」總是真的。真不是好人！彷彿來質問自己似的，一句跟着一句地追逼着！文學家，什麼東西！沒瞧見過這樣的文學家！

社會上的事常常是這樣的：對於一個人，尤其是自己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如果還沒見面，則總覺得那人一定有很多特點，集合一些特點便會在心裏堆成一個光閃閃的偶像，但是真的見了面，看到也就和普通的人一樣，就會叫人失望了。相見既久，那人的缺點——人是都有缺點的——都被自己發覺出來，則那光閃閃的偶像立刻會從心裏消失。聶君媛之於王孝明，正是如此。而今大家又生了隔膜，自然要加倍地嫌惡了。

壓積在心裏難過，又去找着她的兩位朋友，告訴了她們一切的事，歸結着說：

「差一點我也上當了！人心不可問，人心不

可問！他想騙我，滑頭！還說什麼社會問題！你們沒瞧見他！真討厭！我自己還算聰明，早明白了！哼！」

「男子們真是一個好的也沒有！」武文替她抱不平，向着何君清說：「姊姊，你說對不？」

那『王熙風』却淡淡地笑了一笑：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不是很愛他的嗎？」

「誰愛他，誰愛他！你再說我得撕你的嘴！」她氣得鼓着嘴跳了起來。

「一會親愛，一會又囑撒扭，我敢說什麼？回頭你們好了起來，那我才該死呢！」

「姊姊，是嗎？」武文像醒悟了似的，失悔自己說錯了話，很不安地問。

「別聽她的！她是個瘋子！她說來氣我的！」

「你真不愛他了嗎？那我可以告訴你一句：窮光蛋！你不能够成天只坐在旁邊看着他寫文章呀！」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不僅是他們兩人間的問題，不僅是中國一國的問題，而是全世界，全人類的問題！沒有錢，在現代社會上沒有錢可以影響及於人格與地位。聶君媛的要求雖不很大，而幾件合體的衣服，合口的飲食是必要的；出外坐包車，住着安適的房屋，這能算奢望麼？然而就是這點，王孝明便沒有供給的能力。向着和他結合方面一想，覺得并不是件好事：作算他是個文學家，別人也連帶地把自己頂在頭上，但生活的享受不能滿足，却又是自己不願意的。想來想去『王熙風』的話真有力，比一切的力還更大，排除了一切困難，收拾了一切感情，毀滅了一切夢幻，聶君媛倒底因為這句話而穩定。她的心——聰明的心，柔和的心，現在女子所具有的心！

而在王孝明方面則起了很大的變化——

失魂失魄地在一個地方呆坐着，一坐便是大半天，零亂的頭髮掩蓋着蒼黃的臉，兩眼也像是無力張開。有時會像有人在向他耳語，注意地聽，聽，却又渺然；有時又像有人在向他微笑，他

也笑，笑的弧線，深深捲入了自己的嘴角。不瞻前，不瞻後，沒有對一切的興趣，失掉對一切的感情，只有一點模糊影子，依附在他心裏，把自己推進了回憶的境界。一天，兩天，三天……
……一天一天地匆匆過去，而那豐富的，取之不盡的，百思不厭的回憶，依然是在那里安慰着他。直到眼前空虛，幻想破滅，又才引起深深的悵惘。「咫尺天涯，人兒何處？」眼裏幾乎流出淚來。抽煙吧，喝酒吧，人生還有什麼意義！自己活着又爲的什麼！許多刺激品灌進自己的腦中，腦筋漸漸感到麻木疼痛，一翻身又墜入在回憶裏：軟語叮嚀，柔肢偎倚，肉體的芬芳，而今都不可復得了。信寫了去總沒回音；電話，連那邊的聽差也不耐地譏刺着；事實上看來都已絕望，又還有什麼可說呢？都怪自己，太不會體貼人，自己根本沒使她了解，才有這樣的結果。這樣想着，百般悔恨，把當時的一切的錯誤都牽在自己身上，而葬送了自己半月的時光。

半月之後，王孝明悔恨還是繼續着，天空颯

起大風，初時吹下一陣雨來，跟着便變成了雪花，溫度立刻低降了。早晚屋裏不能不生起火爐，果然如聶君媛女士及其朋友們所說的，他的確不很富裕，好容易才生起一個白爐子。爐裏微弱的火光照着陰暗的小屋，情景越顯得森冷，而他自己的兩頰呢，也越顯得蒼黃瘦削了。屋裏的大部地方都隱沒在夜色中，木板床上堆着一堆未疊的被條，上下兩方的邊沿已呈出污垢的黑色。桌上的筆墨書籍，也是雜亂的歪斜着；桌面積着厚厚的塵土，只有些地方印着幾個指模，而有的地方又有着一塊或一條的印痕，那顯然是曾經有一本書或一支筆在那里擱放過。地下沒有東西，挨火爐旁邊，却堆着一堆煤球灰；床前孤零零地站着一隻破皮鞋，而它的同伴則斜躺在別一個屋角裏，鞋底和鞋面斷了線，張着一條大口，彷彿在那里張着嘴嘆氣。牆上釘着的畫片，大概因為被爐火燻烤的原因，都一張張的捲成筒狀，很難看地在壁上貼伏着。書棹旁邊的兩盆菊花，早已枯萎，一片一片的葉子，乾枯了，捲屈着，附在幹上

；開過了的菊花，則縮做一團，表面一層的光采已經失掉，只仔細看去，近蒂處倒還有一點黃嫩的新色呢。盆裏的泥土，乾到裂成了一條條的冰口。

大概已經在十點鐘過後，他懶懶地而又像很興奮地爬了起來，撥一撥爐火。爐裏的火光已經消滅，只剩一星星紅光在煤灰裏閃躍。站近棹旁，也不管自己的衣服便用袖子在棹上擦拭了一下，抽出幾張皺得不堪的稿紙，一字一字地寫着。烟捲始終不曾斷過，一支剛完，一支又繼續着，有時神思枯澀了又站起來在屋裏繞着圈子。外面颳着大風，屋裏更加冷了起來，腳指尖有點難受，兩手上不住搓揉。過了一會，又坐下去寫。此時的心境最清明，最細密，一字一句地斟酌着。斟酌着會使自己驀然漲出得意的心情。不管別人，不管自己，失意和冷凍都成了自己得意的材料。在烟捲頭像秋空疏星般地撒滿了地下時，這稿子也就寫完了。加上了個標題：『失戀者的供狀』。從頭至尾，再默念一遍，像了結了一件心事，

把來和預備明天付印的週刊稿子，放在一起。嘴裏還哼出兩句——「安排惜花心事處，謝他昨夜風和雨」，才又轉身去睡。

十七

自從這篇稿子在週刊上發表以後，各種痛心的流言都一絲不漏地吹進了自己耳裏，像一條大江成爲各支流的總匯，波瀾翻覆着，王孝明便在承受這汹涌的狂瀾呢。「見一個愛一個」的風聲已傳遍了聶君媛所在的大學的人羣裏，便更引起別人加倍的注意。暗地裏會把他來作充實她們的閒談。他不覺害怕起來，自己在別人眼中已經變成了個不堪造就的壞蛋。而在自己的朋友這方面呢，徐芝便是他最大的敵人，向着人把他來傳宣，打破了別人對於他一切的印象；當向人說：「平時只管說別人，你看，他自己還不是一樣的糟蛋！愛人，人不愛他，還做些什麼肉麻文字來發展，真可謂多情人也！可惜，白費了一番心！什麼東西！」

人言可畏，王孝明現在是嘗到這種滋味了。在大江中，只要本身因地勢關係作成了一個漩渦，漩渦撲滅了似的。王孝明自身便是一個漩渦，則四週的浪潮，都一層一層地包圍上來，彷彿要把這四下的惡劣空氣都向自己包圍上來了。別人看着他，總是那麼冷淡；就是在他們的同社中也失掉了大眾的信仰，沒有人願再和他合作。每次出刊，自己總費盡了心血，到每個社員處去接洽，湊合起來，又勉強付印一期，而別人還要說他是「打嗎啡針」。就說是打嗎啡針吧，未必這還是一個人的事？爲了大家，才不得不如此！自己心裏儘管不平，這苦衷又能夠向那里去表白呢？

漸漸地再也不能維持下去了，自己很覺灰心，便自暴自棄地不願再賣力去幹，這小小的刊物就從此停刊。雖然心裏是有着說不出來的委屈，而別人却又有他們自己的話說：「圖窮匕首見，我怕你就能支持下去了呢！」

失戀並沒有什麼，只這事後的波瀾使得他神思顛倒。自己想想，就這樣消沉下去了麼？什麼

是自己的出路呢！成天躲在自己屋裏，勞心焦思，對着鏡子，常常流下熱淚。鏡中的自己的身影，已非當年景況，絲絲白髮，透出髮叢間，像銀針般在那里閃耀着。童年的歡欣，已無處可以追尋，而這過去的愛的幻夢呢，這時也不再在自己心上演映了；人生的寂寞，幾乎忍耐不住。而四週看看，依然只有自己一個人！我的朋友呢？他知道他這時已經沒有朋友，搬着手指，把所認識的人一一算過，覺得都不相合，倒是那冷峭的段逢林，想起來才倍覺親切。段逢林真比自己高強，把社會認識得那麼清楚，自己如果早聽他的忠告，也不至有今日了。於是急切希望和他談談的心，立時引了起來。

「夥計，段先生在家嗎？」他情不自禁地向窗外喊出。

「出街了！」

聽着夥計的答語，更覺難受：他希望見着段逢林的心意像火一般地在那里燃燒。老段是他最知心的人，這時又像成了他的上帝，他掙扎着，

他期待着，他希望立刻見着他一面，比了長久的生離和渺茫的死別的那種盼望最後的一晤，還要迫切些。他要把滿腹的話告訴他，熱淚向他傾洒。他呢，一定只要一句話便可以安慰自己，指導自己的。

像熱鍋上的螞蟻在屋裏徘徊許久，又擔心老段也和別人一樣，不再理他了。心裏正在那里十分惶急的時候，夥計的聲音在院子裏響出；

「段先生，西屋裏王先生在找你呢。」

他像瘋狂般把門打開，段逢林也走向自己這面來；同時還有一個人，則被他招呼到他自己的屋子去了。

「怎麼幾天不見你？」他說着走了進來，依然像沒有精神。

「你還約我！我天天都在公廨裏；你才有點像神龍見首不見尾呢。」王孝明一把握着他的手，如對於一個久別重逢的親愛的長兄。

「哦，我有點別的工作，」又看了看屋子一週：你怎麼這樣消沉，這屋裏太「羅曼梯克」了

。那些事犯得上老記在心裏？」走到書棹旁邊，用自捋了捋那枯敗的菊花，說，「現在又該改着說了，這才是「簾捲西風，黃花比人瘦」了呢。」

「我心難受得很，很想和你談談，你倒來跟我開玩笑。」他似乎有點失望。

「我早知道，」他困得像要閉了雙眼，指着對面自己的屋子說，「那邊還有一個朋友，咱們一塊過去。」

不等他的回答，便強拉着他過來。那先來的人正歪在床上，看見他們進來了，就坐起來。段逢林給他們介紹，那人便是北方工作的指導人岳崇先同志——這人，在王孝明早先參加工作時是很知道的，雖然大家沒會過面，但他却知道他有顆精明的心，堅定的意志，高越的見解，和豐富的學識。社會上的人說這一種人是強盜，然而強盜的本事却佔了社會的第一流。

「王同志，」那人和王孝明握着手，和藹可親地，「你的大作我讀過很多的。」

「而且王同志也曾經很熱心於工作，」段逢林

又跟着介紹，「不過」，他又笑，眯着他像快要睡着了
了的兩眼，「近來因爲一件有趣味的事消沉了」。

「大概是戀愛吧。」

王孝明紅了臉。

「也倒難怪，文學家是富於感情的，不過，
站在我們的主義的立場來說，也許會造成一種錯
誤：大家都知道，從前有一個人，很有能力，和
我們一個女同志戀愛。因爲要想他加入工作，便
不惜命令這位女同志去和他接近，拉他來參加。
其實，這是不對的，思想不合，結果終歸不好！
王同志的事收束得早，還算是幸事呢。」

「老實說，這種 Modern girl 我根本就瞧不
起！」老段又加上一句，一腳踏在火爐邊上。

「關於這一點，」那人接着說，像在說一個
笑話，「我還有點發明：我覺得這些，Modern
girl 還不如地到的舊式女子。舊式女子雖然思想
落伍，可有真摯的感情。而 Modern girl 則不然
，受了虛浮社會的洗禮，感情早已被物質慾壓
了下去，而所謂思想呢，也不過就和舊式女子差

不多。你說他們解放吧，那簡直是大笑話。我認識她們中的幾個，同時也認識幾位舊式女子。在後的這一方面：衣服破了，敢就在我身邊替我縫補，天氣一涼，便親自來替我蓋被條；這些事，Modern girl 辦得到嗎？想和她們握握手還不容易呢。在這裡，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寧可要頑固，不可要妥協；寧可要腐敗，不可要投機；頑固與腐敗，可以設法改正，妥協與投機，那才防不勝防呵！」

這一番話投向王孝明的心，如喝到沉醉之後，領略點酸魚羹，香濃而微酸的滋味浸滿嘴裏，嚥下肚裏，舌底齶間，還長留着這沁人心脾的味兒。而中心的沉醉在無形中也就消滅了。過去的事並不如一夢，倒像一種行爲上的錯誤，自己的眼光太短視，心意不能穩定，稍被誘惑便把持不住，便沉淪下去。爲了這樣的事而把自己葬送，未免太不值得；而直到這時才明白，却更證明了自己的幼稚與無知。岳同志的話自然不錯，老段也比自己高明的多；從前自己和老段相比，互有

高下，不想現在倒相形見拙了。覺得慚愧，把自己更看得可憐，真太不長進，還敢怎樣地自負麼！像失了道路的迷羊，不覺茫然地問出：

「那我應該怎樣辦呢？」

「這倒很容易，」段逢林突然振作起精神，像有種力在那里把他支持住，他原來又興奮了。「穩定你的青年的心，穩定你無產青年的心！只有青年不怕死，只有窮人不要錢；我們是無產青年，所以我們要革命！朋友，起來吧！恩格耳斯說得好，『由必然的王國向自由的王國飛躍！』放大眼光來看，我們現在所受的一切刺激與痛苦，都是現代社會賜予我們的，而萬惡的資產階級便是促成現代社會敗壞的原因。資本階級是社會上的蛀虫，他們對於社會決沒有供獻！他們的主義是榨取民衆的心力以攫取得剩餘價值。他們這種營利的精神使他們於同階級間不能不起競爭，使他們不能不採取『擴張生產』的手段。他們只圖自己的私圖，競爭之結果，使供給和需要之間不能協調，於是產業停頓而呈社會恐慌，使社會的

風氣爲之一變，偷盜，劫掠，奸淫，以及一切怪狀而使人日趨於卑下。你說，你的愛人不繼續愛你的原因，在你的境況方面，是不是佔着一部份很重要的原因？假如你是個富豪的公子呢！……我們做了犧牲，我們做了芻狗；我們還不應該起來！起來！」他太興奮了，已沒一點頹喪的神氣，跳動着，腦筋裏幻想着他理想的天國。

王孝明出神的注聽着。

「不用說王同志是明白的，現在就只望你整頓精神，更加努力了。」岳崇先生補充着。

「不錯，這些我是知道的；老段說來，不過像讓叫我重溫了一遍舊書，」忽然又皺起眉頭，手伸向爐火上烤了一下，立刻又縮回來搓揉着，「可是，北平使我太傷心，要是在北平做工作，心裏一定是不安定的。我倒希望能夠調換個地方。」

「我贊成！」段逢林又跳起來。

「王同志真頓換地方嗎？也好。我派你到南方去，」這位北方的負責者便行使他的職權。「一來是報告此地工作狀況，以後你便留在南方吧。」

「這就好了」。像眼前展出一條光明之路，立刻便準備他的行程。

「不過，」那人又說，「最好自己要有種保護色，能找得一個灰色的地方寄居，那就比較安全一點。」

這話使王孝明記起吳杰，向他們說明了。及到得着岳崇先發給他的旅費和命令，便走上他的旅途。他負的使命是向中央說明北方工作的成績：趁這後防空虛的機會，大家正在加緊工作。而工作的表現，則在上月間曾經在青年會有次講演和示威遊行。那次的結果使得敵人極端的恐怖而給與民衆以深刻的印象。以後再加準備，暴動隊便可以組織起來了。

在生命上有了固定的目的與企圖，心便自然要定。有如一縷輕煙，飄然離開了故都城闕。新愁舊恨，一一收起。眼前看不見熟慣的景物，則一切往事輕不容易浮上自己心頭。鮮紅的嘴唇，閃亮的眸子，多情的淺笑，仔細想來，彷彿隔世。是那麼飄渺，是那麼迷茫，偎着半窗，悵望無

邊的大地；靠着船舷，看到那煙波浩渺的大海；有時也許要引出惆悵之感來。但只要把自己的心轉念到自己責任和事務的重要，便又很專一地計劃着往後的工作，不再去依戀舊情了。空氣有點寒冷，反作成了他自己磨練的機會。

到了上海，天上正下着牛毛細雨，南北的天氣，畢竟不同：陰暗而潮濕，黃浦江邊罩着一片濃霧，瞧不出資本家極端的發達而表現出的成績來。只在高處，隱約地露出高聳的樓尖；在低處，來往飛馳着車馬。江上滿佈着外國軍艦，街頭也都是外國的巡兵。外國的支配階級支配着中國支配階級，中國的支配階級又支配着一般民衆，我們便不得不在重重之下喘氣了。上海便是個很好的寫照：儘有許多輕裘煖服，駕着風馳電掣的汽車，出入於高樓大廈，沉迷於酒綠燈紅；這是洋大人的淫威，這是富豪兒的福氣，說不定就在那臨窗的街上正有着無家的工人和飢餓的流丐呢。

這樣的印象更使得王孝明興奮。在上海不幾天便得着個機會到南京。先給吳杰寫了封信，說

明要到南京去的事，希望他們能住在一起。信中又提到芝英，說她曾經有過要去找他的意思，不知現在會着沒有，他希望他們度着美滿的生活。

這封信寄到南京時，正是芝英和張子安在交通旅館見面之次日。昨晚上在兩個鐘頭以內，他告訴了她他的一切經過。那使她吃驚，吃驚於早時的誤會，原來當日被捕的不是他，而是黃金鏢！跟着他又知道了他極得胡代表的太太的寵愛，很有權，許多要差事的人都得求他，吳杰便是其中的一個。前兩天，他和吳杰在一個地方會着，和他談起北平的情形，又因為那人的名字和服務的機關，他猛然記起他便是芝英的丈夫。他就故意問他：「寶眷也在這兒嗎？」吳杰想不到他有這樣的親切，自然毫不隱諱地笑着答：「是，是，是，請來玩。」說了又反問他北方有沒有機會。張貴說，「機會很多，北方正差人，你去，他們準歡迎你。——哦，彷彿還有人向我說過這樣的話呢」。「這樣就很好，」吳杰有心計地說：「就怕我的內人不肯，要是張二爺向她說一句，她

一定安心了。」張貴心裏好笑，可因爲自己也想和她見面，便只點頭答應：「好，我明天到府上來拜望。」吳杰那里知道他的心事呢：以爲機會難得，正該趁此聯絡，便又約他下一天在西南酒家吃飯。

「它媽的，他押根兒不知道他自個兒是什麼東西！」他說着伸手去摟抱芝英。

芝英推開了他的手。一半是對於他的嫌惡，一半也因爲憶記着黃金鏢；皺着眉頭向他說：

「你和老黃是好朋友，你現在有了勢力，忍心看着他吃苦嗎？你不救他！」

「別說這個，」他又抱她坐在自己身上，「您不陪我睡覺了嗎？黃大哥的事，您不用管，我會辦！我正在運動一樁差事，差事成功一通電報就得了。」

她依然從他身上掙脫，理了一下衣服，說：

「我要走了，請你多留心！」

關於自己的事是不再擔心，而黃金鏢被捕了一年，爲自己吃苦，自己心裏又如何問得過？記

起他的形象，記起他的氣概，如對自己的事一樣，芝英不覺又憂愁起來。

和吳杰同看了王孝明的來信，他正準備到西南酒家招待朋友，吳杰走了，她便儘對着那封來信出神。對於王孝明的記憶，又浮上心來。人生真是不可思議的：四處飄散，在無意間，往往又會在一起。在北平見着的人，現在却又要一一地在南京見着了。和小王不見面已經有兩年多，去年下半年雖然大家都在北平，但自己那時受了環境的壓迫，過着非人的生活，不好去找他；有幾次即是在街上碰見他，也不便招呼，掉轉臉去。不想現在又來了，他還和從先一樣的活潑麼？愉快的心情支持着她，她不覺微笑起來。

吳杰深夜回來時也戴着滿臉的高興。張子安瞧得起他，不知道自己那一點中了他的意，他們立刻便成了好朋友。張子安說：胡代表要做總長，他也可以弄一個市長來做，胡代表是不能不答應他的。胡太太喜歡他，胡代表也要懼怕他幾分。他還告訴他這樣一件事實：這次從北方回來，

他在胡代表的公費裏挪用了八百塊錢，胡代表只請問了一句，他就辭差不幹。結果是太太發了威，把他留下，而使胡代表下不了台，於是他的權勢更大了，弄個市長是很不難的。「只要他一當市長，」吳杰說，「他也便有好差事了。」

芝英在一旁聽着，瞧見他又驕傲，又卑污的神氣，覺得十分可憐。把自己的老婆去換來的恩惠，自己還揚揚得意呢。恨不得手裏有手槍，有了手槍，真願意一下把他槍斃。

第二天清早，王孝明便來了，看見他比從前高了好些，而臉色又是那麼蒼白，幾乎不相信，芝英極力在自己的記憶搜索，找出他當時的影子，那影子，合於現在的王孝明身上，只有在眉目間還找出一二相像之點，其餘都完全變了。一年多的離別，便成了這個樣兒！破舊的衣服，蓬鬆的頭髮，都表出他十足的窘狀；而最可怕的，那從前看見過他不知道塞進去了多少零食的嘴唇上而今也染上了一片黑的陰影。呵，青春是失去了！

「姊姊」，王孝明依然這樣親暱地招呼她。

她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起來。打水給他洗臉，替他作早飯，拿出衣服來讓他換洗，問他路上的情形，問他一年來的生活。一片熱情，勾起他的心事，幾乎忍耐不住，但心裏一鎮定，又不說別的了，只答一聲「都好！」

「怎麼你也不念書了嗎？」過了半天，吳杰才這樣問他。

「這年頭誰還有心念書呢？」他吃過飯洗完了臉，芝英又抓出些糖果來，他用手接過，這樣答着。

「那你想幹什麼？」吳杰像在考問一個懶惰的學生。

「找工作——也就是找飯吃！」

「弟弟，你就住在這裏吧！」芝英搶着說，也不管吳杰怎樣給她使眼風。

「好」，王孝明自然更不客氣。

張貴來了，王孝明來了，使得芝英的心情爲之一變：從奴隸生活中抬起頭來，對於吳杰除了極端厭惡之外，還改變了她懼怕他的心思。她事

事和他作對，即使他不去惹動她，她也得找他和
他麻煩的機會。老媽子，這時又僱上了，而吳杰
不敢說一句。在西南酒家的宴會之後，張子安告
訴過他很多的話，其間最關緊要的便是說到自己
認朋友，總看朋友之對於家庭如何。要是家庭都
處理不好的人，則這人就簡直是個混帳東西！書
上說過，齊家治國，那就是這個意思。張子安是有
勢力的人了，有勢力的人都是對的，而且吳杰還
得設法討他的好，那有不遵從的道理？去北平的
話不用說是不再提了，芝英已變成了司掌他幸福
的主宰，他怕她一下和他鬧翻，讓張貴大人知道
而影響及於自己的前途。算上胡代表，張子安維
持着兩家夫婦的和好和保障兩人以上的安寧。

趁着機會擴張了自己的權勢。芝英簡直不把
吳杰放在眼裏。在他們的住房裏，把外間分與王
孝明，他們兩人仍然住在裏間。但事實上，她久
已不同吳杰睡在一起。白天裏同王孝明一塊出去
逛山，玄武湖，雞鳴寺，台城，多半是他們足跡
常到之地。真有如姊弟，甚至於有如情人，坦白

地互相對說出各人的經歷。同是遭逢了困苦，而這困苦的發端又是同出於一個人——聶君媛。初時是吃驚，跟着更引起了莫大的同情，互相安慰，互相鼓勵，不斷的話源，同向兩張嘴裏流出。自早至晚，常常支持到深夜裏。吳杰不回來，他們自然毫無阻碍：便是回來了，他們不理會地，剩他一個人在裏邊屋裏。

同是天涯淪落，他們的感情便自然容易融洽起來。芝英滿足於得到種意外的安慰：王孝明的思想，王孝明的學問，都比一般人強得多，對於社會也認識得更清楚。把她所受的痛苦來分析，說明那構成的原因，句句打進自己心裏，都覺得確切不移。從這些地方，才憬然於自己思想的出路；那些痛苦的經驗，不過是一種普通的慣例，也不悲哀，也不追悔，只引起了心情的興奮。那人一片似水的柔情，更牽動了自己的心意。如果說這便是戀愛，那戀愛是多麼有意義呢！王孝明也正是如此：把對芝英和聶君媛的事來比，前者是真純而偉大的愛，後者只是虛偽的應酬：而且芝

英的舉動，言語，態度，思想，毫不拘泥。對着她，便如對着自己親切的母親和仁和的姊姊，自己遍體的創傷，被他偉大的愛的光，愛的色，愛的聲音與容貌，一一填平而展發出一片新機。他是柔和了，他是愉快了，享受着有生以來不曾得到過的安慰。他常說：

「姊姊，如果我是先和你戀愛，則我不致受痛苦，而老段也不會反對了呢。」他的頭是伏在她的懷裏的。

「往事何必說它，珍重我們的將來吧！」，輕輕撫着他的頭髮。

「那我便要努力的工作了。誰說『戀愛不忘革命』是不對的呢！」翻過臉來，用手抱着她的雙肩，吻着她的臉頰。

在毫無阻礙中，毫不遲疑，求了性的滿足，大家都忘記了芝英名義上還是別人的妻，而王孝明又只是個寄居的人。好像這已經是在他們理想的天國，應該實行他們的理想，毫沒拘束地在那種環境中。

但事實上是發生了困難，不關係吳杰，而是張子安已經很有勢力了，要圖一個女人是很不難的，然而他對於芝英總不忘情，這雖然是芝英的福分，而終是我們的張貴大人有念舊的美德呢！「那伙傢真嫩」，這話他不但記得，而且還常常在既爲功名又爲富貴的心上貼伏着。約她到交通旅館，便想再舉行古書所載着的很風雅的「重續舊好」的心意，不幸又被她逃脫。她還怕羞，他這樣想，仍然不死心，便借着和吳杰聯絡的機會，又想達到他的野心。對不住，不想王孝明已經佔了先着了。

這一天，張子安來到這家裏，看見外面屋裏擺着一張床，心裏便不免先來了個不快，又看到芝英和另外一個最討厭的學生式的男子坐在一起，絮絮不休。就像誰把自己的老婆强奸了似地，氣喪着臉，使勁把那人釘着。

「這是王孝明先生」。看到這種樣子，芝英便同他介紹，王孝明不得不站起來點一點頭。

吳杰也從裏屋走出來。

「呵，張爺，」他這樣招呼。

張子安一下便坐在王孝明坐的地方，像餓貓看見老鼠似地，睜着他一對老鼠似的眼睛，一排黃牙，從厚厚的嘴唇裏露着。

「我請您出去玩，您去嗎？」他挨近她幾乎親着她的臉。

「今天找人不大好，過天再說吧。」他頭一偏，敷衍地笑着。

「我好意來約您，您總不賞臉。」那人彷彿很不高興。

「你去吧，」懷着有什麼危險會發生的心，吳杰也急得催促着：「成天還不住往外跑呢，張二爺約你，你倒又不去了。」

「你管不着！」她立刻瞪了他一眼。

一直挨到吃過晚飯，張貴才很不愉快地走了。臨走時，叫吳杰到門外，告訴他，那王孝明不像是個好東西，看他的樣子，簡直就是共產黨，得趁早趕他出去。

像奉了聖旨一樣，吳杰立刻轉來和王孝明開

談判，叫他搬走。張貴給了這人一種無上的力，對於芝英，也不顧忌，而且越來越利害，提出的期限便在明天以前。

「這事我已經觀察得很清楚，」王孝明找個機會，暗地和芝英說，「我不走，怕要遭他們的暗算。明天先到上海，然後再來接你。」

「我同你一塊兒去吧，」芝英也很擔心，「張貴是圖着我，你走了，我會吃他的虧。」

「那怕什麼！你不會想法躲避？」

「躲避不了呢？」

「那你就依從他好了，又，又算得什麼？在前年，廣州有五個女同志，到鄉裏工作，被土匪搶去作了壓寨夫人，但當她們逃出來時，依然繼續工作呢。我們也要有這種精神，環境的逼迫，有時是要適應的。」

果然在第二天王孝明去了上海之後，張子安又走了來。他一來便向吳杰說：

「請你到財政部去替我走一趟，領一點款子，是胡代表的，咱們晚上去安樂酒店見。」又轉

向芝英：「咱們先去！」

吳杰奉命惟謹地去了，這裡只剩下芝英和張子安兩人。張貴坐在王孝明那張床上，芝英則躲在屋門邊。

「我的好妹子，」他大聲喊出，撇着小鬍子的嘴：「您想死我了！您不想想咱們先前的恩情嗎？黃大哥爲您吃了苦，我也不敢在北平待下去。這會子雖是說好一點，可想到那些性命交關的時候，心裏還不住哆嗦呢！這都爲了誰？這都是爲了我的小妹子您哪！您就這樣忍心嗎？你們夫婦團聚了，就不愛我了哪！咱們都是文明人，您不講理嗎，您要明白呢，您的老爺要趕您回北平，他有什麼好心眼兒對付您！您向着他幹嗎？您從了我吧！我什麼也對您得起！您想哪！」

芝英只是不理。

「您不理我嗎？您不理我我也要動手呢！」他站起來走到她跟前，用手摸她的臉。

「你不瞎鬧行不行！」被威力所屈服，芝英只有這樣顫聲地說着。

「不瞎鬧！您是什麼東西！暗娼！您不怕我給您說出來！——喂，您可憐我吧！」一嘴便挨在芝英臉上。

她急得只蹬腳，但又躲不開，讓他親完了嘴，才改口說：

「你別忙，在屋裏不方便，咱們先去吃飯吧！」

「也好，反正今兒您就得依從我！」他便攬着她到安樂酒店去等吳杰。

結果張子安還是不會得手。芝英總把吳杰來抵制。吳杰走，她也走，吳杰坐下，她也坐下，而且還更挨近些。如今張貴已是文明人，表面看來自然頗有禮貌，當着吳杰不好放肆。收了款項，狠狠瞪了芝英一眼，忍着心，回去交賬。然而一股子的怨氣依然停在心頭：這傢伙不是東西，假正經！有這麼一天總很想法讓他知道我的利害！只不要她的小命！只要那小東西給我痛快痛快！他想着，搖動着身子，兩眼也睜了起來。

回到胡代表的公館，直走進內室。內室裏傳出留聲機的音樂片，他明白，胡代表及其夫人又

在跳舞。也不迴避，便一直走進去。

十八

這間廣廈簡單而華麗，高貴而淡雅；地下鋪着天鵝絨似的滿佈新式圖案的地毯，四面明窗之內懸掛着水波形的湖色綢簾，此外則除了亮得發光的沙發和上等紅木的茶几而外，別的並沒有什麼許多陳設。的確，不零亂，不擁擠，便是這裏的特色：每樣東西，都能引起人的驚異，浮出愛的心意；軟潔的地毯，會不忍心去踐踏牠，怕鞋底上的污土毀壞了那奪目的花紋；窗上的綢簾，像一片輕紗，作成水波的紋皺，最容易聯想到微風吹着仙子的衣袂；茶几，有各種樣式，然而都有着同樣的光輝。走向前來，把起一支細白洋瓷的茶壺，斟去一杯淺綠而浮着清香的熱氣的濃茶於精巧的白瓷杯裏，然後斜靠在隆起的沙發——沙發承受着身體的重量，自然下讓，使坐着的人不感到一點不舒適與難堪，總期每一部份的體肢都得到十二分的輕快。啜着香茗，抬頭看，天花板用洋

灰作出花紋，高懸着的銀白電燈，外面却罩着富有古趣的紗罩。長短的棹上，有鐘，有石膏像，有啤酒瓶，有呂宋煙和紙煙的杯碟，也有一枝梅花，插在花瓶裏，曲曲折折地表出牠的骨氣。從屋角裏的留聲機傳出一片悠揚的西洋音樂，這廣廈的男女兩主人，常常在被煖汽管蒸出的溫和空氣中，啜罷半杯茶，休息一會，又拉着手站起來跳舞。

這是高貴的生活，這是無上的享受，而這也是女主人的刻意經營！胡太太久居南洋，雖然和別的女子一樣，沒有一技之長，而對於物質的享受倒是有十分研究的。在這種安富尊榮的生活中，她的心計，她的佈置，特別能使人歡喜，不像別的人家，棹椅箱櫃，擠在一起，一眼看見便會皺起眉來。她無時無地不在關心到自己的生活，她還要從她這已經十分優裕的環境中，更要得到進一步的滿足。希世的珍寶，名貴的器物都是她所愛好的。那怕這樣會破費自己的財力，未免可惜，然而憑借着胡代表的權勢，却可以開闢一些來源。胡代表在政治上建樹了一次大功，所得的

報酬報便是一切要人的信仰；說出的話，不敢不遵行，差不多有着左右政府的力量，至於地方官吏的任免，蓋尤其小焉者也。這樣的大力會掀動無數的人，無數的人都要在胡代表面前屈服：乞求他的賞臉，說一句話，找一個差事，便是有什麼條件，又那里敢不遵從？大家的存心如在做一件生意，先花點本錢，無窮的利息自會源源而來的。而在胡代表方面呢，倒不一定有意賣缺，太太作主，這些小事也不用自己操心，而且不花錢而得到許多貴重的東西，却也不是不願意的事，也就裝聾作啞，隨着太太的心意去作好了。胡太太當然也很聰明，白收禮物，沒有什麼名義，也似乎怕人笑話，即如就在這時開着樂片的留聲機，還曾經遭了一次拒絕呢。送禮的人想得一個稅局，打聽出太太喜歡跳舞，便花了三千塊錢買這留聲機送來，而太太却叫人送還他，說不白收人的禮物；弄得那人又連夜寫了一封正楷的稟函，申述胡公子上學用功，特買了這樣一件小東西送給他，以資獎勵云云。雖然這時胡公子還是個不滿一

歲的小孩，而胡太太到底因此安心，收下了；那人的委任狀在第二天也就投到手裏。

這是多麼妥當的一件營業呢！不用本錢，沒有危險，更省掉許多經營的困難，計劃的勞頓，只須端坐在明窗淨几的高樓大廈中等待着百倍的利息源源而來。爲了辦事簡捷起見，胡太太和胡代表經過一度會議，商訂了他們對外的價格。那是：縣長三千元，稅局長三千元，鹽運使十萬元，關監督二十萬元。價目雖然可驚，實際說來，並不算貴：到任之後，多取一點，滿可以回來。中國人口有好幾萬萬，在每人身上榨出一點，則這些所花的一切本錢，不是都收回了而還要多出幾多倍嗎？胡太太似乎還太廉潔了一點兒！

正在跳舞方罷，計劃着佈置上海的新居時，張貴回來了。

「子安，叫預備車，晚車到上海看房去。」胡代表含着一支雪茄，向太太決定。

太太不理這話，却關切地問張貴：

「老爺做部長，你也來一個什麼做做？」

「嚇，還用你說，我早就替他辦了。他想出風頭，要做市長！」爲了要討太太的喜歡，胡代表先就搶着說。

太太果然滿意地一笑。

「我的事倒不吃緊，」要不信張貴逗人的愛，聽她這幾句話吧，「太太總會留心。我說，部長倒該來得威風一點不是！沒登台，先來通通電；讓民衆注意注意，這就叫做『先聲奪人！』」很清楚地把來了這幾個字一字一字地報出來，像唱戲的說白，作了個有力的結尾。

「子安真會出主意，」太太也向着胡代表點頭贊成，「你就這樣辦吧。」

「對」，胡代表一吓站起來，「叫秘書處起草！——你也來個什麼呢！」他想了一會，又說，「來一個談話吧，說是忠實同志，熱鬧熱鬧！」張貴剛剛要轉身，他又把他叫住：「財政部的款子呢，到了上海，你就送到報館去，叫他們把登社論的地方挪出來登我的通電！」

於是這樣便成了一件國家大計的發端。這幾

個一時稱爲要人的，掛了一輛花車，第二天侵早便到了上海，躡進那花木幽深的宅第，一樣的華居又承受着他們的身體。其餘的事，進行也很順利，報紙上的第一版都登着胡代表呼籲和平的通電：是那麼動人，據胡代表自己說是日夜不安地在期望着呢。在這條之下，跟着又有一個標題一

張同志快人快語

上面登載的是新聞記者的敘述，大概說，「政府之統一雖由南而北，而與北方發生密切關係之時期亦甚久。記者於前數年與子安同志結識，一見而知其爲富於革命情緒之人。其後，因時局變化，張同志因環境關係，於緊張時期中，工作雖不無挫頓，而對於革命同情之態度，蓋爲不可掩之事實，實有不可泯滅之歷史。惟張同志前因工作關係，數變姓名，故外間知者甚少。與記者昨於某處相晤，謂此次南來，係應胡代表之召，來商要公。南來觀感，覺目前中國所急需者爲廉潔與有能力之政府，欲救中國，須從此着手云。聞政府對張極表信任，將畀以市長職務，以張

學識經驗之豐富，必能克展鴻猷也。」

張貴興興頭頭地挾着一大疊報紙走來。這時胡太太和胡代表都在新居的客廳裏。廳上自然擺着許多禮物但胡太太還生氣地在那裏大聲嚷——

「我討厭畫屏，他偏要送畫屏！給我送回去！只有中國人才這樣不懂事，好好的牆上，要把字呀畫呀掛得滿滿的，該多看難呀！就是他自己喜歡，也犯不上要人去學他！送禮，送禮也不打聽打聽別人喜歡什麼嗎？」

張貴剛走進去，她便向着他：「你叫人送回去，省得擺在眼前叫我煩燥！」

「太太」，胡代表勸着說：「算了吧，不用就完了，何必送回去！要懲罰他可以把委任狀收起來！」撇着黑鬍子的嘴得意地笑，「你說好不好，太太？」

「那怎樣對付老鄧呢？」說到委任狀，她不自覺拍着自己坐着的椅子問：「他送了這麼一套紅木傢具！」

「老鄧是想我的次長！」

「你答應他嗎？」

「照這樣看來是可以應答的，」他說着，從張貴手裏接過報紙，很留心地看了那頭兩條記載，又笑起來，向着太太，「子安可真有點政客味兒——」

「可是他也得來看看別人送我的禮物！」胡太太便搶着說。雖然自己是十分地寵愛他，對於禮物却也和別人一視同仁的。

張貴是聰明人，便在一旁柔聲稟告一

「應該應該，應該孝敬點小東西，可不知什麼合意，先來請示一下。」

「子安用不着，算了吧！」胡代表忽然覺得難爲情，放下了報紙。

「要你說，我是和他鬧玩的！」她馬上就顯出了太太的威風。

然而不一刻張貴終於走到了南京路的珠寶店，挑選着貨色，討論着價錢；一家不合適，又走到第二家。

南京路像一條大江。兩面的高樓像江邊的高

山，來往不斷的汽車是江中的波濤，兩邊是道上的行人就是江邊的瀾漪了。瀾漪點點集成波濤，流成大江。日夜不息，流着流着，經過了無數的滄桑，依然不斷地流着！來了，來了，一層層的波瀾，又去了，去了，去到無盡的前途！在這茫茫人海中，有幾多不是受了現代社會的壓榨而在那波濤洶湧中掙扎着呢！呼呼汽車聲是支配階級的口號，這口號，比了痛苦的哀呼，憤激的狂喊，還更能驚動人們的耳膜。你可以看見那端坐在汽車裏的人，只有驕傲，沒有同情，你能忍住你滿腔的熱血而不向他們洒出！

街上的人懷着各種不同的心意凝視着汽車，不斷的汽車，在他們心裏似乎在設想要問這汽車究竟有無窮盡！呆着兩眼，張口結舌，自己墮入了沉思。猛然一片狂喊壓住了汽車的呼聲，白色的旗幟在人海飄浮着。大家感到吃驚，却又不願走開，都包圍上來。西裝少年，短衣工友，新裝的少奶奶與抱着孫子的老太太；呢帽，便帽，瓜皮帽，洋式帽，集成一片。在街邊商店裏服務的

人員，雖然不能走近來，可也要伸長着頸子，向外張望；又害怕，又關心，不知道將演出怎樣的一幕，可又想立刻把這一幕揭開。便是在珠寶店裏的張貴，也不禁走了出來，擠在人叢中，看這一幕的開演。

遊行的人也在這裏止住，圍成一圈，電車汽車都被擋住不能開行，巡捕更失掉了他們的威力。立時有一個人便從人叢中站起來了，預備講演。張貴一看那人很眼熟，仔細想想，想起是王孝明。心裏吃驚，猜得不錯，他果然是個共產黨。聽他說——

「我們天天口喊打倒帝國主義，爲什麼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呢？因爲帝國主義者榨取我們的精力，我們的血汗，而供他們的自私自利！我們中國是弱小民族，沒有能力防止他們侵略的野心；他們的資本又一天一天地膨脹，有大工商業生產者不能不靠非工商業國家的消費者去維持他們。鐵路，輪船，租界，礦山，銀行……都是他們榨取，侵略的利器！我們應該收回租界，收回領事裁

判權與治外法權，改訂關稅……我們也別忘記打破階級制度，有了階級，我們便也不得安寧！只要抑壓階級不能存在，國家的權力便歸無用，人類才可以求得自由平等！帝國主義自然會馬上消滅了……」

王孝明的慷慨激昂的講演還沒有完，巡捕已經駕着汽車開來，像在大江中起了一陣水漩，洶湧的波濤，一起向四週退讓，中間留出了一條大道。前擁後擠，秩序零亂到不堪，如在暴風雨之下，各種擊打聲同時響着。白旗散了滿地，口號變作了呻吟；有的是倒在地下，被人踐踏到半死，有的是被幾個巡捕網上了汽車，而一兩聲尖銳的槍聲更使得人羣崩潰，像螞蟻一般向四下逃跑，一時繁華的街市，有如悽慘的戰場。張貴驚魂失魄地跳進珠寶店藏躲，王孝明也儘先鑽進一條小衞堂。幸好不到一點鐘的時間，諸事都已完畢：巡捕的汽車開走了，街上的血跡隱沒在塵土裏，人聲又重新喧嚷起來，汽車電車往來飛馳，一切都恢復了先前的狀態。這幕慘劇，久已被人忘掉

，彷彿經歷了若干年很悠遠地很悠遠地不容易記起來了。商店的門依然熱鬧着，各人都有各人的事——爲生活而勞動，沒有一息休息的勞動着，則除了一般老太太還在暗地裏念兩聲佛而外，誰又有餘暇去記憶這些小事呢！

王孝明逃回黨部裏，立刻召集了一個幹部會議，討論剛才發生的事件。大家除了憤慨之外，並且決定組織大規模的暴動隊，明白對抗，一面又命令工人同志每晚上更多加在街上寫標語——「打倒帝國主義！」「打到帝國主義的走狗！」一面煽動工潮，已罷工的務要擴大，沒罷工的要一致起來，造成全市恐怖狀態。關於這工運方面，大家都推舉王孝明負責。

但不幸，來了個消息，巡捕房已經探出這次示威遊行的主動人，而被秘密通緝的第一名便是他自己。這於工作上是有極大的妨碍的；但他並不遲疑，並不胆怯，他更努力地工作：到各工廠參加無數工人的集會，好幾次遇着危險，僅以身免，弄得只有在屋裏指揮，不敢出外一步。

政治局收到江西一通秘電，現在正在作佔領長江各埠的準備，需要工作人員，叫趕快派人去充任。這裏便派了王孝明。他得着命令，立時上道，先到南京，打算去迎接芝英。

王孝明再到北門橋的時候，出乎意外，沒見着張芝英，也沒見着吳杰。據媽子說，吳太太已經好幾天沒有回家來，吳先生則是剛才同那常來的張二爺一路出去的。對於這裏面的情形雖然猜出了幾分，事實上也難解其中情節。該怎麼辦？自己在此地不能久住，寫信又怕走漏風聲，想來想去，一時失了主意。只好先走了，工作不可耽誤，先到江西再說。也許她真的依從了他，自己這樣想，雖說沒有關係，而如果不依從他不是更好一點？心裏覺到嫉妬難受，對於張貴，更增加一層仇視，爲的是那人佔有了他的愛人。愛，終是不能從他的感情上丟掉，幾乎又要使他頹喪下去了。到底因爲有了別的重務，不得不避掉眼前的危險，搭船走向江西。

望着兩岸的山峯和眼底奔流不息的波瀾，想

到前途更有許多感慨。快到年下，自己依然無處歸宿，這人生的悲劇，究竟何時才能閉幕呢。江邊的山峯，一列一列地退出，又一列一列地轉來，幾處疎林草舍，裊出縷縷炊煙，在碧空裏凝凍；山谷流家，水落石出，呈出種莊嚴的氣象，作成了幽深高遠的畫景；趁着寒風，兩三牧童，在放風箏，風箏遠在空中飄動，一種新年的快意，驀然根觸心頭。這世外桃源的景色，又向何處追尋呢！王孝明幾乎想放下工作，到那些人家去一同躬耕遠隱了。煩亂的思想撩亂着他的心情，而大半的原因，則還是爲張芝英沒有同來的原故。他愛她，她也愛自己，幾天的快晤，已作成了有生以來生活上的滿足的頂點，要是能長共相保，該是多麼有意義！現在可依舊只有自己一人，那人呢，怕已擁抱在別人懷抱中去了。一種失戀的心情苦着他，成天不能寧靜。在晚上，皎月走上天空，江邊閃着點點漁火，江流有聲，奏出種增人惆悵的節拍。那月光，照過他和聶君媛在北海的塔尖，也照過他和張芝英在台城的廢址，於今，

又孤孤單單地照着他一人在江上！他担心，他担心和芝英在今生今世已沒再見的機緣，而將空在他心上深深刻上一條鮮明的血痕呢。

其實芝英此時還平安住着在。她早決了心，一聽到張貴從上海回來的消息，便躲到殷惠芳家裏，說是和吳杰生了氣，不願和他見面，想在這裡暫住一下。殷惠芳本來深知他們夫婦間的感情，便把她留住。她沒有想到王孝明來得這麼快，而一半又因為不願使吳杰知道自己的行踪，便連媽子也沒留句話兒。誰知這其間才生出個絕大的波折呢！她看見報紙登載的上海慘案，怕王孝明也參加了而遭危險，天天問着朱教官，希望他能夠帶回來一點使她安慰的消息。

朱晦明天天也真有許多新消息帶回來，可是，這天帶回來的却是太駭人聽聞了！這些都是報紙所不敢登載的，因為報紙沒有登載確實消息的義務！

「你們知道麼，真是可怕的事！」朱教官的神色很張皇，大家都不免吃了一驚。芝英心裏更

突突地跳。

「胡代表回來了，」他又接着說，「可是你們知道他回來的原因嗎？」他看了看芝英和惠芳，這兩人都直張着嘴，於是他又說，「他在上海遇刺！」

「遇刺！」惠芳驚叫起來。

「而兇手就是他的衛兵！敵方買通的，許那人二十萬現款和一個旅長資格。那天晚上，胡代表剛睡上床——他的習慣是臨睡時要穿着鐵甲而屋的四週都伏着衛兵。可沒想這衛兵便是要他的命的人！他剛睡下，瞧見玻璃窗輕輕推開了，伸進來一支手槍。他嚷了一聲便跳起來，滿屋亂跳，使那人的槍總不能指準。結果是把別人驚覺，那人才跑了，後來，查問兇手，只知道是衛兵，却指不出是誰，可憐，那八十名衛兵，全體槍斃！」

兩位女士同時嘆着氣。

「而且，」他又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晚上胡代表便換了地方，只留下太太一個人

住在新買的房子裏。第二天，聽說派汽車來接，還十分小心，叫人查看汽車是不是胡代表坐出去的那一架。打聽妥當，然後動身，却不想又上了綁匪的圈套——那輛汽車是綁匪照樣定作的。胡代表急了，派人交涉，綁匪開口就要現款五百萬。因為不敢讓胡太太在匪巢過夜，立刻把這里所有的皇親國戚都叫了去，當天就籌出了這筆鉅款！

「多少？」芝英還問。

「五百萬？」朱教官伸出一隻手，張着五指表示着，「所以不敢在上海待下去，馬上就跑了回來！」

「又痛快，又不痛快！」芝英又嘆息。

「不痛快！還有不痛快的事呢！」朱教官又向着她，「今天老吳找着我，向我要人，說你幾天沒回家，一定是在我這裏，叫我來告訴你要你回去。他又向我吹牛，說胡代表的事快發表了，還有個叫做張什麼安的，要他幫忙；他預備先請客，叫你回去替他預備。這我本來管不着，可是，他的神氣還疑心我在挑撥你們夫婦的感情，真

不值得！或者，我想，他對你還好，不如先回去一趟，真不能相安，再想辦法。

只要主人說出這樣的話，自己就怪難爲情，何況朱晦明的本心還是一番好意呢？反正這裡是不能久留，可惜上海又不能去；回去也吧！如果王孝明這幾天就來了，不是什麼事都解決了麼？雖然總有點不安，也只好這樣決定下去了。

第二天，她回去的時候，匆匆和吳杰見了一面，大家也沒說什麼，他一會便出去了。吃過中飯，開始收拾屋子，弓着身子正在整理床上的被褥，忽然有兩隻手從身後伸過來，把自己抱着。回頭一看，正是張貴。她的心倒反而平靜了，知道這事遲早終於不免的。他的臉像魔鬼一樣的可怕，只好閉了眼睛，但他那沉重的呼吸依然像蠢牛喘氣似地傳進自己心裏。在昏迷的心裏，淡淡地浮出了個王孝明，深深覺得對不起他。在和王孝明發生關係以前，一切過去，都已忘掉，把那真純的處女的心，才初次獻給了小王，發誓在以後不能讓別人挨近自己的身體。然而不幸，終於

不免，這比初次被人強姦時還要難過！從心裏發出一股怨氣，衝上喉間，如一線遊絲，一絲煙影，沉重而慘厲地長嚎一聲，便墜了昏迷的境界。

再醒來時已不知在深夜什麼時候，而枕邊依然睡着張貴。

「您睡了好半天，我可一下不會合眼呢。」那人向她說。

她只幽幽地哭。

「您不用怕，我昨天把老吳打發到上海去了，要好幾天才回來，咱們可以足樂一氣。我說，您願意作市長太太不是？」

芝英被他佔據着直到吳杰回來的時候；她不願依從，却也不敢十分反抗。張貴常常威嚇她，他可以揭穿她的一切而使她不能立足；爲了期待王孝明，只好隱忍着，隱忍以等候那一線光明。即是吳杰回來了，張貴還要強迫她去開旅館，在這種暴力之下，撫摸自己的身體，不免悲哽，不幸生成女兒身，便多加了這層苦痛。是的，多一次性交，心上便多了一條創痕了呢。

張貴雖然眷戀着她，可也并不懈怠自己的工作：忙着請客，并且參加各種集會，講演，提案，發表的意見也特別多。真是，張子安會忽然成了要人，報紙常用大號鉛字印出他的名字；什麼「張子安之讜論」哪，什麼「張同志將長本市」哪，什麼「張子安市長之大政方針」哪……總之，凡是一切一切可以為張子安增加聲望的字文，都毫不遺漏地從字典上挑選了出來。

胡代表也是個英雄：他以為中國要他來才弄得好，中國的人才除了他是沒有第二個人的；有魄力，有主張，做事沒有失敗過，只這次去過北方一趟，而大局就因之以改變，便足以證明自己的能耐。中國太窮了，太亂了，要有人來救窮，要有人來平亂，而這救窮與平亂的人，簡直就非他莫屬。他決心要把別的軍閥一一剷除，提倡生產，使中國成功一個新興國家，但條件是他自己做領袖。一方面覺得領袖的資格只有他才配，一方面也因為在一個團體中做領袖是莫大的榮譽。

他沒有信仰，信仰的只有他自己；他的思想較高，眼光較遠，手腕較靈活，意志較堅強；他完全在效法俾斯麥和莫索里尼，懷着野心，要想統一中國，甚而至於要想統一世界！他極端反對共產黨和馬克斯主義。那些都是他生命之流中的暗礁，成功之路上的障礙；爲了自己的利益，他不惜借清黨的名義槍殺了幾十萬人！雖是反對的聲浪并不因此減低，但危險和損失不能搖動他的意志，倒更增加了他的雄心。——便如上海一事就早已不掛記在他的心頭了！他的慾望極高，却也能耐勞吃苦；他知道生命的最高享受都要從艱難困苦中得來。他譏笑中國過去的么魔草寇，沒有世界的眼光；袁世凱是有點本事的，可也太囂，失掉普遍的同情，終於不免失敗。他自己最能體會群眾心理，對屬下尤其週至：在平時，一個都採納別人的建議，落得個『謙恭下士』的美名，而在成敗關鍵的時候，便誰的話也不聽了，可是他有他的才能，足以應付一切而有餘。賣缺收禮，愛弄幾個錢，而別人對他的信仰心，並不根本失掉

。中國的官吏沒有不弄錢的，所以，把自己和別人比比，雞群之鶴，滿可自信。報紙上有時冷言冷語譏刺他，說他的政策是一手握着手槍，一手握着鈔票，誠然，他也覺得不錯：在現代社會上，只有這兩種東西才能橫行；看看他的敵人，不是一手窩頭，一手大刀，便是一手算盤，一手煙槍，思想行動，相差了一兩世紀，還怕他們不會消滅麼！他有一張瘦削的臉，十分威嚴，兩目深陷，粗眉挺出，語聲又是那麼宏亮，態度却很謙和，柔剛相濟，真能使每個人都受到感動。沒有惡的習慣，沒有壞的嗜好；服裝很樸質，却又整飭；人人都知道他的太太，一件斗蓬價值八萬元，但看見了他，誰能不佩服他是一個淵深的學者或政治家呢！

本來是授意政府的，而在命令發表之後，却又謙辭起來了；一連三次通電，都說是「學識荒蕪，避讓賢路」的話，直到報紙上用了『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來作標題，他才真那麼嬌羞地走進了他『待罪』的機關。跟着招待新

聞記者，發表政見，一篇大政方針就在報上連登了三天還沒完，而政界的空氣，也因此熱鬧起來了。他自己成了政治的中心，各種問題都待他一言而決。受盡了中外的推崇，他便着手於他更大的計劃。

而除他之外，張貴的市長也得到了手。看到主人的威風，似乎自己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坐着最新式的汽車，成天滿城飛馳着，頗為得意；穿着一身西服，彷彿真成了個地到的外國人，其寔單是領子就大了兩號，像把一根筷子插進長頸花瓶裏似的；領花皺着歪在一旁，有如一片凋零的秋葉。也很時髦地留起分頭了，你說那不和一條洋狗的短毛一樣的光亮麼！覺得還不盡興，又在大馬路的清幽地方買了一幢新式洋樓，興興頭頭地正想喬遷進去。

誰又知道別人不如胡太太一樣地愛他呢！有一個和他主人有同樣勢力的人說的話使他寒了心。這消息是吳杰報告給他的。吳杰還這麼加上兩句——

「那傢伙說的話真難聽！他說要是張二爺你搬進了新房，他就要在旁邊蓋一所草屋子來住。故意搗蛋，他簡直是！」

懷抱着滿腹委屈，他向着吳太太哭求——

「我真不應該，不會侍候人，讓別人這樣恨我，我太可憐了！我只好不幹了，求太太放我回家去吃苦吧，有他在一天，我那里能够安心待下去呢？」

胡太太安慰他如對於她的情人，並且答應替他報仇。

不久之後，從報紙上登出來：那人因事到了上海，一天一天地繼續披露，到了杭州，到了莫干山，有電呈政府，「因病辭職」。而在別一種風傳，却說他是受了政敵的排擠。

現在，張貴是毫無顧忌的了，帶着芝英搬進了新居，爲了敷衍吳杰，也叫他搬來同住。吳杰本是他心腹之人，心腹之人可共患難，患難而可共，則其它一切即如老婆之類也可以一樣地沒有關係。雖然常常罵着共產黨要公妻，但自己的事

又算例外了。而且吳杰現在已經榮任財政局長，像芝英那樣的舊貨，才引不起他的酸性了呢。

張貴却不然：他愛她如心頭肉，一回來就把她抱在懷裏，（那傢伙真嫩），這便是他愛她的原因。

「您喜歡什麼？」他揉着他的兩乳問：「我都可以辦到！」

「你忘記了老黃嗎？」對於黃金鏢，芝英始終不能去懷，如果張貴能救他出來，則自己這一次的犧牲還算有點代價。

「哦，當然沒有！明天就辦！」張着大嘴就像他的臉上咬。

第二天市政府秘書室的聶秘書便給北平法院打了一通電報——

「奉市長諭：黃金鏢，速開釋。」

十九

黃金鏢向前急急走，急急走，像被人追逐着似地，不敢停腳。心裏懷着莫名其妙的心情：已

經宣判了十二年的徒刑，會忽然那麼客氣地把自己放出來；沒說明理由，大概是他們的良心不安，問心有愧；也許是老天開眼，洗掉了自己的冤屈，所以才把自己開釋了。雖然如此，總不敢十分確定，這意外的事件怎麼也不能免却自己的懷疑。一年多習慣上的拘束，在他身旁，往往還擔心着獄吏的呼聲和叫囂呢。

衣服破舊得不堪，滿臉污黑，點點斑斑都染上塵土，頭上亂得像一堆秋草，嘴唇上下長着虬髯，做賊似地兩眼不敢望人，可又不住向四方偷看。街邊上有着異樣的風光，玻璃窗裏陳列着五色紛披的貨物；剛開籠的饅頭吐着熱氣，烤白薯排班地躺在火爐上，糖炒栗子的香味浮蕩於嚴凍的空氣中。快到年下了，人們都很忙碌，手裏提着，腋下抱着，一包一包的紅紙包着的過年的東西。在有些空地方，陳列了小孩的玩具；而在某一角落裏，總有着頭戴瓜皮小帽的老少年，擺着長棹，一筆不苟地在那里寫着『春光浩蕩』之類的紅紙春聯，求一般人的購買，真的，新年快到了。

一切景物，映進眼裏都感到驚奇；雖覺疲乏，仍然鼓起勇氣走着。高聳的樓樓，寬闊的大街，像是自己久別的朋友，深深注視，長着零亂的短鬚的嘴上也閃着微笑，那種快愉的心意是顯然可以看出來。呆站一會，又向前走，走過宣武門，兩腿的確有點乏了，肚裏也很饑餓；看看街邊攤上陳列的食物，嘴裏會流着清水。這才注意到目前急切的問題；吃飯，睡覺，都難於解決，即是此刻應該往何處去，也還沒有打定主意呢。腰裏一個大也沒有，生活那能夠維持！各種的思慮撞着他的心，心裏有點發急。這一年來，關在牢裏作苦工，而窩窩頭和土匠總是有的，成天不必擔心，到時候準會有人送來。現在，這些都得自己打算，要享受等人送來的福氣是沒有的了。失掉了這種生活上的舒適，心裏十分地悵然，比較起來，彷彿坐牢還舒服得多了。

走過單牌樓，記起他找到芝英的地方，記起自己被捕的地方，整整一年了，自己一個又在這裡走着。英雄志氣，似乎都已消沉；而那些朋友

——張貴和芝英，此時已不知生存何地？雖然默祝他們不要像自己一樣，但因為極度的飢餓和疲乏，也無心深深去追念他們。吐出一口氣，又微微擺了擺頭，默默無言地低頭走着。快到四牌樓的時候，真再也不能支持了。冷，餓，同時侵凌着他；沒有颳風，而身上只不住發抖，胃裏翻動，好像有許多東西立刻要從嘴裏吐出來。抬起眼光，希望有點什麼東西會被他發現。一點記憶撞進他的腦筋裏，此地離講武堂不遠，講武堂倒還是個可去的地方。自己一切的罪狀都已開釋，自然可以請求營長收留；便是一般同營的兄弟也會給自己一點幫助。鼓着精神，向着目的地走去。

講武堂外面掛了一方小白旗，上面寫着兩個大黑字是「招兵」。在白旗下面，有兩三個兵士坐在那里，而十幾個和自己形象差不多的人則一排坐在靠牆的地上，臉迎着陽光。看見他走來，大家的眼光都不期然而然地向他打量，而且互相低語：「又來了一個。」

一個兵站起來迎着他：

「幹嗎的？」

覺得很難回答，這些的面容都是陌生。

「願意當兵嗎？」那人又加上一句。

「我是來找人的。找第三營的弟兄。」

「第三營，早開到前線去了。」另外一個這樣向他說明。

一線的光明又在他心裏消失，眼前籠罩一片黑暗。

而那先說話的人却向着他宣傳：

「您就跟我們一塊兒不好？特別優待，每月十二元大洋！」

他想了一會。無家可歸，還有什麼牽掛？又冷又餓，立刻就不能支持！一年多的牢獄生活，把他的性情轉成暴烈；一種意識在他的心裏生長，那便是「這世界上沒有公理」，由忿恨而激動出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感情像一團火，任何事物，碰上就全燒着。「拍」，他吐出一口口沫，「爲了天理良心，自己弄到挨冷受餓！」一種自暴棄的心理侵佔着他；好像世界上的人都像是他的仇

人——害他犯罪，害他坐牢，害他不能免於饑餓和寒冷。他要報仇，要把世界上的人類殺盡；即使還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自己就應該盡量地墮落。——墮落也是一種報復呀！凍死，餓死，或者被槍打死，使人們的良心上慚愧，自己也是值得的！『幹，幹，幹，』就這麼辦，他便報了名。

第二天立刻出發。會齊別處招來的新兵大約有五六十人。一輛破壞而無頂蓋的敞車便把他們載到前線去。車小人多，擠到不能轉動；穿着一身不知被誰穿舊了的軍服，把自己的全部東西：一支槍，五十發子彈，十個手榴彈，一個背囊和水瓶，都放在自己身下，而自己的身子躺在這些高低不平的東西之上，火車震動着，週身都覺發疼。但他心裏並不擔驚和不快；反正存了一種自暴自棄的心，即是生死早以置之度外，無論是要打仗也好，擠在車裏也好，又有什麼關係呢！有得吃，便吃，一概不管，多吃點罷；沒得吃，不吃，死生不知，不吃也沒有什麼！心裏放寬，吃喝睡覺都很有秩序。不理別人，也不計較他們對

於戰爭的恐怖；有時還能夠望着車外的風景，却也沒有感慨的心情。過去的事都過去了，那些書，那些人，又何必去懷念呢！

越接近戰線的前線，越看到很多的難民：推着獨輪車，手裏，背上都擔負着他們剩餘的東西；他們的形象十分衰頹，他們的面孔上畫出了戰爭所賜予的不安，驚恐和畏縮。孩子們在他們母親的手中，老年的，受傷的，疾病的扶着別人的兩肩，纏足的婦女，往往會顛蹶在途上，而還不住四處探望，探探她們有關係的人。小孩們則因着天真的烏黑眼珠望着大人，小手用力抱着他們心愛的玩具。大家看見火車開過，都不約而同地住足觀望，臉上戴着悽惶。

車再不能向前開去了，便停下來，整隊開向離此不遠的孟莊。孟莊靠近黃河，在若干年前，黃河決口，沖出一大泥沙來，便作成孟莊這個沙漠的村落。土地鬆軟，走起路來非常吃力，這一行人穿過這沙漠地方，已經是在黃昏時候了。天空裏昏黃暗淡，寒風挾着沙土，迎面吹來，身上

彷彿沒穿着衣服，冷氣直鑽進骨骼裏；負着重量的負擔，很吃力地在沙上匍匐着。困難萬分，常常有人因而跌倒。——跌倒並不覺得疼痛，倒願因此而躺在地下休息了呢。有時，經過一片陰森的地方，荻蘆蕭蕭，一望無際，中間只有一條小道，曲折長遠，真怕有什麼鬼物會跳了出來。夜是靜寂的，星月沒有光輝，摸索前行，在寒凍的空氣中只有這幾十個人的足音和沉重的呼吸。

直到市鎮上才把大隊會齊。而濟南攻下的捷報也來了，大家便沒有前進的必要，一時的歡欣，漲滿了每個人的心裏；幾天來的勞頓，似乎也無形消失，打起精神，還必恭必敬地聽了總指揮一番訓話。

攻下濟南的確是一件重大的事，各方面的注意立刻吸引起來，而南京的情形便更緊張了；還不到天黑就宣佈戒嚴，人們的臉上都戴着一層悽惶的顏色；素來被一班人所重視的新年，直在嚴重的空氣中悄悄過去。只有幾枝疏密的梅花，伸出牆頭，點綴那暗淡的春光。所有的要人，

忙着開會，商量着應付敵人的方法，便是市長張子安大人也不能不下了十二萬分的決心，把滿臉油汗的面孔從芝英的兩乳間伸出來，去隨着胡部長之後，駕着汽車四處亂跑。

芝英這才稍得一點清閒，有時也可以單獨出街走走。戰事的勝敗，一切於她無干，她又還有什麼顧慮呢？一天，剛從殷惠芳家裏回來，棹上擺着一封信，封皮上還是寫着從前住過的北門橋的住址，不知怎樣也轉來了。郵局的圖章有上海的字樣，心裏一動，便拆開來，裏面却只有一張紙條，寫着——

「得信三日內來新惠中三三二號」

像是一種危禁的東西，她立刻把來揣進懷裏。不思索不懷疑，她知道寄信的人一定是王孝明；依着地點，她可以找得他，而且什麼事都可以解決了。她開始尋找她必要的東西，和她所能弄來的款項，她預備乘機逃跑。她故意板着臉孔，作出難看的顏色，府中的人都以為他不高興，遠遠躲開，這倒給了她一個便宜的機會。

到了上海，按着地址找去。先看看旅館門外的名牌，奇怪！三三二號之下寫着的名字是「張芝英」，心裏不免一跳，跟着又彷彿明白，這原來是一個暗號。

敲敲門，而開門的却是一個不相識的闊氣的男子。互相看了一眼，那人便揚着手請她進去。她不便說出收到信的話，呆呆地只站在門邊。那人關好門，再從身上掏出一封信，送給她，那才真是王孝明寫的。上面開有他在江西的住址，叫她快去。

「怎麼樣？今晚上有船」那人問。

「好，」她點點頭。

「有旅費？黨裏可以給你。」

「不必。我自己有。」

那人又挨近身來，低聲說：

「避免別人的懷疑，頂好你暫時作我名義上的太太。」

芝英自然也毫不遲疑地點着頭。

於是他們便一同去吃飯，又買了船票。這其

間，從那人的口中，芝英知道了一切最近的情形，也才知道王孝明曾經到過南京去找她，不想大家錯過了。

回到旅館，搭電梯上樓，在還沒到自己的房間，旁邊有一聲清脆的聲音叫住她！

「芝英姊！」

她吓了一跳，剛待回頭，那人又說，

「連我聶君媛也不認識？」跑過來就拉着她的手。讓那同她一路的男子先走開了。

聶君媛沒有多大的變化，只不過看來覺得已經長成人了而已。而芝英，和在北平時相比，却有很大的懸殊：第一，她此時的衣服妝飾都非常闊綽。這所以使她的朋友吃驚，也所以使她的朋友跑來和她拉手。

「我早就知道你住此地，」幾年來不曾享受到的親姊妹的親切，君媛都向她吐了出來。「我看見名牌上有你的名字。好姊姊，你多闊呀！你Marriage了嗎！剛才跟你那人是誰？」

「對，就是那人。」芝英滿不在乎地答。

「那你得請我，讓我拜見姊丈！」

「不湊巧，我們馬上就要走。」

「那兒去？」

「漢口。」

「啊，多可惜！一見面就要分手。請你到了漢口給我一封信吧。我明天也到南京去，我父親在市政府作秘書，信就交他轉好了。姊姊，你可別忘了呢！」君媛真像有點依依惜別的樣子。

「那我們有機會再見好了。」

於是大家分手，芝英去江西，君媛則到南京去。

君媛的父親會做官。在「天恩高厚」的前清時代會花錢去買個知縣，辛亥革命，無人過問，包起一筆鉅款偷偷跑了。轉入民國，又忽然會因功錄用起來，而名義則是縣長。復辟之役，從龍有功：已經實授了「中大夫」。「中大夫」的癮雖然沒過幾天，但立刻又得了個所謂民選代表——國會議員，而在賄選告成，還安安穩穩地得到一筆財喜。你別瞧他的禿頭，光滑到能照出人的影子，

而他的心，則不知道是些什麼東西集成；說話時兩眼看地，嘴邊那種奸猾的笑意；對着他的人都感到毛骨悚然。他的一生事業便從這樣的態度中得來。所以，現在革命固然成了功，而聶知縣，聶縣長，聶大夫，聶議員的市府秘書也得到了手，真是兩得其美的事呢。事實儘管矛盾，而中國正是個盾矛的社會，越荒謬，越不是東西，越能做大官。

如中國的許多官一樣，君媛的父親也有同樣的本事：『栽培』，『侍候』的話離不了嘴邊，而出門則兩眼望着天，或者在大庭廣衆間，便會常常掄着那對圓溜溜的眼珠，講演似地在那裏向人宣傳——

「加入同盟會兄弟是第二十五名，回國來一直做着工作……」這樣說着有時自己也難爲情，因爲說的次數太多，自己也覺得討厭了。

然而終於發生效果，竟能够因此而和張市長最親信的財政局長吳杰結識，由結識而往來，而不拘形迹，而親切，而以至於吳杰在他屋裏發現

了一張女人的像片。

「多漂亮！」他情不自禁地嘆。

「這便是小女君媛，畫報上也登過。」那人也笑着張了嘴。

「在念書嗎？」回頭問他。

「是的，在北平。」

「那何必，女子用得着多讀書？叫她來吧，趁機會做點事，發展是不難的。」

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君媛的父親會一下把自己的女兒和吳杰想在一起，甚而至於和張貴想在一起。在他的腦筋裏，彷彿他們會有什麼關係來；同居住，同坐汽車，而且會加上種特別的稱謂。這倒不是一件不合式的事呢，生一個女兒，有這樣的有權有勢的好女婿！在這地方，本來開親就成了風氣，因此而互相提携的也不在少數。在聶秘書心裏，自然很容易想到那一方面上去了。好像已經是預定的計劃，只要本人一來，便可以實行；接二連三的信也不惜寄了出去。

於是聶君媛便來到新都。

張貴這時正在煩惱：這一生一世算是被芝英那狐狸精騙了！自己是很重義氣的人，做了官也不忘她，而她倒因此而偷跑，『女人的心最毒』，這話是真的。他這樣一想了起來，心裏便會難過；一來是自己做了這樣的大官，只說什麼事都可以隨心所欲了，而不想芝英竟捨了而去，可見自己的威力還不能及於一個女人，不免有點空虛的悲哀；一則因為芝英跑了，自己失掉了習慣上的舒適，沒有奶子可摸，沒有柔軟的腰身可抱了。所以，比了吳杰，對於芝英的偷跑，張貴還要不快得多。失望苦了他，他轉而頹喪，好像一個失戀的青年一樣；他要立刻把她忘掉，要立刻找一個人來補這缺額。自然，以他的威勢，這是不難辦到的事。

也許是天緣巧合，聶秘書正在這時帶了他的女兒來見他。這來的意思，表面上是說，「求市長栽培，賞碗飯吃，」而實際上，他先暗地告訴了他女兒，市長是有勢力的人，這年頭，有勢力的人你都得服從他，他說什麼，你只答應好了。

將來有的是好處，切不可忘記。

市長張着一對賊眼凝視她，留下他們吃晚飯，萬想不到地說了許多客氣話，答應她的差事明天就發表，而且用不着上公事房。聶秘書吃完了飯，裝着醉醺醺滿足地走了。

君媛坐在輕舒的沙發上，喝了點酒，心裏突突地跳，呼吸有點促迫，兩眼流媚，臉上染着紅潮，映着燈光，真覺鮮艷。眼看到屋裏陳設的華麗，頗有點留戀與欣美的心情；市長的威風，使自身深覺渺小。什麼是人生，人生爲的是享樂，假如物質上能夠得到這樣的滿足，又有可求？把自己所住的地方來一相比，真才使自己慚愧，而會不願再回去居住了呢。

市長一下坐在她旁邊，她只微微地讓了一下。在北平住了這許多年，至不濟也不會不懂交際，何況富麗的洋樓，光華的鑽石，更有着圈住自己的魔力？一集手伸來握着自己的手，雖然那手是那麼粗劣，但父親說過，要順從一點，也就只好讓他握着了。還沒說上三句言語，漸漸地，那

笨重的身軀便壓到自己身上，順手一抱，自己便坐在他的兩腿上了。這不免是出於意料之外，但又似乎不好反抗，繃做一團，滿臉漲到緋紅。而那長着刺人的短鬚的嘴，看看就要送到自己的臉上。心裏咚咚地跳動，一時鑽石，汽車，洋樓，豪氣，威風，粗手，黃牙，短鬚……等等幻象，都一起雜亂地湧進了自己的腦筋裏——像外人批評中國的音樂似的，把些亂七八糟的能發聲的東西扔進一個筐子裏搖動起來一樣的雜亂。

嘴終於挨在自己臉上，一股臭味傳進自己的鼻官。

「男女平等，我懂得。——你今晚上，就在這裏睡吧。」

一場天大的喜事壓住了緊張的空氣。市長結婚，禮堂設在安樂酒店。汽車包了三千輛，來賓到有萬餘人。聶秘書在當女家主婚人之先已榮膺了海關的監督。極度的豪奢結束了君媛的處女之夢，自從畫報上登出了「張子安市長夫人聶君媛女士」的自己的照片，一切的過去的舊夢，都沉

埋在新的歡笑中了。

然而前線的緊張却並不因此而不擴大開來，徐州又宣告危急了。胡部長把大權交給張貴，要他前去指揮；爲了國家，張市長也只好改變他們蜜月的途徑，帶着夫人到前線去。雖是不十分願意，但終得到報紙上的一致讚揚。

* * * * *

現在，這書中的幾個重要人物都走上對敵的路上，雖然一時都做過朋友，而各人的目的却不相同，而各人所在的地方也不在一處。算起來是——

王孝明，張芝英在江西。……………

聶君媛，張貴在徐州。……………

黃金鏢在河南。……………

他們幾個人的行動直接和間接對於人類有什麼關係和影響，在他們中間，誰是最後的勝利者，這些這些，將來自然有事實告訴我們，我們稍稍地等一等吧。